

尤難朕弄印莫知所屬問之在朝在野皆曰非卿不可朕念卿名位貴重宜坐而論不宜又坐而行然寧考用詔朕用與憲皆合省府而坐命二臣亦不以貴而憚勞矧卿精忠體國非二臣所敢望與都人望卿之來怒如調飢抗疏執謙近於徐行而極溺矣卿毋費詞朕不反汗

賜太傅右丞相賈似道辭免男賈德生特除秘閣脩撰賈德澗特補承奉郎除直秘閣賈德生妻趙氏特封吳興郡主賈蕃世妻趙氏

特封宜人恩命不允詔

勅似道朕為愛女館甥為元良擇媿我家之曠典率土之同慶况丞相元勳盛德與國相為休戚上有壽母下有美子若婦燕賚而封拜之君臣之情也亦邦家之光也詩不云乎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卿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當受人臣不當受之禮又何滿盈之有

賜參知政事皮龍榮辭免兼權知院樞密事
恩命不允詔

勅龍蒙自昔中興之時莫如周之宣王其事備見於詩序詩者蔽以一言曰內修外攘而已今遠則邊患未已虜情叵測隱憂之衡慮近則大農乏絕畿民飢歎坐視之無策朕焦勞于上恩與二三大夫共圖之卿參大政副本兵以國事為憂而不以名位為樂進兼元樞擔任深重夫必有天保之治然後有采薇之捷其序如此朕之所望于卿也既非越俎奚必循墻賜同知樞密院事權兼參知政事何夢然事辭免除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致夢然朕位置柄臣責以治功位愈高責愈重非直隆其體貌峻其品秩為卿先寵也書曰明試以功子曰必有所以試朕昔處卿諫諍則盡言無隱逮付卿機政則同心夾輔試而詳之察之審由副樞拜參與位愈高矣望然天下喁喁望治其責不愈重乎卿其佐朕攬權綱明政刑進賢退不肖以副朝野之望亟祇渙渥毋執謙撝

知臨 賜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馬光祖辭免除同知

樞密院事兼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兼
太子賓客恩命不允詔

勅光祖卿既衰歸朕將柄用屬都人之簽侯頗舊尹
之重臨教條甫頒精采頓異然鎮畿甸則止于彈壓
三輔坐廟堂則可以輟管四夷則胸中之甲兵與射
後之方劑則多多益辨恢恢有餘迥登副樞且冠儲
系以見執任之重兼大京兆之推必能叶漢相憂邊
之謀講周官荒政之說卿既有振聵之譽朕無愧知
人之明渙汗已行需函勿上

賜太傅右丞相賈似道每拜免男德生特除
秘閣修撰德潤特補承奉即除直秘閣德生
妻特封吳興郡主蕃世妻趙氏特封宜人恩
命不允詔

勅似道有大勛于王室朕加異數于相門禮緣人情
其來尚矣前詔諄諄而鄉年辭未已且謂臣鄰罕比
然則允今臣鄰亦有再安宗社之功如卿者乎朕非
濫予丞相非虛受執謙道矣

賜馬光祖辭免兼同提舉編脩經式要畧恩
命不允詔

勅光祖國之大事賴史氏之編摩武之善經皆樞臣
之摹畫雖曰屬僚之執事簡資賢弼之提綱卿以勲庸
副于宥密運籌決勝既參帷幄之謀撮要舉宏宜專
筆削之任辭之亡謂非所敢知宜即對揚毋勞巽避

賜知建康府陳昉辭免除戶部侍郎兼權刑
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勅陳昉諸侯入為王卿士周也公卿有闕選表于都
國漢也其來久矣爾前帥鄧福民到于今稱之起牧
建安暮月之政而有百年之思周家所謂庶能漢人
所謂治平第一於爾見之持橐聽履之除將以為割
符擁麾者之勅况羣賢畢至獨奮德雅望久勞于外
人得以議朝廷之遺忘矣宜疾其驅以遠猷告

賜太傅右丞相賈似道辭免賜第宅家廟全
有司條具以聞恩命不允詔

勅似道朕以卿勲侔創造為之卜潭潭之居志在顯
揚為之作奕奕之廟况有累朝之舊比未聞先正之

力辭卿爵高而志愈謙功大而心轉小倦倦拜疏縷縷陳情謂杭方歲儉而民飢越則州貧而財乏儻並興於二役必胥動於群言無廣廈庇萬間之心有大臣慮四方朕念爾德未報何官可訓昔^字宙翻覆殆哉岌岌乎今江沱宴安是誰之力也雖廟謨宏遠固無庸去病之家為然世德深長詎可效王珪之復祭其祇渙渥不必瀆詞

賜皇女周漢國公主辭免令所司擇日脩禮
冊命恩命宜允詔

勅皇女周漢國公主父子主恩既加異教典冊備物合舉常彛載披循墻之辭乞復臨軒之禮雖渙汗不反朕無戲言然謙尊而光爾有懿識宜從忱請姑畧彌文所辭宜允

賜寶章閣直學士王克謙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依舊佑神觀仍奉朝請恩命不允詔

勅克謙士大夫之有聞於時有勞於國與民者雖倦游或微恙朕猶維之繫之不聽而去爾之一門二惠競爽皆嘗貴近矣又弱一个馬爾用未盡才顧因足

弱久廢朝謁茲以真學士奉內祠維之繫之之意也
昔者病今日愈則造於朝矣成命已盼毋庸多遜

賜江萬里辭免除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恩命不允詔

勅萬里朕於進退大臣每致其厚若夫負當世重望
謨謀廟堂曾幾何時乃卷懷而去朕察其不可留也
俾以端殿領洞霄烏歷現群公先正離合去就之際
皆無幾微見於言面其去也以六月息其來也則七
日復笑比卿所素講者朕今不及矣以辭為

賜提舉洞霄宮徐清叟辭免依舊戒提舉佑

神觀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勅清叟老成者國之典刑德齒者古所尊敬元正朝
會群公在列日中乃不見卿所以申前歲予環之詔
開御雖開九秩而言議風旨不減昔時研尋論著皆
有新意夫豈安洛社之樂而無魏闕之心者况珍臺
間館非敢芳卿以事細旃廣廈雍容談經而已蹤御
耆艾朕獨不能給扶耶其就蒲輪以慰延佇

賜少保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觀使魯國公趙

蔡再上表乞引年致仕不允詔

勅趙葵前已卻謝事請茲復陳知足之情信斯言之也是渭濱之叟可以勿歸淇奧之老不必箴敬于國矣朕惟士大夫以辭榮為高當無事之世倡勇退之風可也時方多故卿之勲德其身進退繫國重輕柰何致為臣而去手昔裴度雖老尚佩安危先臣彥博踰八袞而不得謝縱卿有遐心不造於朝國有大疑朕猶將就訪于家也其孚此意勿復有言

賜資政殿學士知福州馬天驥辭免戕事脩

舉特陞除資政殿大學士職任依舊恩命不

允詔

勅天驥卿以舊弼徃鎮全閩下車屬耳而治聲流入京師古所謂五月報政者於卿見之矣朕惟七聚土瘠民貧累朝無筦權之征以厚其生臨遣之初蓋嘗論指卿推朕德意志慮布之條教專以廉儉而飭已不為繆巧以生財與一路吏民相安于無事允寓其里游于校耕其野皆翕然譽之如出一口雖姑之疑子產者亦歌之矣大學士之拜於以見朕褒表循良

之意奚以辭為

賜參知政事兼樞密院皮龍榮乞解機
政不允詔

勅龍榮卿以鴻碩兼幹鈞樞其聞望則本朝倚重其
德度則善類屬心而况昂昂之味甚和岩石之瞻尤
峻急求勇退良湄眷懷厥蘇湖歎而尚費賑荒淮蜀
捷而未容於弛備方將與卿等力行好事申儆國人
以凝前功以迄後惠卿所謂二宜去朕為不然庶謹
非細行也將毋就養至榮也烏得以是而辭位乎

賜皮龍榮再上奏乞解機政不允詔

勅龍榮曾退之章卻而復至且願以親闈為辭夫秋
公顧雲為不逞將必言也赤毋請粟為不足于養言
也卿奉安輿來非不違矣以列鼎養非不足矣今款
辭貴盛而味瞻泊安舍佚而就跋履豈承顏養志之
道哉勉為朕留勿復有請

賜乃裕辭免特除檢校少保依前皇姪保寧
軍節度使天水郡國公加食邑實封恩命
不允詔

勅乃裕我國家懷族之思過于前代至于疎屬莫不比肩顯融况尤親而近者其可無以寵異之乎爾朕之猶子清修好學建旄既久使之祗儀亞保其迂不為驟其賢不為忝循墻之請過矣朕言不再尚克欵承

賜皮龍榮辭免除大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
恩命不允詔

勅龍榮欽望臨一時任重二府朕惜其去留之不可念聖經有禮大臣之訓言國朝有鎮鄉部之典故乃如相聞外闕歲臣蓋汝父母之邦受予芻牧之寄夫拊創殘之俗必訪問其疾若繼權剝之後必蠲除其苛細意卿倍道疾馳如抃焚極溺然顧方抗章異避非所望于卿也其祇成渙不必勞謙

賜皮龍榮再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
恩命不允詔

勅龍榮胡相自比年以來數易師守前之不能厚保彰以衛民後之徒能因科調以剝下寇至而蹂踐甚廣痛定而愁嘆未甦夫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

重寧無它人以御坐廟堂之久念卿國之切遂用先朝名臣帥本道故事煩卿一行如卿所謂流離憔悴者孰無耒暮之想豈謙巽時哉况春陽載熙將毋行邁緣衣畫綉父老惟迎有足樂者矣以辭為

賜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朱熠辭免依舊職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大使恩命不允詔

勅朱熠吳會為今右扶風地望素重自大尹兼都漕以來視昔為重屬茲弄印起卿于午橋綠楚非以麾節煩吾重臣之行也念積貯竭而荒政無以繼餽餉

急而歉歲未易糴上下交病孰寬顧憂惟卿資長者有惻怛之意通世務有康濟之材收錫之寄無以易堯而來奏乃謙巽太過何也大臣弼青社臣鎮宛丘之事遠矣如臣珙臣熹臣德秀賑荒之政豈可無舉而行者若糴事則朕減之又減矣卿其叱馭疾驅以趨一方之急以見體國愛民之意

賜朱熠再辭免依舊職知平江府淮浙發運大使恩命不允詔

勅朱熠前詔諄諄謂宜趣駕來章芟芟尚費循墻歲

祗甚澤鴈之流離內溝方切遘戍待木牛之飛輓咸
竈未能此為何時顧徇常禮惟體國乃大臣之義而
活民亦仁者之心諒幡蓋之行春慰袴襦之來暮佇
騰治寂式副眷懷

賜太尉保康軍節度使呂文德辭免除開府

儀同三司職任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文德自吾有狄患而爾有智勇自奮於其間周旋
三邊大小百戰昔援蜀今復瀘其功尤偉調卒轉餉
皆宣威幕自任不以煩朝廷使人人皆知爾之忠忱

體國朕豈憂此虜哉使相之拜良不為過焉而來奏
方謙謙然為諸將叙勞尤見不矜功伐能之意昔人
比戰勝于臘歸功于發蹤指示者亦臘者各分所獲
爾欲辭發蹤指示之賞可乎所辭宜不允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七

內制

不允答詔

賜觀文殿學士徐清叟再辭免依舊職提舉
佑神觀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勅清叟朕以席以待耆英之至而卿再疏若重于一
出者其說有二曰引年曰知止朕以為未然申公八
十而議明堂武公九十而作抑戒豈必皆以謝事遺
榮為高手古之人有杖于朝者先朝待元老大臣有

命子孫扶掖者朕甚慕之宜疾其驅慰此渴想

賜楊棟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舊恩恩命不

允詔

勅楊棟以大宗伯特天下文衡之職也亦故事也自
臣軾之後少繼之者朕付卿此事所以期望之者深
矣卿帥其屬能体朕意以閔洛之理學革場屋之文
弊一榜之間得士為盛夫闡棘而貴主司之公撤棘
而旌主司之勞此累聖重科舉優近臣之意秩宗真
拜朕非濫予况卿號儒宗魁彥受之豈為泰乎

賜葉夢鼎辭免除兵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

不允詔

勅夢鼎朕選用儒英典司文柄方其入而較藝也則
戒以公明及其出而撤棘也又觀其去取卿藻鑑精
而權度審凡所品題所摸索者多雋才佳士故事放
榜之後主司或表用或較遷歷歷可數况卿以粹德
雅望久冠履班因春闈而賢芳峻夏節之真拜朕意
猶以為薄卿故欲辭之乎夫及閒暇圖修攘如卿所
云正大司馬九伐之任宜踐言宜舉職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朕所望於通儒也

賜包恢辭免除禮部侍郎兼職依舊恩命不
允詔

勅包恢漢儒惟新公轅固年最高學最正然屢聘召
而皆不究于用至今議者為漢惜之卿年與學亦今
之申轅也歲晚來歸雖已華皓而精悍不衰貳秩宗
則肅朝謀侍適英則守師說造膝之語絕口不傳朕
敬其典刑察其忠寔為貞之拜及今已晚然朕之待
卿豈不厚于漢之待申轅乎辭之過矣

賜徐經孫辭免徐刑部侍郎兼職依舊恩命
不允詔

勅經孫古人有明試之法為未用者言也儒者有已
試之效為既用者言也爾昔入為御史有直聲出為
廉使方伯有嘉績朕寘之華近察其忠寔秋卿職
多所平返夕瑣封還凜然風采雖恬靖靡求于速化
然賢勞宜峻于貞除翊望實之素孚而論思之有補
予非濫受卿勿牢辭

賜孫附鳳辭免兼同提舉緬脩經武要畧并

授朝奉郎恩命不允詔

勅附鳳朕延登儒碩俾執事樞軍國之務惟懼之籌
皆舉而屬之矣今警遞少息事會方來所望同心夾
輔之臣共脩攘夷復古之政昔漢唐中興曰樞機周
密曰措置得宜而兵財不與焉朕責成于卿等如此
至于筆削武志特兼收之一遷轉文階亦舊典之常
其美以辭為哉

賜太尉保康軍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兼七

日大使四川宣撫使兼知鄂州兼馬軍都指

同三司恩命不允詔

勅文德復瀘之役卿功第一巽丞初上諭卿勿辭前
詔未至遽騰再疏謙謙然有馮異賈復之風非以高
爵為榮者然賞不踰時武志也今出惟行君命也卿
烏得而執一至之見乎昔李靖郭子儀唐之名將皆
富貴壽考然則天相卿之事者履福艾必矣又何昌
寵踰分之慮

賜新除兵部尚書葉夢鼎辭免陞兼脩國史

寔錄院修撰恩命不允詔

勅夢鼎述作其難事乎前輩言唐寔錄惟順宗一朝
我宋寔錄惟英宗一朝出韓愈王安石一手故辭省
而事備共惟寧考三十餘年之治史官纂述僅成初
草至于討論脩飾潤色之任必屬鴻儒故事以官高
望重者提其綱御多上所審六官之長其往為朕鋪
張揚厲以對茂陵在天之靈循牆之請非朕敢知

賜新除禮部尚書楊棟辭免陞兼脩國史實
錄院脩撰恩命不允詔

勅楊棟朕方選司馬遷班固之才爲之纂述卿乃拔
劉知幾韓愈之語形諸遜辭尋繹卿說政自未然知
幾以三長自任然猶歎十羊九牧愈始者誅姦發潛
之志甚壯既而曰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夫知
幾愈之意良以不得專汗青之任爾卿以太宗伯提
綱此事同館學士如堵墻以觀落筆與唐朝所以命
幾愈者異矣卿而不可當誰可當

賜洪勳辭免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勅洪勳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朕在
宥滋久典學一念始終不替爾昔以詞臣開卷丹地

親止近矣夫必將指白或不見于今三年每御尔英
帝馬與列召以夏夏御故告欲于禁閱也進之勅講
欲欲安于路夏也爾已盼趣行之命道亟過矣止勿

第百

賜親文殿大士提齊洞霄宮吉凶公董倪
先生前致仕不允詔

為董提古訓有之曰尊高年曰敬大臣朕于二者尤
致其存如以年則國之耆俊以位則朕之前揆也矧
况董無黨務之煩居里有考築之樂胡為抗疏遽乞

乘車夫富貴人之所欲御卻邑祖祠廩而甘一尊二
簋解葱豉孟勞而近深衣大帶所謂不以萬鍾動其
心三公易其介者解周召之任享私喬之壽必然之
理也陰陽宣為能勉勉親湯液何恙不已謝事之
請非朕敢知

賜孫附鳳辭免兼同提舉編脩勅令依舊同
提舉編脩經武要畧恩命不允詔

勅附鳳西都尚黃老者以刑法為司空城旦書而歸
愈亦有理官不傳三后之論然本朝設金科創勅句

以朝士刑脩侍從詳定而宰輔提其綱焉豈非曰淑
問曰審克乃臯陶呂侯輩人之事否則一獄吏所決
何至煩吾公卿乎朕既擢卿共政機務餘間從其長
暨乃儉以虞之五刑周之八法漢之三章講賢而脩
明之使照揭如日星易避如江河亦仁人之所樂也
奚以辭為

賜楊棟辭允除提舉編脩終武要畧見命不
允詔

勅楊棟得禦成之上策莫若本朝緝註武之一書丕

昭洪烈雖曰群僚之執簡允資碩輔之提綱卿以傑
魁位于宥密既共政能為其大者薄職烏得而辭強
本折衝朕方重樞機之任詔又傳遠卿宜公筆削之
權漁號已揚需章為贊

賜馬光祖辭允除依舊大觀文殿學士知福
州恩命不允詔

勅光祖卿經營四方夷險一致召從額間入贊本兵
以見執政之尊行大京兆之事惟懼之中制勝慮遠
憂深輦轂之下無諱令行禁止予奪公而靡知強禦

可畏應接勤而不以重責自若時都人稱此賢尹卿
鞠躬盡力自筴遲暮而求問朕序情惻勞為捧便安
而均秩乃延具之書殿付長樂之帥藩蓋今日七聚
之樂郊也中興名相之輔處暫還扮社少侯瓜時諒
深愜于雅懷尚何煩于多進

賜兵部侍郎兼侍講洪勳辭免兼直學士院
恩命不允詔

勅洪勳自昔以世掌絲綸為美談朕不暇遠引如臣
皓之有适遵邁臣宗台之有貴誼皆父子相踵禁林

為衣冠盛事卿之先人朕之內相黃麻紫誥天下傳
誦卿復以大乎筆繼之摘文堂起草藁乃其舊游出
于親擢所以增我家典冊之光豈特為卿文戶之榮
哉尚休眷懷毋為謙異

賜刑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徐經辭孫允陞
兼太子詹事恩命不允詔

勅經孫漢初士立功名者甚衆及羽翼元子則屬之
園綺輩人豈非談經義傳儲德以宿渙不以新進耶
卿自資善初開從吾兒游迨春宮肇建以諭德召其

問辨齒宿而意新其誦說詳約而理盡為元良直諫
之友繫老成典刑之人進之宮端托以剛本蓋送檢
素定勿讓避之徒煩

賜馬光祖再辭免依舊觀文殿學士知福州
恩命不允詔

勅光祖辭受之誼惟其惜而已卿釋樞府而返書殿
之班去神臬而需閭闔之戍所謂辭尊而居卑辭富
而居貧異幽再上欲併辭舊禮新森脩然從松子游
哉夫可以取可以無取傷廉辭之可也今朕所以

錫命者皆卿券內之物矣以辭為

賜禮部侍郎兼侍講包恢兵部侍郎兼直院
兼侍講洪勳辭免經筵進講唐鑑終編並特
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包恢洪勳昔唐太宗有以古為鑑朕三復而允鑑
不知唐治最近于本朝祖禹又評三百年之事最切
于治休是以日臨通英命諸儒更迭開卷卿固守師
說世之耆儒洪侍講云單傳家學固之端人旃屢密勿允所聞說多
與祖禹暗合朕深嘉歎徹章進秩厥有舊比亦奚以

辭為哉

賜太傅右丞相兼太子少師賈似道辭免以
皇太子宮滿歲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似道元良天下之本前朕命相多矣莫為國家定
大計者自卿宅揆與朕同心同德首建春宮而又招
聘耆儒為人以輔翼之參決久而益智習事講貫熟
而發言當理近以其所劾于賓友者成書來上由公
日成迪之善開社稷天長之基太公望賜履而封未
聞力異正考父循牆而走毋乃太謙宜畧為文款承

茂源

賜叅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何夢然辭免以皇
太子宮滿歲特遷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夢然黃閣逢辰風際風雲之會青宮滿歲例雷雨
霽之恩卿為國疑承實傳儲養積勞久矣遷秩宜然
云何鳴謙乞寢成漁朕令不反尔言未通蓋從游吾
兒固不止于一世儻獨為君子何以處于群公

賜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兼太子賓
客孫附鳳辭免以皇太子宮滿歲特轉一官

恩命不允詔

勅附屬弼臣共政賴辰告之忠儲家遷官以年方之
故况出給而溥及奚抗疏而力辭况論德則先群公
而序爵則問兩社蓋自端尹而下莫不承恩乃如賓
師之尊詎容遞寵

賜端明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楊棟辭免以皇太子宮滿歲特轉一官恩命
不允詔

勅楊棟朕頃建春宮擇天下耆德名儒居羽翼之任

首得卿為于茲三年使吾兒學問日精詣德譽日宜
昭者卿列居多歲籥再周儲家遷秩舊典然也辭之
何謂固有朝共政而夕拜恩者况昔尹今賓名位愈
重乎朕今不反卿詞勿費

賜權史書條撰兼太子詹事葉夢鼎辭免除
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夢鼎朕以卿出處有本末論思有補益由夏卿拜
天官雖出獨斷亦采衆譽而除目適與卿祠請同日
卿遂溫前疏併辭新命且援孟軻之言陳誼甚高夫

軻之意為知進而不知退可以無取而取者設也若
知之賢聞于天下不求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何禮義
之有慈積望之厚而取數之虛非辭受之失據欽承
渥渥勿上需章

賜戶侍陳昉辭免除權戶部尚書恩命不允

詔

勅陳昉邊徼未弛兵費愈濶固甚貧矣前世類加賦
于民以贍經用朕非惟不忍也方且抑冀元祐用李
常為版書之意命尔進長地官惟尔簡要而非清談

察察而有寔用庶乎能以道御取予者其即欽承勿
勞辭遜所辭宜不允

賜趙崇煥辭免除權刑書兼朕依舊恩命不
允詔

勅崇煥六卿各治其事而秋卿所治之事天下之民
命繫焉昔人有言奏當之或維臯陶聽之以為有餘
辜言深文巧斲之可畏也惟精明者能燭闇惟審察
者不受欺卿真其人文昌台斗之并遂付之以呂僕
蘇公之事卿其以所施于省闈鈐嘗者為朕蔽天下

已徵已盼渙渥勿上冀函所辭宜不允

賜知樞密院事朱熹再辭充以充進呈安奉
玉牒禮儀及使給武要畧禮畢各特與轉兩
官恩命不允詔

二書体大渙渥已盼再疏辭堅諫為太過非眇躬之
濫賞有列聖之成規矧以凡臣輯茲鉅典卿言良是
欲慕正考父之恭朕令行惟宣容荒宣子之遊爰申
諄諭其即對敷

口宣

渙號既行蓋尔功之宜賞需章復上何朕意之未孚
式克欽承毋庸多遜

賜太保右丞相益國公賈似道再上表辭免
國史寔錄玉牒會要給武要畧進書禮成轉
官恩命不允詔

前詔遠引伊尹孟軻極其諄切來疏自方卜商考父
尚爾譎搆在端癸欲倡廉退之風然先朝固有褒崇
之典卿雜糅奏朕之思謂京鐘象慶元之思幾于
太厚若王且被祥符之賞孰以為非已差告廷之辰

姑止循牆之請

口宣

有物卿言極品不可序升國有常典詎容獨廢宜祇
成渙毋復執謙

賜簽書樞密院事皮龍宗再辭免以進奉安

日曆會受禮畢轉官加恩恩命不允詔

朕尤重纂脩之事幸睹成書允與開筆削之臣皆需
聽賞卿方該補朕在提綱內而立政造事之大方外
而制敵禦戎之長筭綱羅成條執範昭垂旌勞疊進

于文階引義游移于英牘攷邦彛之具在所謂朕功
僅使頌而力辭寧無妨礙但當並受不必東陳

口宣

有勅成書來上典司之力居多增秩回辭廣遜之風
可敬予寧濫賞卿勿勞謙

賜簽書樞密院事再沈炎再辭免以同提舉

編脩經武要畧就充禮儀使特轉兩官依例

加恩命不允詔

朕內飭治功外嚴武畧條雖明謨惟斷機密不傳于

史官然濃墨大書記纂俱存于省府茲奉鉅篇而登
進載加碩輔之典史疊二秩之殊褒遵累朝而故寔
胡為再疏猶守一謙執簡而書可以帥其屬矣循墻
而走宣所望于卿哉其即欽承勿勞詞費

口宣

有勅經武之書繫卿之力辭官之說匪朕攸聞其祇
服于訓言勿固特于謙志

賜皮龍榮再辭免除叅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朕敦求賢佐協濟治功既遣貂嚮臨門矣車馬陳庭

笑卿方再疏懼避引先朝諸臣以自鑑戒夫易簡未
能忘情于進用者卿未嘗汲汲朕察其端介忠寔授
之以政烏得以是而自假哉千一載之遇未易逢也
一二日之幾不可曠也卿其拜詔就列勿費于辭

口宣

有勅抗章未易辭寵益堅朕深惜桑蔭之易移卿宜
思機務之難曠勉脩厥業庸副眷懷

賜沈炎再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
政事恩命不允詔

朕舉文武二柄屬之于卿恭茲隆任益重矣宜及國家間暇叶贊廟謨汲汲焉及圖脩攘之政乃抗章陳避未已先辭受之小慮後安危之大計宜所望于二三執政之臣哉已飭使司毋納異牘

口宣

有勅機事方未宜深惜于日力異章委上得無曠于天工卿請雖頻朕言不再

賜諫右諫議大夫兼侍讀何夢然再辭充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恩命不允詔

朕進用二府大臣付以天下國家之事參于輿論蔽于朕志而得卿為每覽群臣章奏莫切于任理任法之疏卿今得位可以行其言矣不此之圖顧方譴異未已非所望于輔臣也其祇成命不必瀆辭

口宣

有勅親擢樞臣共籌國事方欲舉脩攘之大政豈宜徇辭受之小廉異命再申需章姑止

賜右丞相兼太子少師賈似道辭免勅令所修進景定編類吏部七司續降了畢特與轉

兩官依例加恩命不允詔

載覽奏函因辭遷秩夫上道揆下法守乃世哲之訓
言若次律令定章程亦大臣之職業既群僚之皆進
豈端揆之獨遺卿則云無階之可升朕則愧有功而
不賞科條森列永遵蕭相國之規漁溼已行勿效范
宣子之遜

口宣

有勅朕于慶賞一視舊章卿丹誠摛游辭新渥欽承
溫詔庸体至懷

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權沈炎辭免
勅令所修進景定編類吏部七司續降了畢
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命不允詔

漁號已行需函未止絲曰懋功懋賞蓋以獎于賢勞
諺云經進經脩初不分于久近况勅屬各需異渥宜
栢臣獨守一謙其体至懷亦勅再請

口宣

有勅卿與進書適當初拜朕方行賞烏可獨遺有舊
典之存其在搗文之宜畧

賜右丞相賈似道再辭免進書轉官恩命不
允詔

冀命重申需章屢至著為律定為令朕方喜于成書
撮其要舉其行御詎容于辭賞井井乎獎則馭官之
別誣譴然名器假人之言宜拜新綸式存舊典所辭
宜不允仍斷來章

口宣

有勅二秩之增舊章是率三命而俯雅志未宜畧
為文毋曠機務

賜幸臣賈似道等上表奏請皇帝御

正殿不允詔

此以積陰為沴淫潦兼旬耳簷潛如聞歎愁睹蒙霧
如畏威怒徧宗群望申飭有司發粟救財赦過宥罪
曲盡憂勤之至尚虞感格之難避師氏之正朝約太
官之盛饌晨盼親札夕現霽華活民命于臨危表天
心之仁愛茲披來奏請復常儀然瀕江之編戶浮蒙
近輔之低田為墊災傷甚廣昏墊甫甦彼曰愁而曰
咨今猶未已予求安而求飽人其謂何御等之所以

愛君者甚忠朕心之所以愈敬

賜幸臣賈似道等詣文德殿再上表奏稱御

正殿不允

朕惟君之事天猶子之事親方其出舊宮以示謹告也必思敬怒畏威以冀其銷鉗及其霽顏色之復慈愛也必愈怡聲下氣以求其底豫今精祲甫交敬肆隨異則一念有時而問斷方材寸不足以對越笑况比屋漂搖而親事法官自若細民糠粃而惟辟玉食如故雖甚涼德寧不恧然卿等其輔朕不逮交倚相

勅以助陽剛以削陰慝以相我稽事路朝聽治徐議未晚

賜丞相兼太子少師賈似道辭免皇太子宮

滿歲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德隆者甚任重勞大者報重曩卿宅揆之初贊朕建儲之策既從游于宮者亦謀政于朝堂成吾兄仁孝恭儉之名皆相君模範典刑之力年勞序進舊比俱存繇宮端而下皆遷宣師氏之尊可後循常錫命恨莫疇鴻翼之功陳義引辭寧欲避鷹揚之拜其祗漁

溼毋沸春懷可辭且不久

口宣

有勅儲僚服家滿歲遷官師氏執謙美天遊寵卿難
陳于雅志朕難廢于曩章

賜何晏然上表再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兼
權叅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漁獵載揚需章游至文哉破盡予方急名臣之求事
會方未卿毋使庶工之曠且慕姬公之待且宜如陶
侃之惜陰以康濟艱難以新美治化力辭過美衆望

猷然皆云卻走而循墻矣異徐行而拯溺斯歎斯謀
尔告久已相孚朕心朕德乃知胡為來喻亟其就列
副此虛懷

口宣

有勅西樞科瑣于三逸東府彌綸于萬務緊選掄之
甚濶顧謙美而未皇且畧虛文共脩寔政

賜何晏然再辭免除叅知政事恩命不允

卿進毗大政允焉群心茲覽需函猶執謙柄遠慕夔
龍之相遜自云準介之不如惟先朝之權二賢世稱

其直節若近日之七居爭競號于敢言昔所建明今
可施設胡為辨宰三命之理得無曠一二月之机况
治功尤貴于惜陰而鉅用何拘于滿歲其字此意勿
費乎辭

口宣

有勅轉聽之除前已播告循墻之疏茲復披陳典聽
朕言恪共乃朕

賜馬光祖再辭免除同知樞密院兼提領戶
部財用兼知臨安府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

卿既大用人無異詞胡為未章未諒前詔况旰食方
勤于北顧若時髦孰贊于西樞卿抱壯心指管樂而
自許朕監成憲憲命擢琦而同升同天將張筆威輔
導儲德修政據貞盡先圖其大者主計尹京未免斷
而小之全材左右是眞庶幾精粗之畢舉蓋真知
庖丁解牛之易何至有馮婦搏虎之嘲所言甚謫惟
令不及

口宣

有勅妙選廷臣延登樞筦以廟堂之責重兼省府之

副惟卿欲辭為誰與領此

賜楊藩孫拜辭免特除保康軍節度使提舉
佑神觀恩命不允

卿游控表章而辭寵朕非較名寵以假人上則念先
后援立之恩下則嘉愛女回賜之請亦既俗繁禮之
禮定容執避席之謙彼三揖而進者觀美之常若丹
命而僂者為恭之過受之則是止勿復言所辭宜不
允仍斷表章

口宣

有勅屬朕出綸命卿伏錢游辭成渙毋乃勞謙情宜
相孚汗不可反

賜皇帝乃欲亦辭免特授檢校少保恩命不
允

屬有親練固難察論君司度相時有異恩乃如再疏
所陳必欲十年之待此正臣辭遜之常禮宣家人唯
諾之至情所辭仍斷表章

口宣

有勅朕加惠近臣通班亞保既告虔矣可徇備乎已

戒攸司毋納來奏

賜楊棟再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

游辭宥密恪見烟忱九卿所云皆朕未諭上寧集思而廣益冀商推于惟籌同列協恭而和衷可調胥于鼎寶宜講周家修穰之政宜廣虞廷喜起之歌以副朕知以荅與望與其守難進之志謙謙于寵榮孰若及可為之時汲汲于事業姑停送牘毋曠繁机

口宣

有勅經綸重望方賴折衝辭滯浮文寧無妨要宜字前詔矣必牢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八

內制

青詞朱表卅一首

明堂大祀前于天慶觀啟建預告九位五嶽
四嶺道場青詞

伏以剛日載洎將展儀于宗社先期加謹敢徼福于
高穹俯竭精虔仰祈騰相普錫豐年之慶乞臻熙典
之成

滿散朱表

伏以宗祈練日將講緝儀先事告期冀歆精意諒天心之眷顧相歲事之豐登祀典用成皇圖有永

太乙宮啟建 明堂大禮預告祈晴道場滿
散醮一千二百位分青詞

伏以秩祀杪秋將告度于重屋先期浹日敢徵福于殊庭今太史之龜筮協從若有司之籩豆已戒惟陰晴之未定蓋夙夜之靡寧寅壯綠草仰祈蒼昊伏願辦香上格飈馭下臨圓魄中映黃流而同色霽華麗曉儼玉路之無塵

太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分詣

元天大聖后請詞

伏以欽若昊天方精禋于重屋告于始祖預告謁于殊廷雖慙明德之馨庶啟後人之佑仰憑道妙俯鑒秉忱

明堂禮畢奏謝 諸陵攢宮表文

伏以藏事周復備芬芬苾苾之儀徽福漢陵瞻鬱鬱惹惹之氣威靈如在禋祀克成仰先烈以興懷薦微忱而推謝

明堂大禮畢于天慶觀啟建告謝青詞

伏以講禋類之絳像幸無闕典答穹示之靈既厥有
常彛謹叩竹宮薄羞蘋薦伏願天其中命方開熙洽
之期神之格思益介簡穰之祉

滿散朱表

伏以奉秬鬯以精禋已蒙嘉應薦蘋繁而昭吞庸整
微忱伏願帝鑒孔昭天休滋至九苞奏金穰之喜四
時調玉燭之和

天基節房山設醮

稱月初生有神光之下屬後天難老非巧曆之能推
惟靈穹示箕翼之祥即福地羞澗溪之薦九眇躬所
祈者豈秘祝之謂哉上欲綿社稷之卜年下則為蒼
黔而歛福其願高真宋格寸念默字俾爾熾昌敢獨
專于一己躋民仁壽可推廣于八荒

滿散朱表

月紀孟陬震出適當于五日虹流華渚節名永紀于
千秋冕冕拜章穰穰降福敬挹澗溪之潔少酬天地
之仁

大乙宮申奉聖旨本月廿七日就●聖休殿設醮交
年清醮并正月三日脩設天基聖節清醮青詞兩道

交年醮青詞

臘盡春迴稍變嚴凝之候乾旋坤轉將開平治之期
仰蒼昊以陳辭為黔黎而祈福伏願靈旂來下忱悃
默孚年歲屢豐可拾畦間之穗烟塵永熄不傳塞上
之烽

天基聖節青詞

受命于天久仰重離之照誕爾厥月適臨出震之辰

即殊庭密露于禱祈庶同宇咸濟于仁壽富非專饗
情必上通伏願昇洪範之疇鑒華封之祝過於箕翼
雖巧曆而莫推譬諸岡陵若雅人之所詠

正月二日恭遇

皇帝甲子萬壽親設醮詞

歲曆甫新屆此孟陬之月道家尤重在于元命之辰
稽首藥珠薦忱薇藻恭願俾爾純嘏惠我無疆祝天
子之萬年如詩所詠錫皇極之五福以壽為先

滿散朱表

庚申啟運雖舊惟新甲子循環既周復始仰瞻蒼昊
俯歷丹忱伏願節紀千秋多覽忠臣之鑑嵩呼萬歲
壹如太史所書

仲春潮旺就吳山忠清廟設醮祈保江岸詞
風濤浩渺莫險于二瀾之江潮汐往來尤盛于仲春
之月有神主宰自古流傳即靈瑣之邃嚴為都人而
祈懽恭願寶薰上格飈馭下臨金隄絕蟻亢之憂連
甍坳堵砥柱中龍門而立臣浸順流

三月三日恭遇

皇帝甲子本命萬壽觀設醮詞

春熙寒徃方鍾興運之祥日吉時良適際元辰之旦
俯陳悃素仰扣穹蒼伏願監此精忱界之純嘏錫庶
民之五福共保太和開壽域于八荒敢懷專鄉

滿散朱表

蒼規垂暮適然臨本命之辰綠簡箋天非敢當封人
之祝穰煙上徹飈御下臨豈惟近臣聞嵩嶽之呼抑
使吾民有春臺之樂

立夏就龍翔宮正陽殿脩設感生帝醮詞

規春垂暮靡憇代謝之期衡夏闔端將屆清和之候
敬羞蘋潦虔扣竹宮恭頌帝監孔昭靈旂未下詩賡
唐殿應無暑炎熱之嗟絃奏舜廊孰不解薰風之愠

七月四日恭遇

皇帝甲子萬壽觀設醮詞

封人之祝巧曆莫知元命之長道家所重敬羞蘋藻
仰扣藥珠恭頌監此精虔錫之純嘏祈天永命益為
遐續之圖夢帝與齡孰測延洪之筭

滿散朱表

精忱之至無微福之心勝望之間有與齡之兆顧慙
涼德忝荷洪休罄華祝之權呼挹澗泉而摧謝

仲秋潮旺就吳山忠清廟設醮祈保江岸詞

京師諸夏之本甚矣浩繁折江八月之潮尤其洶湧
欲編昨之按堵即靈瓊而監闕不假一壺民免其魚
之患靡勞萬弩浪無如馬之高

天基聖節萬壽觀設醮詞

誕弥厥月昭示于休符受祿于天敢私于涼德輒羞
蘋薦仰扣竹宮冀丹赤之上通典蒼黔而均彼曰壽

曰富壹如皇極之數欲安欲生各遂人情之願

滿散朱表

儲祥震夙時屆初生顧德菲涼福寧專鄉甫露章之上徵我旄馭之來臨所願開壽域于八荒不敢當華封之三祝

天基聖節茅山設醮青詞

青規屆序甫布陽和赤氣祥有開景運稽首偷瞻于福地齊心哩禱于皇穹以眇躬膺曆數之歸以涼德託士民之上多曆年所克享天心屬逢誕節之前

期畫屏昔人之秘祝恭願雨暘朝順朝野歡娛錫五福于庶民敢云專鄉開八荒之壽域孰不樂生

滿散朱表

春王正月屬屆初生福地名山初非秘祝蓋均為于溥率豈專鄉于菲涼願垂天地之仁俱錫居民之福

正月七日恭遇

皇帝甲子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新歲紀孟昴之月方屆履端眇躬逢本命之辰敢懷微福俯羞菲供仰扣殊庭恭願鑒此微忱錫之多祉

周而復始喜景運之循環惠我無疆非曆家之能算
滿散朱表

受命于天獲承丕緒誕彌厥月適值元辰箋丹烟以
力祈冀蒼穹之垂佑

仲春潮旺就吳山忠清廟設醮祈保江岸青詞
浙江險阻自古而然潮候往來于春尤盛祈却久之
奠枕董靈瑣之辨香恭願神物護持風濤恬靜六飛
所駐慎安衆大之區千丈之隄杜絕漂搖之患

太乙宮申保蠶麥設醮青詞

女功伊始各勤五畝之桑民食方艱尤望兩岐之麥
欲田里免飢寒之患必兩暘無乾溢之愆迺述輿情
仰于穹聽恭願惠風和暢化日舒遲蠶似蠶而倍收
競練白雪餅如篩而一飽登刈黃雲

三月八日恭遇

皇帝甲子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維暮之春式屆陽和之候誕彌厥月聿開震夙之符
輟扣殊庭寅繡祕笈伏願皇圖山鞏壽祉川增逢甲
子之元辰用祈景貺紹庚申之寶運永保丕基

滿散朱表

緒業之託實傳眇躬陰陽者流尤重元命爰控精祈
之悃敢萌專鄉之心願與臣民同躋仁壽

立夏就龍翔宮正陽殿修設感生帝醮詞

朱明候應初欣隴麥之登蒼昊聽卑敢挹澗蘋之薦
踰瞻絳闕屢控綠章伏願帝監四方皇敷五福假也
大也發為養物之仁薰兮時兮推以解民之愠

冊文七首

明堂大禮前一日朝享 太廟

聖祖天尊大帝

伏以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維帝之盛有光義農垂裳
之化合宮之制千載而下猶想其風慶源既衍施及
冲眇茲卜季秋藏事國陽啟迪後人迂續休命

祖宗帝后 十三首 一同

伏以猗歟我家以聖繼聖帝德之盛若古勳華后範
之懿曰女克舜遺此艱大集于菲涼屬脩宗祀前期
以告洋洋如在神之格思亦既受祉施于子孫

昊天上帝

伏以帝監四方眷宋不釋惟德是輔詎天我私農扈
有積違烽息警萬匪人力貞宰之功仰觀星象俯練
時日曷謂大饗亦惟小心其億萬年對越景命

皇地祇

伏以莫厚于坤故能載物王者毋事自古則然生齒
雖蕃地道亦敏都人足食歲事遂成后土之功與天
同大茲卜素商肇脩宗祈迺薦黃琮以徵終惠

太祖皇帝

伏以天厭五季真人勃興黃鉞一麾僭壘電掃寶開
有宋無窮之基創造孔艱揖遜不有帝庸眷顧詔萬
子孫仰憲累朝蕝事重屋曷敢不恭歲靈在天

太宗皇帝

伏以聖矣熙陵舜受堯禪六合一家偃伯崇儒以武
戡亂以仁立國軼漢跨唐與周比隆曾孫纂承懼德
弗類屬嚴大報敢薦微忱詒謀既遠流慶未艾

寧宗皇帝

伏以於皇聖考侔德舜文宵衣之勤澣服之儉天輔
有德民懷有仁眇予冲子羨墻如見付托之重大懼

井堂屬脩宗祀嚴父配帝赫赫濯濯實照臨之

表文十首

成穆太后 慈懿皇后攢宮修造奏告

慈容天遠陵北歲深茲卜繕脩深虞震動筭者叶吉
材甍俱良舊觀將新前期已告

慈懿皇后宮修換翻蓋奏告遷神御

陵栢黛蒼惟神靈之貴靜廟楹丹刻屬敬蠹之當新
撰日之良鳩工惟謹暫茲移御行矣迺棲

慈懿皇后宮造遷神御權奉安表文

敬必改為固難因陋禮當遷奉焉敢憚勞敬舉玉衣
暫移帳座佇遷舊觀即復閤宮

仲春補種諸陵攢宮

陵廟禮嚴方春按視橋山松柏閤宮楹楠乃補其疎
乃飾其蠹群蒿如見不敢不告

昭慈聖獻皇后上宮等處翻蓋脩整奏告

雨凌風震寧先傾歌日吉時良將加設飾儼神游之
如在輟先事以告期慈監俯臨俾功不遠

昭慈聖獻皇后下宮等處翻蓋脩整奏告

遷神御

園陵事重霜露感深敝改而為方欲新于舊貫礙通諸理暫移次于別楹庀役云初告期惟謹

昭慈聖憲皇后下宮翻蓋脩整權奉安神御涓日之吉將繕寢園在天之靈暫遷帳座聿嚴崇奉其即安安

成穆皇后攢宮下宮殿宇翻瓦抽換奏告告

遷神御

允藏宗祀礼尤極于嚴恭雨露濡物寧無于盡敬

既差辰而得吉將撤舊以更新敬奏灵存暫遷別帳權奉安

仍舊如之何事不容于因陋避礙通諸理敝必至于改為乃即殿楹暫遷帳座俟鳩工之告畢奉飈御以遄歸

赤山攢宮成恭慈懿皇后下宮並已脩整了畢時前告遷

陵官繕廢舊觀維新祀主迈栖慈顏如在乃涓上日豫告前期

正奉安

梓人竣事既繕寢園木主棲神復還帳殿徽音彤響
佳氣鬱葱在天之靈豈隔蒼梧之野乘雲而去徑歸
姑射之山

紹興府攢宮脩蓋 高宗皇帝憲節皇后憲聖
慈烈皇后 孝宗皇帝成肅皇后 先宗皇帝
寧宗皇帝恭聖仁烈皇后攢殿神門并神御殿
神門並已脫換柱袂攔楹重新蓋瓦畢脩合同
告遷正奉安

告遷神御還殿

昨因飾蠹嘗先事而告期今既僉功將安靈之有日
遙望予劔所藏之地不勝羨墻如見之心崇奉愈虔
潔齋以白

正奉安

梓人竣事蠹敝一新祐主返棲威靈如在君嵩之念
尤切崇奉之礼益嚴

仲春補種諸陵攢宮窠木及修奉殿宇衣帟
什物

春視園林舊典有嚴橋山之柏寢廟之簾補疎節敬
安靈揭虔敢不昭告先后在天

成恭皇后恭淑皇后上宮翻盖殿宇龜頭奏
告

慈容如在既久因山積蠱宜新初非脩墓載洎良日
預告前期屬鳩儻之將興願威靈之嘿相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八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九

內制

祝文

明堂脩整 太廟大殿并四祖殿合用前時

奏告 神御還殿十七首 共一詞

伏以練日精裡前期藻飾迄茲竣將事以妥靈維列
聖之顧歆鑒冲人之寅奉

奉正安十七首 共一詞

伏以有司飾設奕奕孔新列聖威靈洋洋如在剛辰

先協神御乃安佑我後人成茲熙事

仲秋潮旺祭告南瀆大江昭靈孚應威德博

濟王一首

伏以一馬渡江六龍駐浙惟天設險拱護行闕川后
波臣受戕于朝璧靡沉何弩不射潮茲卜季秋聿修
大報徵福爾神前期告

從祀五廟一首

忠武英烈吳衛顯聖王
吳濟顯佑威列昭曠王

英烈王
善應安濟孚佑顯衛侯

伏以六飛省方百神受戕濤江無波如行枕席農畝

有秋相安耕織惟彼小民謂焉必獲矧國大祀敢不
以白捍我金隄相我寶穡既成熙事亦永血食

滿散 五嶽四瀆二首係一詞

伏以國家大饗預涓剛辰川嶽靈祇首列祀典屬將
藏事故不告虔相我綈像冀神陰賜

明堂大禮分祭 九宮貴神共一詞

伏以國之大祀卜用剛日天之貴神祭有常儀即壇
而享以徵靈既既相熙事且祈豐年

分祭 社稷 共一詞

伏以自古建國莫重于社以太稷改社云著在祀典不屋而壇雨暘必謂况乎禋類敬奉牲幣且謝且祈

分祭 后土氏 后稷氏 共一詞

伏以三歲大報成秩百神惟勾龍氏后稷改云 有功 惟后稷氏

萬世乃飾祀典演奉潔菜頌相歲事溥歌華黍

明堂前二日朝獻 景靈宮分詣

祖宗帝后

伏以消剛寇祀先事告期將理有嚴方奔周京之蓬豆孝思尤切仰瞻漢廟之衣冠尚啟後人乞成熙典

明堂禮畢祭謝 嶽瀆一首

伏以比選吉事肇修宗祀寅畏嚴恭之念可禱幽明濛鴻燦滅之神若通盱眙逮茲成禮敢不薦神

明堂畢告謝 五嶽四瀆一首

伏以屬者大饗徧于群神爰及熙成莫非臨相竭精而推謝冀膺饗之顧歆

中太乙宮 立春

一 祭礼尤重春祈天之貴神聿脩時薦福匪專于德敬徧于群黎伏願措世泰和躋民仁壽禱祠

之事參攷于漢儀璽次所居常臨于吳分

西太一宮 三春

九歌之禮莫重東皇五福所臨幸宗兩祀敬羞菲薦
冒班忱辭伏願歲事屢豐物生咸遂其帝大皞皆欣
木德之回曰貴天神度致竹宮之禱

祀海神 仲春

粵從六龍駐蹕吳會東南地虧水之可匯百谷納納
惟海為大濤江東來春尤澎湃有神司之祀典具載
割牲漚酒祓除舊害農飽杭徐人厭魚蟹禱有有賽

歲歲毋忘

祭南瀆 仲春

瀆祭禮咸秩建炎省方四瀆存一滌鴻之神
職春祀有嚴籩簞如式颺歟息颺濤絕注激
不生報賽毋歎

從祀五廟 仲春

濤江之險其來自昔拱衛行闕此江之力障回狂瀾
爾神之職金隄埽岸砥柱潮汐仲春之朔薦陳芬苾
黎元奠居蓄蠶永煬

三月一日太陽交蝕合用祭告太社

季春之朔日有食之末端于天必有其故或朝政有關或陽教不修方自慙其非涼安敢諉于燠次兢兢致禱杲杲如初

陰雲不見祭謝 太社

陽光薄蝕預見占書雲氣蔽虧非形咎證匪曰側備之所致端由仁愛之至深是用敬共少伸報謝

太廟脩整合用奏告權奉安祝文
奏告

漂推之害楹棟稍壞鳩僦之功龜筮叶吉齋祓以告
威靈寶臨

權奉安

加飾楹楹敝當改作暫遷帳座礼有權宜敢告前期
即還舊觀

太廟土地

奉先事大繕廢礼嚴乃鳩功徒重飾盡敬神其訶
貺以告祥

孟冬車駕朝獻祝香

啟佑眇躬延洪寶作澤中之鴈咸集凋瘵少甦塞下
之馬不嘶風塵永息

十月四日立冬祀太乙十神

中太乙宮

元冥屆序之初宜脩帝祀太一所臨之分必有休祥
乃即竹宮敬羞蘋薦糝靈旂之下格庶景貺之駢臻

西太乙宮

國之太祀聿嚴于冬天之貴神必有所次即照臨之
分莖爰挹注于澗谿均節雨暘莫安華夏

仲春祭海神

海于天地為物最鉅重溟浩渺百谷奔注整極載奠
龍馭斯駐宮闕之巖生聚之富川石受戎陰相嘿助
鯨波安流颶毋愆怒蛟鰐服循魚蟹飽飲祀典有嚴
禮意攸寓

仲春祭南瀆

南瀆嶽瀆四惟一存以水為國濤瀾吐吞厥神濠鴻
與嶽亢尊內苞京邑外壯蕃垣鯨鯢既清魚蟹亦蕃
祝史告虔歆此簋罇

仲春祭祀五廟

炎紹省方定鼎江滸宮闕宮堯民物蕃庶列聖經營
百靈森宥驚濤順流不煩萬弩枕奠畿民輻奏海佑
正辭以告神不我吐

脩整太廟冊寶殿合用奏告大殿十三帝后
冊寶至重累朝所傳土木雖工有時而敝方將飾盡
敢不告期

太廟土地

宗廟尊嚴盛者必飾方隅禁忌神之所司舊觀將新

前期以告

中太乙宮立秋祀太乙十神

老火濁暑待秋而清草黍實穡待秋而成矩令初行
乃歛甲帳為國為民袞輯休既近而歲輔遠而邊疆
農夫奏功災尤收芒

西太乙宮

赤帝威收少暉時至瞻言西方貴神所次敬羞蘋蘩
嘿禱竹宮賓涼饒暑冷露清風捷書載奎餘糧棲歆
邊無小警年以大宥

孟秋朝獻車駕詣宮行礼祝香

時政清明歲功孳歛五星聚井無虫尤之旗萬寶得
秋有大倉之粟

聖節致語一首 口另勾合曲附

天基節集英殿宴致語

春王正月開張出之休符天子萬年仰離明之久照
共惟皇帝陛下文勤至矣克大如天田間歌華黍之
詩老農擊壤塞上奏采薇之捷都護奉觴臣等輟耒
與言共祈睿筭

口號

民情物態漸熙熙統載金幡化日遲無一點塵飛玉
塞有三白雪下瑤池史官應筆高呼事墨客誰賡錫
宴詩惟有南山堪北壽世間巧曆不能知

勾合曲

逢統殿之辰

俳詞少仲善頌

春瑞帖子

皇帝閣五言三首

立春
辛酉

苑柳抽芽碧宮花透萼紅不干青帝事上自是天公
雪霽長楊館冰銷太液池君王勤典學無暇問花時
步輦春遊少先朝事可師買燈文館諫折柳講筵規

七言三首

祈年禱雪感而通黃帕封香出禁中百姓不知昏帝
力只言解凍是東風

古來春日寬書下定有克言發德音兩向紅雲傍畔
立最知聖主愛民心

黃符不輟寬農賦黛帑相何須幸藉田野老傳觀臺曆

喜乞漿得酒是今年

皇太子宫五言二首 辛春

朝野俱相慶元良入震宮卓然由獨斷不待茹芝翁
朝退常臨講春宮樂事稀儲君勤問寢聖父尚求衣

七言三首

聽鷄而起嚴溫清踐蟻雖微念發生海內傳聞皆色
喜宮中仁孝本躬行

錯由術進何裨漢任以祺親之誤唐聖代尊經崇理
孝講堂燕子日初長

與貴近言常儼恪待賓師禮極溫恭新年聽得都人
語盡說儲君肖祖宗

皇后閣五言二首 為午

香羅兼細葛百辟謝恩歸誰信椒房儉身惟衣練衣
前星皆貴主佳節值蕤賓御至尊了同來賀聖人賀

七言三首

挂起艾人存故事捕他蠅龍累仁心虎舟閣岸何曾
談且向薰風和舜琴

紙上姜任今年遠矣女中克舜果誰哉系朝闈範貴

龜鑿寄語江心莫鑄來

椽木息霑群下久菖蒲飲與六宮同進知寶扇輕披
拂散作入閣解愠風

公主閣言五二首 為午

蟬咽高槐綠魚吹細浪圓未皇理梳額先要和薰絃
左右陳圖史毋煩鑄古銅惟應勤典儉事上監中宮

七言三首

禁蘂葵榴隱映紅一番櫻筍過匆匆仙家有餅嘗蒲
者採入瑾卮壽兩宮

有意薰蘭為佩服無心闕草較輸贏何須絲線祈長
命不待釵符自辟兵
內中車馬稀曾出止在深宮待燕遊聖父宵衣臨幸
少垂楊終日蔭龍舟

皇后閣五言二

六宮奉栢酒同向上前斟聖主求衣早椒房儆戒深
往昔端門幸恩霑戚畹曠外家今挹損安有馬如龍

七言三首

一點陽和默斡旋枝頭枯槁忽姝妍人間但見千紅

紫玉指金針妙不傳

春月羅敷少出嬉陌頭漸及采桑時中宮尚講親蠶
禮報與人間嬾婦知

大液冰銷寒霽威新年喜氣滿皇闈恰聞主第初諧
耦俄報儲宮已冊妃

公主位五言二首

璇閣朝暘暖書筵盡漏遲不看列女傳即誦二南詩
彤史芳華筆金爐成定香羞談沁園事肯奪壽陽粧

七言三首

甲第朝參稍折旋聖恩尚欲便傳宣內南新創更衣
所長近君王尺五天

永晝尤宜對簡編傳聞餘暇到絳禪不須遠覽師前
古吾宋錢家主最賢

端愿所交多勝彥景臻之後至鈞樞王興下嫁中興
少帝婚親師振古無

皇帝閣五言三首

解愠甦民瘼清心卻暑威君王肖仁祖寶扇不須揮
收了黃梅雨龍舟且要晴御園看錄暗樂府奏朱明

花柳忽蜩鳴池荷亦烟聲何須捕燬虎微物各貪生

七言三首

迓英帝有侍絲儒永巷元無望幸妹艾道陵堪訶綺
戶竹夫人可衛紗幘

殿閣涼生玉帝居薰風被袂鼓琴初日帝濃墨揮宸
翰夜或番燈覽諫書

榆塞煙收麥隴豈至尊為樂與人同御前酌罷舊蒲
酒回賜堯樽徧六宮

口宣十六首

御筵喜雪

霏霽應侯叶氣致祥特光絕曠之期昭示有年之召
可以燕衍以獎燮調

賜 天基聖節道場乳香四道

皇太子

位居儲貳情篤君親逢統電之休符表前星之善頌
欲周沙界爰錫寶薰

殿司

解谷春回節臨金鑑周廬宿衛天近觚稜可無一辦

之薰以助三呼之祝

步司

雙闕春回三御地近步騎之分雖異箕冀之祝則同
迺錫奇薰載嘉忱意

馬司

六龍天御啟運千齡萬騎雲屯同聲三祝其輟一殊
之賜溥薰四表之和

賜尚書省滿散天基聖節道場乳香

書正月以次玉適臨誕節頌衆皇而拱極共集勝因

持此一鉢散諸六合

賜尚書省御筵酒菓

祥開甲觀宴洽鶴京輟御府之黃封分瑤池之丹寔
俾沾錫賚庸獎粥諧

察院滿散天基節道場乳香

南極現祥適當震風西樞率屬同祝壽祺其分錫于
名薌以助成于勝果

賜樞密院御筵酒菓

虹流草諸燕啟瑤池天下流霞之觴海中如瓜之菓

薄言錫予昭示寵嘉

宣賜太傅右丞相賈以道生日御書扇子金
器正物等

瑞紀垂孤恩隆賜扇鈞樞重任佩裝令之安危器幣
多像介魯公之燕喜茲為殊錫其即欽承

入內內省申乞撰 皇弟嗣榮王到闕賜銀
合茶藥并傳宣撫問

御扮榆莢邊棟秀孔懷忽聞詣闕之期深動在原之
喜特茲郊勞錫以邦彛尚其疾驅慰此渴想

御藥院閔乞撰大傳右丞相魯國公賈似道
家廟奉安預賜祭器金器幣銀絹

魯新廟之成楹楹有奕漢尚方之賜器燬雖多稽故
寔于先朝褒殊勛于上宰美哉輪奐奏匠石之偉功
享以駢剛奉豆籩之帝祀朝廷異數家國同榮

講筵所閱撰進讀同鑑終篇賜宰執侍讀侍
講說書脩注官御筵

朕覽祖禹之書監有唐之事嘉願輔佐臣之博古覽
前師後誦之積勤有補就將宜均燕衍

賜進士聞喜宴錫 御書詩

王多吉士觀國之光戎有嘉賓式燕以樂既舉瓊林
之典可無錫邑之詩

賜進士聞喜宴 御筵花酒菓

名標金榜喜仙桂之寒枝宴洽瓊林分宮花而剪綵
共歌既醉均被湛恩

御藥院閔撰進呈孝宗寔錄宣卷提舉官禮
儀使以下詞

忽領諸儒勤成鉅典論國體述時務何慙良_文之才揚
鴻烈章緝_匪丕顯皇家之懿奏篇來上直筆可嘉亦
既覽觀不忘歎賞

公主下嫁駙馬都大所闕乞撰六月十二日

宣繫宣答詞

朕念貴主之及笄選外嫻而築館消辰宣繫率舊典
章諒母族之增光與皇家而同慶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

外制

皇后姨母郭氏贈平原郡夫人

生無出梱之言素欽懿範沒有表所之典式顯異恩
興言左戚之賢追賁小君之號故恭人郭氏持身冲
約稟性淑和習禮陳詩本嘉熙諫臣之同氣奉匭及
盥嬪慶元樞輔之高門雖已從蒿里之游猶及見椒
塗之賁念宮闈之近屬賜湯沐之新封加峻密章有
光彤史噫若堂若斧悵永閔於德容如山如河尚克

歆於命服可

鄭寀左諫議大夫

諫省之設常侍蓋久虛其官先朝以來大夫居七爭之長孰膺妙選我有蓋臣具官某峻特而粹夷清通而亮直每自勵安恬之操未嘗近矯亢之名給劄所條已空臆而無隱改絃之策嘗造膝而發端密贊廟謨徧司言責或伏閣而箴闕或對仗而叱姦推拉靡遺法青蠅營營之黨挽推尤力求白駒皎皎之賢朝綱為之一清善類賴以復合然而陰邪窺伺者未已否忝消長之靡常欲凝前功宜究謹議廼冠班於左掖仍開卷於通英噫魏證多剴切之言方虛懷而樂聽陽城無苛細之論有大事則力爭勉追前賢以對殊獎可

江萬里殿中侍御史

朕深惟風憲耳目之寄艱於擇材時則有魁壘骨鯁之臣毅然任重久矣拾遺於掖右進之執簡於臺端爾學本於經文貫以道項改調於膠瑟趣入侍於細旃察其忠忱付以言責謂臣無玉食詎宜作於福威

謂盜竊寶弓尤特嚴於書法然後君子小人之界限
定家臣世卿之芽蘗除顧恭道之消長靡常善類之
離合難必朝陽鳴之和者少狂瀾倒而回之難欲局
面之堅凝賴班心之寔兀范仲淹負為諫官為御史
之望出於親除司馬光論結人主結宰相之非勉哉
特立可

李昂英右正言

國無法家拂士何以倚毗官曰補闕拾遺賴其箴儆
乃登俊望俾列緊班爾負倫魁之名在勝流之目生

也隣曲江公之里鍾此瓌竒長而客博陵相之門接
其獻文每雍容於離合去就之際亦激昂於言議風
旨之間朕改調膠絃收還威柄朝綱暫肅而窺伺者
衆國是粗定而堅凝之難肆未直諫之臣庶賴切劘
之益昔汲長孺願為中郎將入禁闈自信其孤忠王
仲舒嘗與諸諫官伏延英力爭於大事益陳剴論勉
繼前修可

李韶翰林學士

三代訓誥誓命不過坦明先漢號令文章亦惟爾雅

朕患近製之不公思得耆儒而作新輟自秩宗擢之
翰長具官其窮聖賢之奧味道德之腴耀不勝依所
自任者甚重訥不出口雖能言無以加嘗執簡而繩
貴權屢塞裳而避寵利秉攷大節庶幾全人皓首重來
丹心不改止足若疏廣以歸為榮清苦如孔戡其去
可惜况名臣之欲盡適內相之久虛俾躋禁嚴以視
親近語所謂直諫多聞之友詩不曰老成典刑之人
其少為於予留毋必行於爾志噫脩在慶厝遂能力
變於時文光於熙寧乃謂不工於儷語繼勉二臣之

作自成一家之言以飾皇猷以對休命可

王伯大刑部尚書

天道好生尤重一不辜之命秋官帥屬莫如大司寇
之尊肆疇試可之庸特峻為真之拜具官某頃以直
節服於邇聯韓愈名為傲相國之人汲黯見謂揖將
軍之容有側目而視者遂掩鼻而去之屬逢琴瑟改
調屢卻弓旌而後至嘉猷則告于后時有開陳正色
而立於朝了無附麗憲部奮平反之筆經帷竭啟迪
之忠卿雖切於懷歸朕欲留以自助乃舉陟明之典

式昭樂與之心噫用民譽以長六卿顧不甚重謂理
官不列三后夫豈其然益罄遠猷倚當要任可

吳潛兵部尚書

文昌八座之聯從昔所貴司馬九伐之任於今為難
承民譽而延登訓國人而申儆具官其積倫魁之偉
望襲名父之嫡傳其智畧足以圖回其力量足以負
荷舉朝趨附但知有偃月之堂中野徬徨不忍廢履
霜之操往嗟予瑟之膠柱今喜汝琴之成聲馳驛予
環起家拜爵蓋秋防之事方急短夏官之長久虛器

械備軍馬脩既未底周家之盛干戈朽斧鉞鈍豈能
無唐季之憂必簡稽於伍符必激勵於士氣噫朕有
名臣文武欲盡之歎不倦招延卿當賢哲馳騫不足
之時益思感奮庶建嘉績以酬殊知可

謝希奎權禮部尚書

虞廷之典三禮必允僉諧晉國之長六官亦先民譽
肆予親擢視古庶幾具官某植行潔脩秉心精白早
交游於諸老久敬歷於中朝自奮孤忠雖千萬人吾
往及更大化惟一二臣予同為命則兼世叔子產之

長批勅不在表高李藩之下頃疇時望登拜文昌慕
正考父之恭莫迴雅志聞范宣子之遜咸革躁心名
實具孚歲時寢久爰陟大儀之峻以旌迹列之英露
門之勸讀有光夕瑣之塗歸愈勁噫先賢嘗評劉向
蓋所謂同姓之卿諸儒豈無魯生相與定一王之禮
可

程公許禮部侍郎

舜以伯夷典朕禮並列九官之間漢以叔孫起朝儀
莫返三代之舊廼瞻貳卿之高選必資一世之鉅儒

具官某坤維間生江表獨步仲舒之學漸乎淵源韓
愈之文澤於仁義去若鴻冥而鵠舉來如麟獲而鳳
儀縉紳推其為翰墨之宗典冊足以鳴國家之盛運
斤獨步拙工見而汗顏援筆成力衆史為之脫腕貞
無愧於代言之任尤有功於改紀之初以老舍人行
小宗伯爰舉歲滿為貢之典仍兼夜直視草之華噫
晏嬰折世卿之萌格言可復房喬奉明主之問遺恨
至今顧如博洽之賢往振寅清之職可

趙汝騰權吏部侍郎

朕當多事之時興乏材之歎任權衡人物之寄豈不重哉非選擢天官之賢誰與領此具官某籍甚時望蕭然儒癯更生直諒多聞尤忠宗國太白才名獨步蚤入禁林不炙手於權門寧潔身於外服屬者改紀出而覽輝和墨螭蚋迭煩於直筆留黃鳳閣屢卻於斜封昨屈詞坦兼行武部見於綜叙極其精明奸胥黠史有望風而驚老交退卒無失職之歎其升小宰俾掌左銓噫伯禹臯陶論官人之難其來已久左雄山濤獲典選之譽者不過至公欽乃攸司祇若予訓

可

應繼權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

冢宰司馬古各治於一官文士武夫今分為二選孰兼劇任允屬全材具官某蚤負時明嘗登詞禁老文學成避三舍大典冊自成一家值虎守閔眈眈之視可畏如駒在谷皎皎之操不渝洎攬威權趣還徼直允播告大昕之昨皆從容教刻而成昔執草三麻遂有宮蓮之送啟揮九制幸無禁漏之推由卿而親視彼奚愧朕惟吾丘之學寡二陸機之材患多今尺

籍加倍於前而武銓入仕者衆將簡稽其驕冗稍甄別其品流擢自右坳俾之疊組噫禁中有牧因可訪於前籌行間拔蒙豈無資於精鑒益脩職業以對寵光可

謝方叔權刑部侍郎

天道惡殺而好生故能覆物秋卿帥屬而掌憲將以全民乃登當世之忠良庸廣我朝之仁厚具官某勵霜日之操秉鉄石之心嘗執簡為司憲之臣首奮筆著辨奸之論既落落以難合遂縹縹而高翔屬予更

化之初還爾敢言之列具法冠對仗下請加義府之誅取白麻壞廷中竟沮廷齡之相方寸不渝於丹赤始終莫得而磷縑朕區別正邪褒崇謹直念久任抨彈之責宜進參扈從之聯非惟優賢亦以賞諫噫弼臯陶之五教諒明欽恤之心奏韓愈之一封益究論思之業可

尤峭權工部尚書

太史不治民蓋宗專官之重六卿分帥屬莫如起部之清乃錫贊書以華直筆具官某味名教之樂接文

獻之傳卷不停披因異萬籤之未觸書皆默記孰云
三篋之已亡處寵辱得喪而不驚非寒暑燥濕所能
變朕更張治化號召雋良渠觀必有殫洽之儒旃屢
可無直諫之友仍以鉅典屬之當仁果能芟夷亂繁
網羅放失適兼領銓衡之任未免分鉛槧之功其陟
冬卿以優耆德非但觀春秋之褒貶蓋將責朝夕之
論思噫命汝鳩工亦惟其事簡至于麟止庶見於書
成可

湯中起居郎劉應起起居舍人

惟先朝之左右史率當世之第一流在慶曆則成襄
力扶臺端之去在紹興則良貴昌言橐從之非思得
若人俾居是選爾終有山林之直氣爾應起有鉄石
之剛腸實為諫官御史之賢皆在端人正士之目或
嘗接礼預折田氏之萌或請裂麻竟沮延齡之相朕
方親近善類堅執前功况夾侍香案之傍宜並登直
筆之彥言動必載闕失必規庶風采聳聞於一時而
名節照映於千載噫若稽直誼見史佚之所書毋使
後人謂遂良之不記蓋殫忠蓋以對春知可

趙希抃司農少卿

兵籍日增吏員日衆太倉非有紅腐之粟朕為此凜凜也思得通練之才權其豐耗會其出納爾希抃早參閫幕以吏幹顯晚登郎省以心計聞屬者扈農卿少久虛命汝攝承甚宜其官書不云乎試可乃已語不云乎其有所試汝見於已試者詳矣往祗新命毋廢前勞可

上官渙酉將作監李錡軍器監

自頃用事者喜新進侮老成躁競得志庶退失節朕

甚患之稍擢耆年長德孤立平進之人於朝庶革此風爾渙酉宿士也仕已無喜愠爾錡故家也言論有典刑歲晚來歸皆已華浩滯於郎舍色夷氣和法當序遷以示勸獎昔周漢中興詩人美其器械之備史臣稱其工技之精其以渙酉為大匠錡長戎監汝往欽哉毋曠乃職奇

章大醇侍左郎官

官冗而材乏員多而闕少胥史售奸賢愚同滯仕者皆病之矣朕欲得一佳吏部郎而用之爾大醇以名

父子擢奉常第教胄子有師道掾公府有賢否去而作牧又以廉平稱乃下璽書俾佐銓筦夫寡援者孤寒也汝甄拔之撓法者財勢也汝杜絕之使選人無扞格齟齬之歎則汝獲清通簡要之譽可

文復之左曹郎官

地官劇曹長貳共提其綱郎官分治其目自昔選用材臣能吏令以雅士為之有深旨焉爾復之蜀珍也名冠多士望臨一時出秉麾節於萬里之外亦云久矣前以起部召何來之遲方今俗薄而訟繁國貧而

財殫剗裁良艱調度安出然以理蔽曲直而不以勢以道御取予而不以權此儒者事也勉之哉朕方以遠者大者期汝可

趙希徽司農寺丞

列寺惟大農操歛散之柄躬出納之勞以處實材非養虛譽爾席華腴而無貴介之累當英妙而有老成之風雨監州再立朝試之詳矣扈卿方闕丞行長事朕又將觀汝之心計焉近世能臣多出同姓汝益勉之可

王湜武論

士趨利祿俗弊教失朕患夫一世之瀾倒也欲擢廉
退其志節以挽回之大臣言爾自重而難合久幽而
不改是可以為人師矣其為我招諸生而誨之使有
矜式可

謝堂將作丞徐謂禮將作簿

朕於營繕之事未教教然也故雉監眠它曹其職尤
簡有列其間不過養望而已爾堂故相之孫温而恭
謂礼名父之子詳而雅更出迭入皆有華問稍進之
於大匠之屬夫事繁則分其志職簡則專於學爾其
懋哉毋若晉人以清談遺事為高可

林希逸較書郎

頃者當國之臣拔士多矣士起沉流致美官者相望
爾以南宮魁亞大廷甲斜飽學雄辭獨滯於倉庾氏
子聞而嘉之前命尚方給筆札茲繇是正遷教讐久
抑必伸亦理之常昔館職趙達奏事 高宗勞之曰
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語及卿以此知卿然則朕之知
爾猶 烈祖之知達也益厚培養以對東擢可

陳可大理丞

國家選廷尉屬分二涂而治獄丞必以儒者為流之
其意深矣爾端介靜厚立身行己有常人吉士之風
審克之任爾所優為夫蘓公呂侯遠矣若干定國徐
有功之事豈非學者所樂聞歟汝其試哉以需顯用
可

趙希贊軍器監丞

朕優禮宗老又拔其子姓于朝惟其材不專為恩也
爾孝謹謙厚少有美譽列屬武監由簿而丞選寔高

矣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詩曰脩車馬脩器械爾尚究
心職事業以佐而長毋但曰養望而已可

趙希徽太府丞俞德藻司農丞

大農司出納外府掌受藏非公廡無私洗手奉職者
不在是選爾希徽賢而優於吏幹爾德藻儒而通於
世務必能攷盈虛之故窒耗蠹之源以紓調度以振
乏絕毋曰有司之事而不之屑朕將進用汝未已也
可

程元鳳祕丞兼權刑部郎官

三館惟丞職最高六曹之郎選尤遴若一朝而併授
必當代之勝流爾標度之清文行之粹居俊造之前
列有士林之美名掌教辟雍師道可法談經宮邸古
誼與稽朕固知爾之學矣涉筆祕丘發舒英華讞刑
省戶昭雪幽枉又將試爾之材焉可

方岳宗學博士

先帝肇建宗庠萃其雋秀教之而已今朕又使之橫
經朱邱傳以古誼其選不愈遴乎爾博瞻之學竒偉
之文見擁士林不但倚科目為重表儀成均諸生既
有所矜式矣其為我訓迪公族輔導宗藩使之慕中
壘清脩之風東平為善之樂可

劉元龍太學博士

群天下之英材而養之學必擇天下之名儒而為之
師爾資疑重而行醇慤所以治其身者無闕斯可以
律人矣住教擇宮士必有觀而化者可

倪祖常軍器監

尚論人物者必推本其家世賈嘉於誼為孫魏暮於
證五世矣當時猶旌錄而光顯之朕歷教近世之名

卿興懷先朝之遺直錫以美謚擢其象賢爾多職往
行前言猶有故家遺俗蓋嘗彙諫書而來上不惟珥
舊笏而深藏立朝端方典州清白卽潛滋久處之夷
然庶毋忝於爾考矣晉長戎監仍典吏銓以獎恬退
靜重之風以為能嗣守植立者之勸可

江萬里侍御史

朕恢張公道容受直言數諸臣之在廷尤其憚黜屬
首端之弄印無以易克爾金百鍊而愈剛壁萬仞而
特立所守之篤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自信甚明仁者

不憂勇者不懼極力破權門之死黨奮身主善類之
齊盟精白一心剴切百奏風采聳聞於列辟霜稜愈
峻於內臺其序陞橫榻之班以增重本朝之勢噫位
高者責重恩厚則報難我思古人深壯理輪之舉汝
長御史尚觀對仗之彈可

韓補福建舶

朕聞海賈之以命易貨而吏之墨者或重征而豪奪
之也每擇佳仕俾持琛節爾繇朝列收歛郡褒賢而
崇教戢吏而愛民自節縮而加厚於人多觸弛而反

裕於力廉平之譽達於予聞夫互市之事非所以煩
汝也將使珠犀垢濁之俗識吾水寨清白之吏汝勉
為朕一行時方急材豈久勞汝于外者可

傅康直徽猷閣致仕

士大夫壯而仕倦而歸其居官行事可紀立身大節
無疵者幾何人哉爾中原故家之後先帝諫臣之子
嘗典州奉使有能名於時歷宰士卿少不苟合而去
掩閤蕭然若將終身比起之佩宜春二千石印綬謂
已延見吏民矣中道諗疾乞致為臣嗟夫朕不得留
之矣遂垂車之雅志陟奎閣之隆名以旌象賢濟美
之人以識用材不盡之愧可

魏峻兵部尚書

日月積累之法以待常材朝夕論思之賢固宜不次
地登時彥以冠夏卿具官其秀整而溫恭清通而簡
重雖生貴闕自奮名場臨政無俗吏操切之風持論
有儒者正大之意書先漢循良之傳奚愧昔人作元
和會稽之圖尤通世務盡瘁版曹之調度叶心省闈
之弥縫人無間言朕所屬意矧久儀於橐列蓋遂聽

於履聲噫用天之五材安有去兵之理掌和之九伐
屬當詰禁之時益勤簡稽以稱寵遇可

章瑛殿中侍御史兼侍講

朕擢慷慨敢言之人俾居雄劇親直諫多聞之友以
輔緝熙既衆論之僉諧茲一朝而並命爾淵乎似道
澹然無求養氣之剛告子所未講守約之勇孟賁奚
以加省闈之務賴其弥縫勢要之門靡所附麗肆繇
卿少晉貳雜端厥今外多艱虞內費調燮檢人欲伺
隙而動識者有復隍之憂惟元氣實可以杜客邪惟

諸賢和可以制群小其付臺綱之重仍倍經幄之嚴
以肅觀瞻以彊根本噫唐介之為執法首論貴權程
頤之侍邇英多陳古誼予方虛己以樂聽爾尚先賢
之與稽可

張璠祭酒

南渡重建大學而師儒尤極天下之選 高宗時有
若高閎者 孝宗時有若林光朝者 寧考時有若
李祥者表裏者皆用經術名節模楷諸生豈直以誦
說課試為職業哉爾以一代老成養浩然之氣有仁

者之勇盜臣擅國諂子盈庭一鳳鳴陽縹縹高舉及
茲政紀覽輝而下諸大夫教之曰端人也多士尊之
曰前輩也繇少宗正拜大司成可謂以德選矣爾其
明理學以淑人心扶公論以養士氣使人人皆有士
君子之行可

楊棟宗正少卿兼右司

先朝尤重倫魁蘓洵常言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
者爾為吾龍飛進士第二人今十有八禩矣方繇麾
節入踐省闈視掇出騰上者無羨色無躁心貴道誼

而賤功利有董生之風朕甚嘉之麟寺名曹也瑤編
大典也卿少高選也談者猶曰清而不要共二宰士
清且要矣養汝望振汝職將復有清且要於是者以
待汝可

王燿農少魚左司

苞農古官也句龍棄之任漢以後猶以大儒鄭康成
革為之又其後專用文俗吏古意微矣爾立身秉端
靖之操厯官著廉直之名出總賦興張弓之勢稍弛
入贊廟謨改絃之化有取擢之卿列仍兼宰旅夫積

貯天下之命出納有司之事爾方今耗蠹吾之財粟者非兵與吏乎汰冗去濫是非有司之所得為汝其與吾大臣議所以寔通之策以副朕用儒者治金穀之意可

章瑛府少兼檢詳

朕以儉約先天下不殖貨利無珠玉玩好之奉所謂受藏之府不過四方惟正之供於以廩兵祿吏而已廼擇儒臣俾帥其屬爾方嚴之操峻潔之行立身有本末持論有據依使一路則舉刺公風永振掾二府

則予奪平權度審其陟卸少之列兼綜省闈之務方今賦入目狹調度日廣吾有司不得而裁損也爾既與聞廟論其思所以量入為出足國裕民之策與二三大臣推行之可

魏峻轉兩官守兵書致仕

聽履禁嚴之地甫下除書掛冠強盛之年忽披來奏雖壯圖之未展然雅志之莫迴具官其秀美而文果藝以達故家遺俗非謂有喬木之存左翊右扶所至多甘棠之愛比趣召以法從仍與聞於廟謨密勿一

堂彌維輔贊之功酬酢四方錢穀甲兵之間籍甚時
望長于夏官魯未旋踵之間遽欲乞身而去豈時命
之不與抑王事之獨勞其陟亨階以華末路憶屬方
進用云胡有負茲之憂亦既退休庶幾遂勿藥之喜
可

魏峻上遺表贈端明金紫

位尊喉舌甫榮投紱之歸疾在膏肓遽上拖紳之奏
爰舉朝家之卹典以昭泉室之幽光具官其久服禁
塗併參宰旅春秋方富每殫精力以忘疲夙夜在公
不悟陰陽之為寇既掛衣冠而得謝庶親藥石而有
瘳靡待中年奄終長夜念壁埋之太早憶玉立之如
生疊進文階超加祕殿噫一日不見而死豈伊大命
之有常九原吾誰與歸無復斯人之可作懷哉英爽
歆此龍靈可

孟端換授承事郎孟案換授奉議郎

朕擇麟趾公子之佳者以繼近屬爾方垂髫知嗜學
有成人之風其授京秩俾授外邸庶幾周以宗彊之
意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第六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一

外制

何式軍器少監兼權度支郎官

非歷郡不為郎先朝病其法之拘也或繇二監徑通
要津予以越故常而待奇傑爾起蜀道來漢廷凜然
寒露之潔溫然春風之和大夫國人皆稱其賢丞宗
正即版曹復頭融矣擢貳武監仍兼計省夫工技之
精出納之吝非所以煩儒者也姑養資望朕將不次
進汝矣可

姚希得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兼沂王府
教授

國朝以宗室耆老典司屬籍而丞則以庶姓士大夫
為之親賢參用古之道也爾出蜀有聞望倅閩有惠
愛昔去國今立朝有本末志益剛村益練茲予命爾
贊治公姓輔道藩印又以其官太清事太簡也俾兼
珍部以主委輸昔在先漢得人為盛通世務者三儒
而已爾其勉哉朕將觀爾體用之學可

蔡抗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

朕甚重朱氏之學誦其詩讀其書者皆尊寵之况于
其門人高第之後乎蓋早從茂亭深入閫奧晚坐鉤
黨以終者爾王父也隱居丘園不求聞達獨抱遺經
以老者爾嚴考也爾源委如是故試玉堂則陳正大
之論椽公府則有忠益之言及對便朝則空臆犯顏
無所回隱非師之傳人家之鉅子乎樞屬為真即潛
共二予不吝褒嘉之寵爾益思嗣守之難可

劉厚南著作佐郎兼沂王府教授

自嘉定以來政出一門者再世士鮮不附卿袞以求

進挾水山以為重者爾非其里人乎而三十年間二相之門曾無一跡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朕初改紀還之修門嚴重之風矜式五學清介之標輝映六館茲用進汝于太史氏夫秉直筆以詔來世班馬之任也談經誼以輔宗藩申白之選也朕之所以期汝者遠矣可

陳協秘書郎兼景獻府教授

漢以來觀北道家蓬萊山唐以入館為登瀛洲本朝五星聚奎文治尤盛凡有列于群玉府者必極一時

之選爾勵志操富藝文周旋乎掌故學官傳士議郎之間亦云久矣晉郎秘立仍傳藩邸昔劉向揚雄讐書天祿中公穆生授詩王國或文字之不朽或道義之可尊迺追昔人何遠之有可

徐霖校書郎

屬者一相獨運氣焰所鑠朝野皆瘖爾以新進士毅然上封首鑿其銛有劉向周堪之風朕不俟積日累月拔爾于朝給札之言切于上封造膝之言切于給札學積而愈厚氣養而益剛玉立道山退則掩閨肅

然無所造請是能貴重其身矣序遷校卽進用未已夫盛名難居初節易立先朝館閣如歐脩尹洙如朱松范如圭輩人皆終始持一論壯老堅一節爾其勉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可

孟奎換授奉議卽

成周公族皆如麟趾豈獨其質之美哉抑學力焉爾當佩觿之年知開卷之樂其遷華秩俾就家塾爾盍勉勵毋荒于嬉可

建康都統劉全轉親衛大夫

軍志曰賞不逾時貴其速也復郢之役今九年矣有司始以爾功級來言歲月雖久血衣猶在其遷一秩薄旌爾勞夫拔一城取一邑偏校之事也爾旣建大將旗鼓間外之業有大于復郢者朝家爵賞有大于遷秩者爾其懋哉可

趙孟傳直實章閣知嚴州

桐廬郡今右扶風也嚴光之高風范仲淹之遺愛在焉牧守之寄其選尤遴爾幼慕間平壯從申白其有聞于父兄飾榮美際矣久丞外府自詭專城茂陵奎

閣新定左符併以寵汝夫垂魚以入侍擊鮮以為養
人子之至樂也及尔往戍以治行聞朕將下璽書召
汝矣可

趙性夫直華文閣再任浙東提刑

吾尤重節使者之選非其人不輕畀得其人不數易
也爾由尚書郎出接近幾飾已而後律人故廉而恕
察情而後用法故剛而仁集事既清閭務亦理浙水
東七州數十縣皆安之民惜其去朕難其代陞華塢
閣增重繡衣夫以則玩人之常情也不倦以終之前
賢之格言也爾益奮勵以對寵光可

孫夢觀知嘉興府

漢用健吏治扶風馮翊皆以發摘擊斷為能我朝家
法則異于是深念近幾根本之地壹用儒者拊摩之
政爾端潔之操溫潤之文方盛年策上第而立朝平
進若無所挾者稍遷即監縻之不可嘉禾輔郡畀以
左符夫政之得民也淺教之入人也深王尊張敞材
則材矣視文翁之儒雅吳公之治平殆未及焉爾當
思所以副予臨遣之意可

鄭逢辰直寶章閣依舊江西提刑兼知贛州
江右之俗悍強小輒尚氣好勝以珥筆為能大或依
險負固以弄兵為常吾有司小失牧馭則易動為難
安爾學問本師友議論依名節始建庾臺于撫臺唯
廉訪郡縣震悚毋憚大吏繼陳臬事于贛衣繡捕逐
將士奮躍汜殲渠魁貪暴者解印蕩析者奠枕厥功
茂焉夫久任則政凝教易則民散况居一路按察之
長總四州節制之重就加奎閣仍擁皇華以慰遠道
借昔之人以勸奉公振職之吏可

莊同孫大理丞

李寺長_為不剽取法家心參用士人仁哉我祖宗之心
也爾恬靜之操溫醇之文頃嘗獻言有益治道頌臺
列屬澹然自守擢丞廷尉其選益高曰欵恤曰審克
云者皆汝所素諾否則一獄吏所決耳豈以煩儒臣
哉往究乃心嗣有明陟可

趙汝腴太常寺簿

士大夫一門之內珠聯璧合接武于朝自鞏肇軌轍
以來蓋不多見爾之伯氏既持文墨議論為吾近臣

矣汝又結綬登幾惟列院非所以處汝也進之頌臺
塗轍益清汝其勉旃壇倡麓和非惟侈衣冠之盛抑
以為邦家之光可

吳子良直華文閣江西運判

朕樂衆賢之和朝惜一士之去國其致去也必維之
繫之以致其意及其不可留也又必思斯勤斯以華
其行爾志尚端介文律古雅在周行輒齟齬而去使
幾內有清苦之名武監史筵屬方嚮用勇退之疏節
而復至晉班鳩閣往試外庸朕以東甌走壘南海遠
藩非所以處汝也復出江右之節焉爾其慨然一行
訪問疾苦禁約貪暴培養根本務以甦息十一郡之
凋瘵居無幾何朕將有久不見生之嘆矣可

趙希楙祕閣致仕

近世清白吏指不多屈爾司縶于閩以飲水食檠一
介不取達于予聞方出漕節遣使番禺庶持一廉盡
洗五瘴云胡抗疏諗疾辭榮朕嘉王章牛衣之清風
哀馬援鳶跼之壯志而知其不可惜也萬直中祕以
華其歸可

鄭士昌贈寶謨閣侍制

父少師乞以進書轉太保一官回授

朕優崇元老旌錄象賢補蘭陔之詩悵莫諧于養志
候松階之對庸特許于馳思具官某場屋有聲膠庠
得雋每歆由名第選不屑為思澤侯終賣竒才可推
而用世參籌至行僅見于事親自云啜菽飲水之歡
奚減曳紫紵朱之樂栖遲滋久培養益深洎蟬冕之
來歸澤班衣而娛侍予方閒燕獨容孔鯉之趨庭公
既瞻像共羨伯禽之拜後云胡美疾遽隕盛年晉參
持橐之聯加厚書棺之涇噫龜無不之也深悲孝子
之言秀而不實夫誰與太元之草諒而精爽歆我寵
褒可

楊纘太社令

朕念恭聖罔極之恩見于堊墻而顧其加尤厚爾少
有華入問幕者再丞郡者三村益老矣社令華選列
于奉常往哉靖共以對甄擢可

京湖制置申岳州平江縣軍民舉留知縣楊

寅得 旨轉奉議即候再作縣滿日與陞擢

差遣

征戍未熄科調繁興近民之吏獲乎上者多不獲乎下
敵推而去之蓋有之矣敵挽而留之則未之聞焉
爾館銅墨三年羽書傍午迺于其間興學聘士減賦
賑災有為國家培根本之意制閭推轂而薦可能也
君士君民若兵攀援而留不可能也朕將擢汝而有
司以資考為言姑遷一階以示明陟再書邑箴進用
未晚可

趙興策太府丞

朕選拔近屬之俊秀而官使之然皆試之以事而後
進之于朝所以老其材也爾謂然賢譽淡乎清脩出
丞輔藩既能同寅協恭以佐其守矣入丞外府必能
洗手奉職以佐其長也華涂方開益自勉勵可

章大任司農丞

先漢盛時太倉之粟至于紅腐賈誼猶云公私之積
可以哀痛今倉庾氏所儲斤斤如也朕既擢宰士領
扈農又為之謹簡其僚爾久于朝暢練乎資往佐而
長講求所以阜通之策則國無不足之患爾為通務
之儒矣可

鄭士昌贈寶謨閣侍制

父少師乞以進書轉太保一官回授

朕優崇元老旌錄象賢補蘭陔之詩悵莫諧于養志
候松階之對庸特許于馳息具官某場屋有聲膠庠
得雋每歎由名第選不屑為息澤侯終賣竒才可推
而用世參騫聖行僅見于事親自云啜菽飲水之歡
奚減曳紫紵朱之樂栖遲滋久培養益深洎蟬冕之
來歸俾班衣而娛侍予方閒燕獨容孔鯉之趨庭公
既瞻像共羨伯禽之拜後云胡美疾遽隕盛年晉參
持橐之聯加厚書棺之渥噫龜無不之也深悲孝子
之言秀而不實夫誰與太元之草諒而精爽歆我寵
褒可

楊纘太社令

朕念恭聖罔極之恩見于姜塙而顧其加尤厚爾少
有華入問幕者再丞郡者三材益老矣社令華選列
于奉常往哉請共以對甄擢可

京湖制置申岳州平江縣軍民舉留知縣楊
寅得 旨轉奉議郎候再作縣滿日與陞擢

差遣

征戍未熄科調繁興近民之吏獲乎上者多不獲乎
下歎推而去之蓋有之矣歎挽而留之則未之聞焉
爾館銅墨三年羽書傍午廼于其間興學聘士減賦
賑災有為國家培根本之意制閭推轂而薦可能也
君士君民若兵攀援而留不可能也朕將擢汝而有
司以資考為言姑遷一階以示明陟再書邑箴進用
未晚可

趙興策太府丞

朕選拔近屬之俊秀而官使之然皆試之以事而後
進之于朝所以老其材也爾謂然賢譽淡乎清脩出
丞輔藩既能同寅協恭以佐其守矣入丞外府必能
洗手奉職以佐其長也華涂方開益自勉勵可

章大任司農丞

先漢盛時太倉之粟至于紅腐賈誼猶云公私之積
可以哀痛今倉庾氏所儲斤斤如也朕既擢宰士領
扈農又為之謹簡其僚爾久于朝暢練乎實往佐而
長講求所以阜通之策則國無不足之患爾為通務
之儒矣可

陳垓國博李伯玉太博

有列于朝或以材進或以藝進惟師儒之官率以中高科負盛名者為之爾垓南宮獻賦第一爾伯玉大廷對策第二留滯周南久方來歸入太學誨諸生有春誦夏弦之樂無朝齋暮盥之歎其所養者益厚矣夫序遷非所以待英髦也姑養雅望以俟殊懼可

馮惟說武博

國家設學教養文武並用而右庠之士議論氣節尤勁培植而作成之師儒責也爾蕭然澤耀屹然壁立生晚而慕前脩之志操官卑而抗御史之威怒多士聞風久矣昔夫子論仁者之勇子思言南方之強蓋孫吳之所未講也其以是道訓迪諸生可

鄭士懿太學正章公權太學錄

唐用韓愈為學官可謂妙選矣而愈之自叙當時館下諸生有非議于列者然則師儒之任其難尚矣爾士懿恬于榮利潛心下帷爾公權通于倫類為書滿家往訓成均罔伴韓氏專美于有唐可

趙興燾宗學諭

比歲屬籍之秀多出于學先帝作人之勅也爾擢儒
科有屬名表率宗庠無以易爾麟趾公子皆有師法
矣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可

李遇龍軍器監簿特差京湖制參

唐世幕府皆兼內職國家倚重間帥閫帥倚重賓介
既殫婉畫宜冀周行爾起諸生游邊地從溫造石洪
禮羅之聘有陳琳阮瑀草檄之長時方乏材良足嘉
歎列屬武監仍謀閫事汝益淬勵以趨功名可

塞已之大理正

廷尉民命所繫其屬倫正亞于卿其選高爾踐履之
間有猷有守仕已之際無喜無愠練事多而燭理明
庶可以持天下之平者昔定國陰德高其門閭固美
矣然未若蘇公式敬長我王國之為大也汝往欽哉
毋廢朕命可

莊序軍器監簿

朕懲重內輕外之弊郡國二千石有治理放心下置
書召用之爾茂陵從臣之子擢世科識時務其牧巴
陵也不以荒遠鄙夷其民藹然古循吏之風奉計來

歸寘彼周行庶幾有土有民者咸知所勸可

湯中右文殿撰湖北運副

朕惟今上流非復曩日疆場多故郡邑凋殘科調繁興田里愁歎長教遣使未聞獲五善以報者于是煩吾近臣一行焉爾在朕左右清苦端介嘉言盈耳諫書滿篋立矯無幾何抗章勇退留之不可禮樂華遣論撰隆名叱馭而前風稜竦動吏貪濁者汰斥之民蕩析者安集之某賦重當弛某糧乏當儲小者立行大者驛聞重湖雖遠如在畿內矣昔 仁祖命臣脩

漕河北寧考命臣德秀漕江左皆于鞭算之暇時有囊封之獻朕方法兩朝之故事爾其慕二賢之遺風可

史嵩之守金紫光祿大夫求國公致仕

朕守位以仁退人以禮大夫致君事雖未及于希年師尹具民瞻務曲全其晚節矧預陳于悃悞俾遂掛于衣冠具官某久歷邊陲寢弁廊廟始由沽譽款招徠名勝之流及既盜權專呼吸陰邪之黨內擅朝而震主外挾虜以要君仇公論而失士心倍摧法而斂

民怨變遭陟咎礼缺戴星致清譏之交譏咎星繯之
非古我聞在昔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
下有無父之國起廬之命幸而中寢行道之言有不
忍聞靡俟終喪遽先請老自恃身謀之周密安知衆
口之沸騰或昌言敢壞延齡之麻或力執不下廬杞
之詔宇宙雖廣有粟得而食諸霜露既滯啜泣何嗟
及矣其聰還于官政以扶植于綱常噫罪臣猶知之
卿勿廢者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庶
蓋前愆亦保終吉

臘月廿二夜丞相傳旨草制次日被論遂藏藁不出

淳祐丙午孟冬朔日子為少蓬當轉對妄論國本
事越四日 上親享景靈宮予立御監班既退有
詔皇姪孟啓除貴州刺史同日擢臺諫侍從十有
三人予忝時暫權中書舍人之命姓名在 御筆
之末再辭免不允翌日得省劄俾行上三房予力
以上三房遜趙汝騰侍郎又不允自見游丞相白
之公曰 上欲併下三房委公某力開陳已為公
免三房矣又可辭乎十三日始赴後省供職制誥
案吏人以三臺諫詞頭來經夕以草授之俄九從

橐皆來促綸言至十八日皆早前所積下詞頭尚
多予日困應酬每夕輒草一制至臘月二十四日
去國在職七十餘日所草外制七十道而止外史
嵩之致仕制方騰藁付吏適以臺評去國然舊藁
諸公多見之者不忍焚棄姑存于編末

洪燾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以下係景定
庚申以後作

元祐以李常為戶部謂其儒家者流至和以王素領
開封亦以名臣之子孰膺茲選朕得其人其官某承
嚴考之嫡傳接諸老之緒論酥酪相濟墳麓迭吹發

其精華于斯文遂為宗匠用其土直于當世亦號吏
師陳臬事則七聚見思剖守符則三輔蒙福發摘如
神而耻淵魚之察勞費甚簡又收流馬之功由蘇而
抗并漕為尹朕以貨泉殫竭待地官而阜通民物浩
穰賴天府之殫壓舉此二者屬之全材妙手之斷自
然成風良庖之刀若新發及人且觀政卿毋憚煩囑
周典六官之分尤先于掌教高邑四方之極必有以
表民茲惟爾能奚俟予訓可

與嘗右文殿撰兩浙運副

分十道置使唐朝則然合兩路建臺幾漕而已自昔
常難于稱職乃今尤急于擇才爾美秀而文果藝以
達朝之典章素習氏之情偽盡知牧人有召杜之稱
居多遺愛總賦無孔桑之誇自不乏興朕遴選京畿
按察之司爾方居省闈彌綸之任惟月之聯雖峻觀
風之寄不輕屬者科調繁興戒飾素下化更而饗墨
自若歲豐而捨嘆木銷乃并論選之清班就俾將明
于隆指噫使臣周度不待歌皇華而送之先正格言
宜深念民力之竭矣毋替朕命式觀爾能可

謝堂寶章待制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

懷會稽之章甫出臨于顯閭候西請之對俄入侍于
燕朝時乃異思曼無前比具官某秀鍾台嶺傑出相
門有映雪聚螢之勤見開甚博無水流游龍之侈儒
雅自將簪笏萃于一門麾節偏于數路惟今東浙視
昔南陽以肺腑臣為股肱任作聞謠誦惟迎郭伋之
來遽下璽書俾奉吾丘之計祠鎮示均于勞佚橐班
加寵于親賢釋簿書堆案之煩遂禮過庭之樂噫鏡
湖一曲越人莫得而借留奎閣四松漢制不輕于還

表益殫忠蓋嗣有褒嘉可

謝堯集撰提舉佑神觀仍奉朝旨

朕惟前代用人不間疎戚惟其才而已故野王之繼
踵太守亮翼迭居方岳皆以事業自著見爾典型先
相國之嫡傳才學士大夫之妙選凡牧教郡皆有可
紀自移台秀用未盡材而議者猶謂戚畹當事任非
祖宗家法朕上鑒成憲下采公論其以隆名真祠易
汝郡紱國家于爾兄弟可謂厚矣可

謝堯右文殿撰提舉佑神觀

士大夫弟兄同時位望通顯者南渡以來蓋亦有教
求之左戚尤難其人吳氏惟琚翰墨風流如晉宋間
人壞珽差不及矣爾與二昆珠聯玉映有佳公子之
譽出而奉使典州所至稱治材臣能吏退立下風朕
方欲起而用之或言祖宗不責戚畹以吏事肆命爾
通班祕殿均佚殊廷有擁笏擊鮮之娛無迴車叱馭
之嘆惟忠惟孝可保令名可

張淵微起居即魚右庶子

昔我仁祖允號多士之朝時則臣襄實執左史之筆

茲序并于魁彥庶企及于前修爾識造幾深辭兼體
要董生奉對異乎計功利之言陸贄奏篇粹然本仁
義之諫屬逢改紀亟命予環嘉季子之來歸擢遂良
而記注何止重螭坳之選又俾倍鶴棊之游入則啟
沃君心出則輔導儲德雖卽與舍人惟阿之間然班
亞法從位置甚高噫天子無戲言朕益謹公庭之顰
笑春秋書大事爾宜公筆削之權衡可

徐經孫起居卽兼給事兼諭德

仕至卿列已班麟寺之高華古重史官無過螭坳之

清切出于親擢異乎序遷爾而能通仁而有勇頃自
豸冠而出畫久分虎節而入闕臣甫丹心去猶恋闕
遂良白髮脫乃還朝朕每于寶箴而觀人不以虛名
而取士使之司宗金掌批勅銀臺偉衣冠而從游旣
選耆英之列結綵綯而夾立政須名勝之流疊三命
之寵褒極一時之欽羨噫孔氏筆如棠之事卿素講
明史佚書剪桐之言朕當戒謹有光汗簡無愧訓辭
可

承議卽告院翁宦轉一官

吾甚患大夫清淡多實用少爾頃以才選使之行邊
西夔峽北襄樊往返萬里能圖其險要條其便利來
上何愛一秩不以旌勞可

新知常州吳叔告改知嚴州

我朝尤重進士前三人蘇洵有言不及十年未有不
為兩制者朕乙未策士于廷爾衰然為舉首入館有
士譽典州得民和再以即召有毀鬲者留滯周南且
二十載安于義命所養益厚朕聞而嘉之桐江為今
輔郡視漢扶風朝報政夕選表蓋將引卿以自近矣

可

張勝授拱衛大夫
州團練使武衛大將軍
知漢陽軍

去秋征徼越天塹南吠吾大臣以身殉國家之急親
履行陣冒矢石大小百戰然後武昌之圍解可謂有
大勲勞矣及幕府上功乃推而不有曰將士之力具
官某奮于行間稟受方畧且戰且守迄全金湯戎圍
郡紱朕猶以為薄也橫行穹秩併為爾寵其對揚于
恩渥益奮勵于功名可

洪勳集撰知建寧府

朕尤重藩宣申嚴更迭士風躁競所以獎恬退之人
吏習饕殘所以調廉平之守挽留莫遂臨遣甚榮具
官某早推當家之鳳毛晚執斯文之牛耳凡言議風
旨皆雋偉光明行世詞章寓在坎門之播告回天力
量見諸西省之封還方登要路之津忽勇急流之退
惟建安之臣屏贊孝廟之初潛其生齒若富庶而實
貧其習俗若悍強而服義必選擇晉陽之令稍寬爾
絲心拊循渤海之民盡解刀鋸靡待卜頌春之日已

先騰來暮之謠噫勞侍從厭承明朕重違嚴助之志
在江湖存魏闕爾寧無子牟之心少待潁川之褒即
奉甘泉之計可

趙寔夫特授文林郎

世之為富者率幸歲敵閉糶以自豐殖視鄉隣損瘠終
不肯拔一毛不仁甚矣爾未第時乃能傾困賑荒費
家貲至萬餘緡却上其事于使者使者以上于朝爾
雖已策名而仕前賞其可格而不下哉姑進一級以
勸強于為善可

任鄙追叙朝奉即致仕

湖廣經總制之額惟穎于番禺南倖者尤重至虛席
繫歲無敢就者爾坐殿黜以死非其罪也其孤訟寃
惻然憫之追復一階澤尚及予爾可以無憾矣可

謝奕燾持作監

朕選牧守之行能高者為尚書即又選尚書即之資
望深者為寺監之長昔人詳試之義也爾生相閱而
無貴介之習聯戚畹而有謙忠之行出典名城以治
辨聞入主劇曹以心計稱朕惟職事簡而班序峻者

莫大匠若也肆以命汝益進德益養望等而上之嗣
有明陟可

胡式之工部員外郎

頃用事者專引浮薄新進布滿在列語所謂先進書
所謂耆德小山棲則卷處躁競之風成恬退之俗壞
朕甚厭之爾當世宿儒前由著廷出守留滯周南久
之召還未天色炎氣和擢真郎省于是馮唐白首矣
非曰為爾光寵亦使天下知朝有老成之士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二

外制

魏洪大宗丞

我朝以帝室近屬司宗以庶姓為屬親賢並用古之道也爾曾王父為阜陵賢相爾考為朕法從而冲澹有媿譽謙抑無躁心朕使介弟典宗祐之事命汝佐之步武寢高矣由三承而應列宿者項背相望其少需之可

趙興忠戶部員外郎

右曹轄在京局務稍廣卽有薦舉之柄足以奔走其僚非才而賢不在茲選爾明而不流于刻嚴而能濟以寬異時宰雪川牧星渚皆有遺愛非如世吏以擊斲發摘為能而已前命汝以季丞刑卽蓋重民命茲列汝于地官之屬又將寬民力焉爾其懋哉可

吳堅著作卽兼禮部卽官兼太子舍人

朕患士大夫于進務入風俗濶例稍進擢恬靖自守剛介難合者以挽回之爾立身有本末在朝無附麗其疇昔傳授于師友講明于翁壻者精且詳矣頃列

宰士寧勇于一去終不肯少貶以濡朽臣之殊朕聞而嘉之著廷專日曆筆削儀曹典尚書牋奏至于儲宮初建從吾見游者尤極天下之選疊是三組以命汝庶以勸安養命薄榮利之人

戴良齊太常簿

國家于稽古禮文之事無愧前代凡有列于頌臺者皆名流也爾老于文學有窮經析理之樂恬于榮利有難進易退之操奉常華選無以易汝庶幾昔人召魯生制禮之意可

項公澤將作監丞

朕惜百金之費大匠脩官而已未始有營繕也爾行能素高華實相副漢人所謂儒而通世務者丞于雖監始養資望然考工記列于六典班氏述漢樞機品式雖工技亦不廢爾職雖簡往其欵哉毋若晉人以清談廢務可

林拾宗正簿

近世學士大夫同流以媒進枉己以希福漏口皆是至于獨立以決去直道以觸禍則吾未見其人焉爾

前在學館言論風旨離舍去就之際皆可暴之當世朕既拔去凶邪曩之流落遷徙者以次進擢汝久而後至色無愠喜瑤編大典得以筆削事簡職清其益充養汝之浩然者以俟予用可

提轄文思院趙希沅轉一官

朕定計建儲溥率同慶瑞著練日鍊玉為冊其事重矣在漢黃龍五鳳間工技咸精非吏稱其職而然欵爾于冊寶咄嗟而辨其進一秩以旌爾勞可

曹元發國子博士

國家以教路取人惟館與學非名流雅士不得而問
津焉爾之一門其特起者為世儒宗其繼出者亦多
士之望爾尤老于文學恬于進取使教胥子涂轍清
矣自漢置博士員至唐猶未甚重雖韓愈亦有冗不
見治之歎我朝則不然由學者擢緊官者相望爾其
勉旃可

即及翁宦為講司易視船司歲解捌倍各轉
一官

宿師于邊數十年矣國朝以支昔元嘉末拓拔犯塞

上自王公下至僧道莫不借貸以佐軍費朕寧貧國
而不忍加賦于民稍收遺利之在官吏商賈者亦不
可已之勢也爾及爾宦長于心計小加檢拮較之互
市歲入數倍各進一秩以勸服勞于王事者可

儲擇太學博士

朕高尚教育既擢鉅人長德為長貳凡有列于成均
者亦皆極一時之選爾由舍法甲科進視美官奏內
物耳然為人師難群天下士而立之師尤難子謂門
人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夫不厭則味之益深不倦則

叩之不竭言足乎已而後淑諸人也此爾素所諳明者坐進此道嗣有明陟可

葉彥昞叙復朝奉大夫

暮叙法也赦叙恩也汝乾道名相諸孫嘗立朝典即前遭薄責暮有半矣法宜叙又經裡霈恩宜叙還汝舊繩其益磨礪淬濯以俟器使可

李丑父太府寺丞

前日柄臣惜于士之賢否專以與我善者為善人于是有闕况而尊顯凡庸而奮興者爾以舊掌故學官

召未一再遷又落。不合而去然端靖之操粹雅之文當世固有公論仇怨不能易也朝廷設清望官以待名士姑以外府丞起家耳其陽休山立以俟之可

陳堯道太府丞

朕臨御久閱士多每于進退去就之際觀人焉爾以高科譽士有列于朝當一相獨運炙手可熱獨褰裳而去之論久而定凡前日留滯周南考槃澗阿者皆彈冠而起爾亦丞外府矣益勵志操繕有褒擢可

馬光國武學諭

朕並用文武聚其英材而樂育之蓋師氏之選尤遴
爾蚤游六館通經矣當客二閭知兵矣往佐而長訓
迪右庠安知諸生間無郭汾陽者出焉可

洪勳依前集撰福建運副

一麾出鎮方期膏澤之下民七聚建臺妙選福星而
問俗剖封不改事任益雄具官某高簡而瑞凝清通
而亮直議論俱依名節可聳動于一時文章散落毫
芒已昭回于萬物入從出藩之甚寵過家上冢而未
行迺輟郡符往將使指全閩所部繫命于鹽饗者置

別厝而私其贏刻者增操買而窮其力亭竈貧而民
有怨氣琴堂空而邑無長官膠弦通變其誰敢弄印
無易于卿者在慶曆際選掄首及于蔡襄及乾道間
臨遣有如于芮燁皆清勁有風力之老非辨薄析秋
毫之人勉企前脩益光賢業可

陳合著作佐郎

士在朝猶玉韞山珠潛淵草木為之輝潤其去也則
黯然無光爾為諸生已有盛名既擢上第學益老文
益工德益進太史氏南宮舍人非爾其誰宜為顧使

之卷懷而去士林惜之朕亦有父不見生之嘆昔季子來歸經為魯喜而生莫致史為漢惜擢爾于承明著作之廷庶幾古人燕髦士進英俊之意可

考功郎兼權右司雷宜中為前知建昌軍新築鳳山城特授朝散郎

盱城後枕高阜有警寇必下瞰爾當任制南次之際先事豫防別築鳳山城蔽遮其傍繫趾以石甃外以甃方五百丈高餘二丈濶一丈五尺糜楮二十萬有畸米一千五百斛自以苦節之力為之不科降不煩

擾難也為將士論功不言勞尤難也噫今之牧守盖有恃陋而不戒亦有委之而去進爾一秩以為守城郭封疆者之法可

何夢然右諫議大夫

惟辟作福威既首懲于四罪有臣同心德其遂長于七人乃出新綸以褒直節具官某有孟氏敬王之學有河汾尊主之心當去相之登庸援私人而布蒲衆競由于捷徑獨屹立于頽波察其忠忱付以風憲入告猷于后出不漏上前之言見無礼于君凜乎奮仁者

之勇但見拔四凶邪之易孰云去朋黨之難厥介朝
有紀綱邊無氛侵鳴陽之鳳雖集伺夜之狐竇繁啟
新局之堅凝冠上坡之峻緊噫虛懷樂聽朕不待辛
昆之引裾闕政必規爾益慕仲山之補袞方將鉅用
尚克欽承可

孫附鳳殿中侍御史

入閣而伏青蒲增重七人之列對仗而奉白簡進提
三院之綱眷注益深丰稜架峻具官某聞魯子之大
勇養孟軻之至剛給札之所條陳然蔡之所記覽正

觀學士孰不豔榮慶曆諫官朕所拔擢老姦宿賊之
窟穴一掃君子小人之界限甚嚴雖駟冥鸞鷲雜還
而來然訓狐詰鼠窺伺者衆心鉅去凶邪之黨心追
還名勝之流乃起拜于臺端以力扶于國是噫教黯
而淮南憚昔官止于拾遺有勉而唐朝尊今任雄手
執法尚殫辰告益凜霜威可

王燾權禮部尚書

漢興一代之儀儒生畢至晉命六卿之長民譽為先
疇咨法從之賢特峻秩宗之拜且官某制行朱然絃

之直律身玉界尺之嚴當群賢翕集之時儀于禁路
及諸老凋零之後存者靈光歲晚來歸風節尤勁踰
年典選壹意首公抑揚心若于持衡發摘膽寒于刻
木惟文章台斗莫如大宗伯之尊以長儲僚下行
小冢宰之事自匪達才而成德曷兼教器于一身噫
夙夜寅清卿素早于綿絕日月獻納朕方聽于履聲
益勵猷為對揚休寵可

趙崇燉權戶侍兼檢正

侍從論思獻納乃雅望所宜居財貨本末源流豈俗
儒能任爰登時彥以貳地官具官某琨玉秋霜之嚴
冰壺寒露之潔古有高陽才子可以差肩或問近世
名卿蓋其稱首出則郡國視為師表入則省闈賴其
彌綸勤勞百為壯老一節朕惟元祐遘版遭之選界
諸學之臣裕陵置檢正之官列之都曹之上孰于此
多多而益辨其材綽綽而有餘除書既盼衆志成
愜噫大農之用不足爾其畫筭以筭鞭中書之務未
清爾則提綱而振頓勉殫忠力對越寵光可

楊公幾為宣司結局循兩資

吾大臣董師荆蜀士之從者如雲然有王命非板授者十九人而已爾一選人而預于十九人之數以才選也策勛欲至宜有旌異可

沿江制置大使馬光祖為安慶府移治築城任責助費特轉光祿大夫

經始不日而成閩帥幹方之畧有功見知則說公朝勵世之規眷言藩屏之賢能設金湯之險肆矜寵數式獎勵庸具官某挺文武之全才膺安危之重寄當鉄騎倏游兔而至佩玉麟_分方面之憂樽俎折衝屹若

蔽遮于近甸樓船下瀨隱然犄角于上流迨邊陲之肅清贊廟謨之恢拓自舒移治有郡虛名至煩行府之親臨決就宜城而改築難與慮始昔嗟作合之莫成知無不為今有制垣之任責二紀之荆榛蔽野一朝之雉堞連雲滌瀟皖之氛埃生蘄黃之氣勢俾圖來上宵旰頓寬其疊進于穹階以頭旌于殊積噫長江號天整御其護腹背之風寒聖人有金城朕方賴股肱之忠力益閱規畫以副眷懷可

謝堂敷文閣添差浙西安撫司叅議

自晉以來江左華宗惟謝氏尤盛今爾一門亦然丞
相猶之靖也亞保則封胡羯末也爾弟兄競爽與靈
運惠連相頡頏矧象倅名州即潛省戶資望高矣議
舍事簡奎閣班清而尤便于循陔侍膝爾其欽承益
肩忠孝可

吳潔知泉州

溫陵為閩巨屏舊稱富州近歲稍趨凋弊或謂非魚舶
不可為朕猶記臣德秀出牧者再未嘗魚舶而即何
嘗不可為哉屬弄印久之未得其人子曰如有所譽

其有所試爾脩于家為美子立于朝為吉士施于郡
國為良吏有其譽美嘗倅是州以治辨聞又見諸已
試矣迺輟戎監往布寬條今言郡難者有四民夷雜
居也貴豪盤錯也財粟殫竭也珠犀點澆也朕謂民
夷雜居惟仁可以得衆貴豪盤錯惟公可以服人財
粟殫竭惟儉可以足用珠犀點澆惟清可以範俗此
皆爾所習知而素講者勉之哉最聲達于朕聽將下
璽書召爾矣可

方逢辰知嘉興府

嘉禾郡比古扶風今樂土也仕者爭欲得之不選于
貴介而選于儒生不屬之九品而屬之魁彥可以見
朕志矣爾昔奉對剴切鯁亮有九成十朋之風朕念
久不見生方將前席而問條來忽去悵然惜之起家
二千石雖小遲次然凝香之地去天尺五其視自漢
廷而江都自江都而膠西者異矣予渴高論爾無遐
心可

程象祖太府丞

本朝名家惟韓呂氏多佳子弟豈非孟子所謂有賢

父兄而然歟爾吾大臣子方其在家庭也醇謹未嘗
口外事及其有列于朝也請共不妄發一語盎然和
粹退然謙挹可以大受遠到者擢丞外府方進而未
已勉之哉可

由侍省押班主管莊文太子府黃頴為思止
上遺表除遙郡丞宣使

朝家晉後之除靡容躐進藩邸服勞之久亦許序遷
具官某勤恪在公溫恭好禮覽宗英之遺奏怡然而
悲念宮者之舊人存者甚少畀以貂璫之異數亞于

旄節之一階祇服寵私益綏祉福可

王鎔福建提刑

近歲詔使者以孟履黜黜不按發為寬大民恣滿腹
吏饕磨牙在在皆然朕臨朝太息既下元日之詔丁
寧告戒又擢廷臣之有風力者出持外憲爾方以至
公佐銓衡高材秉史筆朕憂七聚仰勉一行所至訪
民利病而罷行之察吏臧否而勸懲之其尤貪刻無
狀者以元日之詔從事使囹圄無冤滯田里銷愁嘆
則無愧于皇華之遣矣可

魏克愚浙東提刑

自漢人有南陽洛陽不可問之語後遂以為口實浙
水東去天尺五朕之初潛也既為之選廉平守帥又
擢廷臣知德意志慮者出將使指所以惠越人者至
矣爾以名臣子為尚書即有清通之譽其為朕往建
臬臺昔臣光相元祐以十科取士惟監司必舉聰明
公正者夫聰明則愁嘆之民吐氣公正則饕殘之吏
革面以敬讞獄則可長我王國以理決訟雖帝鄉近
親豈有不可問者乎欽哉毋忽朕命可

陳淳伯史館檢閱

述作其難事乎昔者孔氏言夏殷之禮嘆其文獻之不足杜預序左氏傳稱其廣紀而脩言然則與其文獻之不足不若廣且脩者之猶有考也朕方集諸儒于渠觀相與勒成一代鉅典爾以才學選與聞筆削之事瀛洲十八學士之一也益勤脩纂緝有褒擢可

陳蒙太社令

二令列于奉常清選也爾名父子文獻典刑于是乎在異于由貴介而進者矣益養資望以俟簡拔可

陳鑄太府少兼右司

昔人以仕至九卿為榮非敦歷深而資望高者不在茲選爾以才名取世科以清脩傳家法外為監牧有遺愛內為尚書郎公府掾有徽譽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雋者也其以外府卿少兼綜省闈之事吾大臣敢疑廢績爾宜惜于分陰吾大臣敢集衆思爾無嫌于十反祇若予訓適觀厥成可

陸鵬升國錄

朕聞一士之佳必致之于朝爾在江鄉有雋聲佐臺

幕有賢譽身端而行治學廣而聞多可以立諸生而
詢之矣華途在前靖共以俟可

雷宜中右司

朕所與共圖回天下者一相也二三執政也相執政
所與共謀議者宰士也其任至要而其選甚艱爾聳
價定于解褐之先氣節見于舉幡之際立朝有本末
畫幕有籌策專城有治理效舍香即舍而四選清疊
組都曹而度務理茲命爾為真右闔以將明其是否
而陪輔其遺忘夫謝安王導之事業吾大臣以身任
之矣至于州平幼宰之忠益將無望于公等乎可

趙必普檢詳

方今甲兵之間日至廟堂二三大臣汲汲圖脩攘之
政于大尉椽之選尤遴爾以場屋譽士淮海俊人閱
事多宣力以其即戎部也軍中以武功拜勇爵者多
不可笑爾精明足以簡稽其贊樞廷也邊頭以警奏
煩科瑣者立而俟報爾強敏足以應接可謂通世務
達國體之儒矣朕惟光克南渡鼎浚當國如臣子羽
臣庶皆以西府佐屬立功名爾既為真益自奮勵可

直筆尚字朱妙妙知尚書內省事安康郡夫
人賜名從潔

朕嘉彤管之懿久宣力于尚方錫脂田之封俾提綱
于廣內非由倖進蓋以次弁其位某號邦媛之賢冠
女史之列七誠咸脩若曹大家所書八法尤工得衛
夫人之訣賜之湯沐被以笄珈予非私嬪御之恩壹
遵典故爾既綜振庭之事益罄忠勤可

知襄陽府京西安撫副使程大元為連年守
邊遣援特授中衛大夫

敵三所愾既成夾擊之功振旅而還何愛橫行之扶
爰盼書贊以獎戰多具官某懷許國之忠號冠軍之
勇方重圍未解有裝創歛血之危仍倍道疾馳得被
髮纓冠之象迨此邊平之後村之牧御之權新渥雖
醜前勞未錄噫朕妙選扞城之彥允賴折衝爾雖無
擊柱之言豈容吝賞勲階益峻閭越有光可

知襄陽府程大元轉三官于遙郡上轉行陞
和州防禦使

付邊間之中權方資牧御亞廉車之一等昭示寵褒

具官某姿本沉雄志多慷慨虜涉吾地煩哀轟之親
行爾當是時建鼓旗而傍謀合即帥多助之力成上
流萬全之功襄樊之境晏然無虞荆楚之士從者甚
衆久宣勞于絕塞茲進爵于公朝班序寢穹事權加
重旬奴不侵上郡良由素著于威名丞相教言將軍
其勉未為之勛業可

編修官馬廷鸞乞以沂卽講堂徹章轉奉議
卽回贈本生父灼丞事卽

傳曰非此其身在其子孫爾孝友修于家庭行誼著

于州里雖老死布衣然廷鸞為國脩士拜疏自言乞
以卽講一階回馳朕于廷臣宋親之請皆可具奏况
廷鸞二父本同胞乎其以京秩告爾墓可

奉議卽添差通判袁州卽忱為宣司結局持

轉一官

從丞相援蜀荆者皆有勞于國爾以學省名流與焉
聯鑣而來題輿而去固已高矣然幕府上功則有不
可得而掎者其中前詔俾進一階可

陳淳祖孝且父祕書卽

館閣極天下清選自前世有道家蓬萊山瀛州之擬
然識字者乃貽漢儒之嘲未帝立之對者未免為正
觀學士之累豈非儲材之地以節守不以詞藝以器
識不以辨博歆爾淳祖爾丑父皆老于文學恬于仕
進皆嘗出為郡守相昔避戈而繼去今覽輝而俱下
置之風日不到之慶朕一日而得兩行祕書不亦石
渠東觀之佳話歟朝方急材爾益養望可

范純父軍器監簿

由邑最擢院轄由院轄擢緊官乾淳家法則然爾寧
劉邑丞大郡無留滯之數有庶直之聲亦既寘之周
行矣顧覺推非清流所宜居使之簿正戎監益養資
望將以為緊官之儲也其佩玉徐行以俟新渥可

范純父監察御史兼殿諫

指佞觸邪孰可進居于六察澄源端木莫如先正于
一臺疇咨鶴序之英起拜考冠之峻爾中而不倚直
或惟清抱夷武精舍之道編漸者遠矣彈單父琴臺
之古調去猶思之拔自郡丞列于髦士朕惟乾淳盛
際風憲緊官固妙選于衮裘鮮不由于邑最今慶龍

之武雖接牛李之明實繁也。寢淮南之謀使寒心而喪膽譬之去淮北之賊盡壞植而散群其螫爾之昌言以副予之親擢噫忠臣有五義聳觀諫草之條陳王人求多聞更賴細旃之啟次可

陸合著作即兼侍左郎官

館職儒臣之高選。著即又館職之高選史筆屬焉非若校讎是正矻于螢雪而已爾奏賦明光第一盛名海內寡二國人曰賢而不為彼相所知居中不容于中補外復不容于外其不苟合如此朕既取妬

賢嫉能者授昇有北則前日難進易退者其可尚留滯周南哉莫清于承明之廷莫要于銓衡之任命爾疊組使學士大夫曰是良史也選人曰是佳吏部郎也豈不為本朝之重乎可

御前都統制蘇劉義特轉十官得旨將六官

作三官于右武大夫上轉行親衛大夫三官

作一官轉行遂郡防禦使餘一官給據特授

親衛大夫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池州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賞心賦功宜首及軒昂赴敵之士時方多事焉可無
奔走禦侮之臣迺進崇階以褒殊績具官某古山西
之氏族今江表之英雄傳一編書與孫吳之意合學
萬人敵笑荆鼎之術踈下襄樊之精甲如建瓴援漢
鄂之危城于累卵雖稟大臣之妙筭亦資群帥之協
心位亞廉車秩超橫列執干戈以衛爾既宣勞聽擘
鼓而思朕方注意益恢宏畧庶答降知可

阮思聰援蜀之功賞未酬勞鄂渚水陸戰禦
獲捷非一特轉十官授州防禦使左衛大

將軍知黃州

予奔走禦侮賴其張擢于國威賞輕重賦功將以激
昂于士氣迺超武爵以獎戰多具官某沈鷲善謀梟
雄健開筴石賈余餘勇旃表膽落而失驚執爨為王
前驅白刃身輕而可蹈惟鋒而巴峽枕奠返旆而漢
江鏡清佩專城之左符亞廉車之一等威稜遠播有
漢家飛將之名位望履崇加御子冠軍之號其祗新
渥益勉壯圖可

印應飛權戶侍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

地官于六典之中實司民版王人在諸侯之上盡總
賦輿自匪通儒孰當隆委具官其長材足以應萬變
圖機足以語九流蓋嘗覽鳳德而來不果我豸冠而
去間閨湖嶠綿歷節麾屬者漢水鋒交武昌圍合彼
畔離宮次偷生包妾郡之羞此激勵軍民效死待援
師之至始堅壁而不動終與城而俱全賞未酬勞時
方時故以言乎民力則弓已張而莫弛以言軍費則
窳無減而有增擢之簪華持橐之聯課以畫筭筭鞭
之效爾之責也國其安乎噫太倉之粟相因方有資
于主計北府之酒可飲矧魚縮于守符益殫忠勤以
究勲業可

印應飛權戶部侍郎致仕

舍爵策勳甫班持橐負茲有疾遽請重車曾未究于
惟圖悵莫迴于雅志具官其襟期磊落機監清明羽
扇一揮首却游兔之暴虜雲梯百計卒全紫卯之危
城蓋儒生之知兵雜武夫而奪氣既清邊陲趣上禁
涂昔且守且攻有血衣之尚在今將安將樂故美疾
之未廖念素非避事之人遂勉徇辭榮之意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三

外制

湯漢依前華文閣知寧國府

以捷徑窘步為常以急流勇退為恠以計功謀利為巧以正義明道為拙士大夫之通患也爾為多士所宗在名流之目立朝有節守牧民有惠愛利却有風力然拜表即儲案則力辭使之漕全閩則又辭肯紀瞻趨召而遂巡孔勸於利與祿若退怯朕高其風而賢之奎閣价藩姑遂雅懷嗟夫久不見生乃朕之初

意予豈舍王亦爾之素心也豈必真為宛陵之行哉
可

湯中特授煥章閣待制致仕

不見生之久每勤側席之思致為臣而歸忽覽垂車
之奏念沉疴之幾殆諒高興之莫回其官某嘿而知
言澹然寡欲之有百篇敬與之諫退無隻字子公之
書三楫一辭衆客方酣而先去十年五召六丁力盡
而莫前訪童子之釣遊上先人之丘墓歷考平生之
高致庶幾近世之全人屬者膠瑟載調蒲輪四出始
云貢禹尚可彈冠寧謂遂良遽求還笏其可神武門
之請俾尋蒼英杜之盟噫東首抱紳未替孤忠之憂
國西清候對宜超二等以旌賢祇服絲綸益親湯液
可

杜濬大理丞

朕貴平進而賤踪求先賢踐而後虛譽其取人也率
以是為權度爾宰相之子脩潔冲澹由筮仕以至登
幾猶是選人初階曰父命也昔有臣栻今爾亦然朕
法孝皇待栻故事前命汝通閨籍茲擢爾丞廷尉廢

幾乎進寔踐之士聞而興起爾其努力以前脩自勉可

趙希棟大理丞

異時寺評不歷民事而連化者相望近必試之民社所以老其材也爾出宰溪邑有治辨聲廷尉之屬丞尤高選爾材固優為之然昔之為司士者曰淑問曰審克不以深文巧鍛為能也爾其欽哉以副朕謹刑之意可

家坤翁趙若璫農丞

太倉非有紅腐之粟而連營待哺者衆百谷之納不足以供尾閭之泄吾為是廩也夫積貯天下之大命豈細事哉爾坤翁博雅有家學爾若璫強敏有吏能伴農丞危往佐而長商食貨之源流求蠹弊之窟穴而變通之若曰吾所職者出納之吝則非予措材之意可

李堽籍田令

國家雖以門閥取人然非象賢而濟美者不輕用爾淳熙參與之孫喬木故家也擢寘周行不專為恩詩

不云乎毋忝爾祖在爾勉之而已可

謝奕信軍器丞

自漢魏以後率以門閥用人或者至有世胄躡高位之嘆然舜之所舉非高陽之才子乎夔之所教非當世之胄子乎其來久矣爾槐庭之聞椒塗之群從朝蹟民庸固已詳試又嘗簿正二監益練習于事矣方今國家閒暇除戎器戒不虞惟此時為然丞位亞于長貳徃其欽哉以觀爾材可

趙與屬軍器簿

國朝麟宗近屬皆生長富貴不出宮邸自熙豐始有歷中外任使者至炎紹而後則名公卿輩出與庶姓相頡頏而反過之矣爾安僖諸孫寘之周行一以擢才一以族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同姓惟忠惟孝爾其勉旃可

陳協刑部郎官兼史館校勘

吾甚重郎選以待牧守之行能高士大夫之資考深者爾頃以脩名雅操內歷博士議郎太史氏尚書郎之任外膺二千石之寄寔通顯矣屬者誤相愴人其

好惡取舍與天下相反汚其塵而濡其沫者滔：皆
是爾于此時獨卷而懷之可謂賢已朕既汎掃朝廷
爾復羽儀省戶然為秋卿之屬謂之劇曹可矣朱清
也秉史官之筆謂之清選可矣未要也爾益奮勵以
俟朕之位置可

汪立信左曹郎官

朕覽皇華之詩見古者使臣皆驅馳咨諏有獲五善
以告者今部使者則不然端坐未嘗濡轡也深居未
嘗褰帷也自臨遣以至代去曾一善之未聞而况五

乎爾端慙平實出使江表閉齋閣之時少而行
之日多所部某賦重某吏饗不聞則已聞必驛奏合
于馳驅咨諏之義矣即送所以待監收之者聲績者
而地官之屬又劇曹也爾其束裝趨造于朝雖汪卿
惜福星之移然省戶增列宿之重可

胡太初軍器監

昔周漢二宣皆號中興之主然詩人徒美其車械之
脩備史臣亦稱其工技之成精矧在今日除戎器戒
不虞豈非所謂急政要務乎爾負早才望徧歷中外

臨郡國則昔之召杜在臺閣則今之常揚久矣為郎
冠于列宿晉長戎監惠東史筆所以養爾之望而為
吾近臣之儲也爾其帥屬勤績使朝廷之上有文事
武備若詩人史臣之所以稱美周漢二朝者則予汝
嘉可

洪憲磨勅轉朝散大夫

漢第從臣莫高于兩禁周計群吏必待于三年爰錫
贊書俾陞華秩具官某辨智而閔達敏惠而恭寬諷
議朝廷蓋嚴安徐樂之比彈壓涼輦有張敞王尊之
風然考課自昔之通行雖貴近亦由于序進在朝夕
論思之列爾益堅事國之忠以日月積業為功朕深
愧待賢之意倚須奏最將又陟明可

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包秀等授脩武郎

補服勤禁衛積閱歲時乃序情而閔勞俾參選而入
仕可

季鏞直秘閣知紹興府

在漢高光之世以豈沛為湯沐邑以南陽為帝鄉其
來尚矣會稽郡亦朕之豈沛南陽也屬者融風為沴

民露居者十室而九枚卜廷臣孰堪為朕一行者爾
悃悃無華恬靖有守所至倦于教化之意而疊于
於事功之實不以鈞距為明擊斷為嚴而計其功效
有材臣能吏所不及者擢由支郡就殿价藩爾其登
進父老循行阡陌蕩析省安輯之困乏者振德之愁
愁嘆者拊柔之使浙水東七郡之人皆曰朕為初潛
之地得賢師帥如此公卿有闕舍爾其誰可

楊瑱農少惠左司

農正宰士皆古官也至漢為大司農為長史為司直

以名儒蕭望之鄭康成輩為之惟爾嚴考乃朕舊學
有懷其人凜然如生爾象賢趾美科目自奮居中補
外望實梁重儒而不迂吏而不俗朕尤遠列卿都曹
之選爾庶幾望之康成之賢使中書之務清太倉之
粟腐則爾為稱職朕為知人矣可

饒應龍諸王宮教

漢命賈生傳長沙梁董生相江都膠西若重宗藩而
賢疎儒者我朝家法則異於是宮邸皆聚輦下擇名
士而輔導焉爾脩潔玉立身端而行治朕為介弟擇

友往哉汝諧異於漢之所以待賈董者可

劉良貴太府丞

自體用之學不明士大夫高虛者不省馬曹瑣屑者或執牙籌雅俗判為二致朕甚患之爾詣理而不流清談邁往而俯同群碎固嘗進于朝而與聞省闈之事矣外府丞未究于用朕方以事功試汝可

劉良貴宗正丞兼金部郎官

三丞惟瑤牒取清二十四司惟珍部尤劇朕環顧在廷得其人焉爾博洽可以專筆削精明可以燭姦欺

優游共二既清且要必極鋪張揚厲以成一代之鉅典必究本末源流以足大農之經費則爾為有勞于國丞即而上進退未已也可

王得一太常博士

劉欽欽列左氏于學官衆議不同欽移書惟太常博士之責豈非其時通稱博士而未有師儒禮官之辨乎厥後隸泮宮者職教列頌臺者典禮議謚其選高於師儒矣如獨孤及柳伉或以文字行或以名節顯朕察爾之賢寘之寅清之地爾其懋哉偕俾及伉專

美于有唐可

翁僱太府簿

拙于前而伸於後非其身而在其孫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天也惟爾王父以孤遠外官而抗御史威怒左官而死士論寃之嘉定更化詔雪前誣澤邇于爾所歷之官勇于趨事苟利于國知無不為乃今簿正外府駁華迹矣爾其勤舉職強為善詩不云乎無忝爾祖可

陸達武博

本朝故家陸氏為盛自左丞以博學厚德吐金聲于中朝至太史以高文大冊復玉振於江表不但教行于家其技分而派別者多賢且才也爾美秀而文玉立駕行華宗典刑于是乎在序升博士豈真使誨諸生哉館殿爾家舊邇亦石流券內物也其賦玉徐行以待可

工部侍郎楊棟磨勳轉中大夫

自昔考課之法較銖不差雖吾論思之臣盈科而進茲陞華秩爰錫贊書共官某揭日貴名昂宵直節第

從臣頌雄辭絕出于嚴徐從吾兒游者德何暫于園
綺乃若一階之陟亦拘三載之常超格越資仰何心
於進律積日繁月朕良愧于待賢可

方登太學錄

自成周有升俊之法至孟氏有育英才之論惟茲廷
臣孰堪是選爾科目之高人勝摧誨諸生士論
翕然曰國子監不寂寞矣先儒有言師道立則善人
多汝其勉旃可

大理卿包恢秘撰樞密院都承旨兼侍講

道德安強之威俾贊等於宥密老成典刑之重宜開
卷于緝熙仍升論撰之華昭示眷知之寵具官其傳
先儒之絕學號近世之名卿凡平生著見于事功皆
疇昔講明于師友朕惟甲兵之間尚至于廟堂仁義
之言欲聞于旃廈蓋詢猷黃髮晚矣使涉筆丹書可
乎其導旨於樞庭且橫經于帝幄近制序朝班壓柱
史遂列論思先賢謂君德在講筵尤資啓沃諒惟耆
雋奚俟訓詞可

秘書丞安劉太常簿戴良齊為思正上遺表

各轉一官

朕簡求名儒輔導近屬爾劉爾良齊與焉每于講說有所規益比覽宗老抱紳之奏深念舊府執經之僚遺言甚卑悲故典具在其遷華秩以獎前勞可

鄧炯司農卿

古之人曰召彼故老曰詢猷黃髮其未至也則卑辭焉其已至也則乞言焉爾重厚老成多歷事任今之耆壽俊也不能諧世卷懷退處乃今幡然為朕一出典刑蘊籍照映班列危農非所以煩爾也朕將引以自近矣可

陳堯道秘書郎

百執事世之士大夫皆可為惟入館比之登瀛苟非其人視之有蓬萊弱水之隔爾以科第材學進而所以自貴重其身者如圭璧昔避翟弋而去今隨弓旌而來可謂進退不失其正矣石渠求觀以待天下名流益培資望向用未已可

御帶知安慶府劉雄飛浚築了畢授濠州團

練使

設險以守者聖經之格言恃陋不戒者往事之明鑒
乃頒醲賞以獎賢勞具官某往來三邊大小百戰項
從矣嶠移守古舒稟行府之規撫新宜城之板榦昔
若築道傍之舍三年不成今率先戡下之兵百堵皆
作坐使茨棘化為金湯其進秩于戎團仍就紆於郡
緩四郊多壘卿益勵于壯圖萬里長城朕方資于名
將可

趙景緯小著

自趙藩劉宰而後朝家起隱之禮遂廢非斬之也未

見其人也爾有實踐有高趣若居川觀逝而無悶樂
而不改亦蕃宰之流矣聘召而至國人貴焉甫擢中
秘書又進之佐太史氏待遇之禮厚于蕃宰爾其奮
勵以副簡求可

謝奕燾華文閣知嘉興府

親賢並用古之制也爾生相門而嗜學聯戚皖而好
脩可謂親且賢矣嘉禾調守朕以爾昔典州有嘉績
今立朝有媿譽其萬石媽閣往佩二千石印綬勉之
哉布宣寬大培養根本使畿甸之民以安則璽書且

下矣可

謝奕中戎監復勅令官

戎監武脩屬焉勅局民命繫焉爾牧輔郡宜其民即
省戶勤其官見于已試者如此夫脩車備器方今要
務著律定令亦豈細事哉惟賢且材為能共二非直
以相閹戚家選也爾往欽哉可

文林郎趙時憺因潮州山前捕到賊首轉儒
林郎

乃者盜出沒潮州之支邑調尉寨兵州又益以摧鋒
不能盪定爾能以計獲其首惡薄進一級以旌爾勞
可

迪功郎靖安主簿陳和發因韃侵掠歿于王
事贈宣教郎與一子下州文學

虜犯內地守吏委城關士棄甲者多矣爾眇然邑佐
斃于賊鋒增秩洋子所以愧偷生失節者可

皮龍宗參政

用儒而國無敵久增重于本朝得賢而基太平茲遂
參于大政延登瓌望播告綸言具官某研幾而極深

任重而致遠進而啓沃非克舜之道不陳凡所建明
皆稷禹輩人之語周旋二府精白一心廟謨賴其同
寅協恭輿論稱其鉅人長德乃序遷于丞弼以共起
于治功國是宜堅定不宜動搖善類宜翕集不宜渙
散必躬吐握以下士必公衡尺以擢材蓋一客失羹
能覆共食之鼎若先賢設喻欲平偏載之舟其責不
亦重乎非卿誰與領此噫夫子必聞其政異諸人之
求君陳入告斯猷曰爾后之德諒惟哲輔矣待訓辭
可

沈炎同知兼參政

有常立武久翊贊于本兵無競惟人併延登而共政
與敬明命享諗群工具官某貫日精忠昂霄勁節親
逢千載一時之運徧歷三院七人之官當群儉朋儷
月之姦門庭如市獨累疏數滔天之罪盍陞始尊圮
族者懸殛于羽山墀國者失其金塢黜在廷而邪謀
寢矣城伏閣而武夫拜之洎東事樞倏踰歲籥邊防
厲宥府既資籌策之良政本在中書惠倚彌縫之助
必長駕遠馭以疆理戎索必翕受敷施以奔走人材

位望愈隆責任尤重噫大綱小紀卿宜計天下之安危內修外攘朕欲計國人而申儆其思職業益勵猷為可

何夢然端明僉樞

五材誰去兵方講脩攘之政一賢可制難宜居宥密之司選于衆而得人揚于庭而出命具官某有猷有守至大至剛君子素位而行士惟孤立正人無待於助朕所獨知擢于千官百辟之中真諸三院七人之長明君臣之分而堂陛肅審忠邪之辨而界限嚴積貨者散金鳩之藏方命者加羽淵之殛人悉若爾國嘉類之朕惟敢諫犯顏賢百萬師遠矣折衝禦侮捨一二臣誰哉爰登秉子事樞俾推行其抱負噫曰天下已安矣朕不忘危討國人申儆之卿宜思職勉殫忠蓋庸副簡求可

陳堯道監察御史

朕收倒持旁落之權聿更大化擇特立獨行之士親擢紫官茲得二賢俾分六察爾傳素王絕筆之學標春官淡墨之題項進列于師儒不見知于彼相衆阿

時好議於聖世而錮人獨有嘉言意慕古人之存校
去若黃鵠之高翥來如丹鳳之攬揮選諸瀛仙真之
臺憲厥今共鯨之罪雖已伏辜牛李之朋尚多漏網
楮糴之弊築底輪雲之變無窮士雖拔茅兵未解甲
予旣虛懷而容受爾宜空臆以條陳或昌言于朝廷
或密啓于旃屢見聞咸聳風采一新噫百奏丹青孰
不觀仁義之諫萬事塵土方當傳久遠之名益罄忠
忱不孤簡拔可

劉應龍監察御史

朕收倒持旁落之權聿更大化擇特立獨行之士親
擢紫官茲得二賢俾分六察爾仁而有勇和不流
接物則霽月光風持身則嚴霜烈日直道見嗔于彼
相剛腸羞比于匪人狂賊過龜山之門致敬而去遺
民奉巴東之祀稱思至今朕聞岩邑之寂聲監阜陵
之成憲頃者儲材于列院進而執簡于一臺方今國
是略定而尤貴凝堅朝綱雖肅而尚多垢玩有官守
有言責屬新龍象之觀去賊易去黨難宜奮鷹鷂之
擊或密啓于旃屢或昌言于朝廷噫百奏丹青孰不

觀仁義之諫萬事塵土方當傳久遠之名益罄忠忱
不孤簡拔可

江萬里吏部尚書

筆橐之班莫高于太常伯迺掖之論於今有大宗師
肆疇試可之庸特峻為真之拜具官某國之著藝學
者斗山老將拜伏閣之陽城邪謀憚在廷之汲黯文
字五千卷混口江河之發源仁義數百篇炳口丹青
之垂世祥麟之來孰得而弔蚍蜉之撼真不自量雖
長往於山林終不忘于賦畝聞國難則投袂而起建

師行則載筆以從推鋒而帝紀歸四戈而佛狸走頌
召公虎于宣之視吉甫而何漸及丞相度來朝之
初與韓愈而偕至遂登人望寢長天官門庭有毛玠
之清衡尺如山濤之審但見拳口于國事未嘗汲口
于身謀方並進于群公可獨遺于一老噫賢能不待
次舉而况序升丈夫何以假為無庸多巽益殫忠蓋
式對眷知可

湯中上遺表贈太中大夫

挂冠之興莫過已謝宦情易蕘之言甚悲未忘尸諫

乃加恤典以慰遺忠具官某于富貴如浮雲有名教
之樂地今無此事世賢其人某水某山吾所遊也斯
人斯疾亡之命夫卿何意于蓋惟朕興懷于簪履名
德未遠諫書尤存噫老士知足之風凜然起敬賈生
起遣之秩維以節忠

湯漢依舊華文閣江西提舉兼知吉州

朕念江鄉之民殘于兵而又病于糴也思得剛勁有
風力廉勤有政事者將明朕之德意志慮以拊摩其
瘡痍甦息其疾若爾頃辭清望官而去牧涇郡而不

逋上供剝削而毋憚大吏漢人所謂通世俗之儒
矣其以庾節兼領郡符土風民俗皆爾所諳前此任
糴事者縱吏舞弊規免者衆朕為之下履畝之令可
謂平矣爾輶車所至具述朝家不得已而糴之意使
軍不乏興民有餘力孟軻曰若夫潤澤之則在于矣
至于吏之饕殘為吾民害者其奉元日詔書從事可

楊棟轉太中大夫

三朝鉅典聿嚴尊閣之儀一代鴻儒分任纂修之事
屬厥功而行賞爰進律以旌賢具官某鍾箕昂之精

稟岷峨之秀子雲所草準義孔之微言敬之之文希
屈馬而無愧雖去常存于魏闕其來遂定于春宮冠
言語侍從之班專討論潤色之筆惟二祖丕哉之謨
烈既極鋪張若先皇煥乎之文章亦資詮次其事備
矣何勤如之噫唐賢謂作史之難寧非篤論漢人喜
稽古之力適值明時祇服寵光益脩職業可

程象祖秘閣知安吉州

朕仰遵烈祖紫雲樓之訓選用牧守必求其有仁心
仁聞者爾相家子立乎本朝朕察其備絮明恕有丞
相之風吳興去天尺五與丞相所臨郡聲折相聞往
為朕拊摩其民使郡人曰朝廷善調守丞相能教子
豈不休哉

陳淳祖著作佐郎

朕鑒昔人清談廢務浮文妨要之敝雖位置館閣之
士亦必先寔踐而後虛譽屬者寇至江上諸城或不
能自全或委之而去爾以諸生守孤壘內能使軍民
有固志外能使寇不敢犯可謂有德于民有勞于國
矣選表而來擢之中秘書又進之佐太史氏兼尚書

卽非為爾寵也所以旌其節而其勞也益堅志操以待噐使可

江州分司檢閱成公策為拘推茶課及數特授太府簿依舊任

事非才不集而有才者或過用其才朕甚患之爾宰邑監郡有治辨聲使之治賦未嘗施繆巧事操切而歲計之有餘廢乎善用其材者簿正外府以旌爾能毋廢前功對越新渥可

高衡孫權刑部侍郎

內重外輕唐世有登仙之美出藩入從漢家嚴選表之規廼疇牧守之庸復真論思之列具官某傳祖訓而得髓取世科如摘髭南渡師儒古所謂禮法士慶元典冊今號為文章家在省闈則網舉目張臨郡國則政平訟理既持橐袞而登矣乃拂衣落上而去之鏡湖之興甚濃頗適賀公之趣潁川之治莫掄首褒黃霸之賢惟古人敬獄而恤刑况策聖以仁而立國爰升時望俾貳秋卿噫法三尺安出哉固有後王之所是刑一成不變者尤宜君子之盡心豈惟淑同

之長尚賴嘉猷之告可

金文剛龍圖致仕

士大夫便文營私者多盡瘁奉公者少爾淳熙夕郎之孫克肖前人迭更事任忠而能力專城而民譽美莫海而騁英羨周官所謂廉能之吏也今遽以疾請老嗟夫瀕于殆矣不可得而留矣進直小龍以勸勞臣以識朕用才不盡之恨

張桂大理司直

廷尉屬多用家法者流惟司直以士人為之其選亦不輕矣爾奮由科第輻湊之智畧涌泉之才思異時曠辨檄草固已為人傳誦踐揚久識慮審可以佐其長而持天下之平矣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四

外制

陳韡依前觀文學士持授正奉大夫福建安撫大使

朕歷觀先正尤重故鄉魯田上莘之尊嘗臨青社琦以元勛之望亦判相臺使起耆英就端方面具官某一代經綸之賢佐兩朝開濟之老臣出若富範之行邊力既勞止退如馬呂之居洛卷而懷之身雖挂于衣冠人猶問其年貌及新大化並致諸賢首馳銀信以

趣歸晏卻蒲車而堅卧虛前師後誦之地異其一來
聞東甌南粵之民德爾再造屬帥垣之弄印即里第
而建牙以大使而領州若高皇之待浚百年創見十
聚惟傳驚行畏包老之嚴明但詐服宗爺之駕馭馬
騰士飽練帳下之飲飛海宿山行絕草間之暴客坐
令遠俗復覩太平朕為無愧于士民卿亦有辭于父
老噫園林之勝鍾鼓之樂幾人獲全邦家之光閭里
之榮二者孰美勉建嘉績用酬隆知可

陳韓依前觀文學士特授宣奉大夫依所乞

致仕

朕惠顧全閩儀圖壽萬闋祀樂謀元帥甫就畀于中
權至將相歸故卿遽欲尋於初服重違雅志申錫恩
言具官某鍾河嶽之英傳閩洛之學始若草涓之王
佐將以有為晚如齊魯之大臣召而不至嘉其廣退
處以便安監成憲于祖宗之朝布寬條于父母之國
僅及五月而報政不許一年之借留慷慨而言閔旁
以事千兵百吏未嘗知畫錦之榮一馬二童俄復反
深衣之舊陟文階之峻品拓采地之新畬噫明哲以

保其身卿素安于止足體貌而厲其節朕未替于眷
懷尚告遠猷益綏純嘏可

臨江守臣陳元桂忠義之節照映今古特轉
五官贈賢章待制與一子京官一子選人賜
錢十萬貫助葬仍立廟賜謚正節

過家而懷印綬繡行極太守之榮扞圍而死封疆板
蕩識純臣之節方欲革臨難偷生之俗所宜褒見危
致命之人具官某昨到郡符適罹狄患不委國而大
去寧為王而前驅元歸如生宛然先軫之面血化為
碧哀哉萋叔之冤米行路無情之言知罵賊不屈之
狀奎閣候松階之對水衡給勅葬之錢錄其孤兒節
以一惠噫古有雙廟祀睢陽之守城今無百身贖仲
行之臨穴諒惟英爽歆此寵光可

趙興謹西外知宗

天眷聖宋本支百世昔也聚族京師南渡于泉福建
外邨文昭武穆日大以蕃常選宗室之有德望者以
糾率之爾內為丞郎外歷麾節好黜而下士樂施而
疎財所至有琴雀之風無珠犀之謗清脩足以勵俗

長厚足以容衆使之居祭酒之任而不責考功之諫
麟趾公子必有觀而化者朕方嚴于吏選爾豈久於
滯留可

沿江制參京視為提督屯田歲收增額特將

一官

言留屯之使者多矣惟克國能行于瀛中亮能行于
渭上是在人而已吾視故府歲收二十萬斛者有賞
爾以議幕提綱歲收不止及額更羨五萬餘斛副閫
第勞進上共進一秩以為服勤盡瘁者之勸可

吳淏湖北提舉

朕念重湖之北遠于天而近于塞比歲驚騷清野失
耕土之瘠者今不毛矣民之貧者今無孑遺矣孰能
為朕任咨諏勞來之責使蒿蕘復為人董祭化為飴
乎爾以儒發身剛介自立以其常平使者節攬轡一
行去吏之蠹賊拯民于水火以清約變污濁以義理
折強暴湖外之民庶乎其稍有生意矣昔熙寧遣趙
濟淳熙遣朱熹千載而下是也非也自有公議爾宜
擇於斯二者可

卓夢御直寶章閣廣南提舶

朕監國初成憲以守兼舶而保臺久虛非利印也選擇而使也爾昔執簡亦墀之下談經細旃之上知朕貴德而賤貨獎廉而惡貪矣首先臣介仕于嶺嶠鄙有夷琛衆爭賊買仁宗曰唐介必不爾命取其籍閱之果然此予命爾以姑職送爾以皇華之意也否則互市豈無他人乃以煩前御史哉可

陸德輿依舊寶章學士知太平州

吳以長江立國護數處之風寒晉于姑孰置屯壯下流之形勢矧值脩攘之際尤難牧守之材自非近臣曷稱隆委具官某修之賢聞于天下機之文貴於各中批勅鎖闈凜若銀臺之風采持衡銓部皦然水鏡之晶明頃辭長樂之麾還返平泉之壘朕灼知蕙苾之誇起于無根卿懷避刺相之行爲之易填屬時天塹預講秋防凡六朝諸名勝設險守國之遺規與中興賢將相連事立功之陳迹憑高感發望古慨慷壁壘旌旗孰不仰臨淮之號令繭絲保障必且戒咸陽之戶租先回群心坐收長筭噫犢耕渤海應無帶刀

劔之人鳳集穎川行有下璽書之寵可

陳顯伯徽猷學士知建寧府

朕懷老成之舊重恬靖之風蒲輪加璧之招確然辭
巽燕寢凝香之樂處以便安陟奎閣之隆名需替藩
之近次具官某博古通今之學吐詞為經之文久冠
橐班熟識鄭公之履嘗持文炳尤多陸氏之莊潤色
皇猷之才高調護儲闈之功大項勇急流之退俄逢
聖化之更以周天官兼唐內相朕方渴想召賈傳而
使前卿有遐心歎魯生之莫致念其父耆命以尹釐
輟清都太微之廷收碧水丹山之郡實惟鄰壤諒愜
雅懷憶黃霸化行穎川毋令專美子牟心存魏闕尚
告遠猷可

曾穎茂依前集撰知隆興府兼江西運副

朕慨念江卿簡求尹漕頗聞會府思廣平陽春之來
爰及列職城頽子駿福星之照選于已試誰不曰然
具官某机足以語九流智足以應萬變論思禁路並
遊東馬之間彈壓神臯不在敵尊之下頃拂衣而勇
去屬解瑟而再調深惟翼軫之區適值兵戈之後蹠

血踐數州之境生聚殲焉搜粟餉萬竈之屯本根撥
矣孰可往甦于凋瘵爾嘗游擁于節麾必推揀焚拯
溺之心必體被髮纓冠之義必獲五善必覓一分使
落霞孤鶩之觀復還而木牛流馬之運不絕民有生
意軍無乏興噫韋丹之政立碑難忘於遺愛魏牟之
心存闕尚告於遠猷可

沿江制參程若川為監軍應白鹿磯之急轉
一官

白鹿磯之捷與臣世忠臣允文金山采石之功相埒
爾于是時能率下流接師來會丞相謂爾征行良苦
濟助孔多朕甚壯之晉秩一等以觀起事而赴功者
可

鄭協秘撰廣東運副

頃者建制間于西廣命將調卒旗鼓相望大農窘於
供億乃竭東廣之泉粟以資助之一旦冠至制閫莫
能式遏蹀血數州東路僅自保而公私煩費力竭
而本撥矣朕惟已疲之馬驟之則輿駭久張之弓急
之則弦絕思得忠實體國老成練事者往將隆指而

命爾協焉陟使名加美職而歌皇華之詩以送之昔
河東之民目鮮于為福星橋南之士祀瀘溪於精舍
以仁賢不以材健也爾其勉旃可

楊瑱寶章閣依舊游西提舉

朕以元日詔部刺史舉澄按之職汰饜殘之吏爾適
秦使畿內造庭稱觴朕惟奮學之美子公府之賢掾
深欲引以自近念爾方寡惟問俗為天下郡國之倡
姑命寓直延閣以沆外庸可

賈明道都大坑治

自此以下再
數掖垣所作

昔大防純仁光輔元祐大忠純禮皆列外服豈以兄
弟之當國而廢朝廷之擢才哉爾以高才妙質久於
卽替紫遷卿少出為牧守資歷深矣及丞相歸衮未
之甄拔非抑同產也示天下大公也朕以鎔臺命爾
起家非私丞相也監我家成憲也矧丞相嘗涖是官
士民至今烝嘗之遵其成規廣其遺意大小馮君之
歌不得專美于前矣可

趙崇燾吏部侍郎兼檢正

朕躬攬權綱首嚴銓綜群趨左選誰為寒峻之階梯

妙選端人俾掌天官之衡尺輿情允愜素望久孚具
官某凜々百練之剛挺々千尋之直刺裁甚敏聳觀
卸匠之斤揮發摘如神靡事漢臣之鉤距畫笏而計
省之職舉涉筆而中書之務清遺選授之名司峻論
思之真拜厥今士難得闕吏或舞文彼車載斗量皆
望山公之啓擬此鏡明水止專持行儉之公平簪橐
之聯有光履屐之間咸當噫古人設小宰之職權重
于列曹先賢謂同姓之卿心存于宗國益殫忠蓋庸
副簡求可

孫附鳳右諫議大夫兼侍讀

有猷告后每陳忠臣五義之言以諫名官遂冠天子
七人之列出於親擢孰不聳聞具官某塞直剛大於
兩間達智仁勇之三者自更大化徧歷繁官見無禮
于君真有如鷹鷂遂鳥雀之志距邪說善政不下驅
虎豹放龍蛇之功凡冰山倚勢之人若金谷望塵之
友桴殫畧盡窟穴一空既振職于栢臺宜登賢于蒲
省汲黯入禁闥可覆淮南之謀陽城伏延英不待昌
黎之論匪曰序遷之典故茲用柄用之權輿噫荷良

臣美名卿有魏鄭公之素願事聖君無諫朕疑荀卿
子之失言其益進于忠規以欽承于眷獎可

范純父殿中侍御史

續諫垣之集霜簡盛傳提憲斧之綱風稜深峻宜加
顯擢以示至公共官其中有操存外無附麗卿取諸
世者庶矣朕選于衆而得之頃列薦行晉義豸角字
字中檢人之肺腑言切時政之膏肓芟夷本根同
山之賊掃迹推求甲乙金谷之友散群論賑荒如拯
溺拯焚請去貪必明目張膽延絲七事首二一臺昔

諷議優游尚且伏青蒲而諫今事權雄劇皆當奉白
簡以聞奏篇之藁常存公議之責亦厚噫古人伏下
馬之喻予豈諱言先賢殿上虎之風爾宜舉職益殫
忠告以副眷知可

倪普監察御史叟殿講

朕收比年倒持之柄以肅朝綱進當世能言之流俾
分臺察士有愜志人無異詞爾負籍負之名養浩然
之氣奉對丹墀之下膾為諸儒給札玉堂之廬馳聘
千載朕惟載之言不如見之事幼而學固欲壯而行

擢自麟臺列之烏府厥今膚暴持皮膚之淺患民飢
為心腹之近憂獨弛而調度繁興戒飾而風愆自若
惟有布端人于耳目使之盡規庶幾起壞政之膏肓
舍是無策方欲挽回于世運豈惟糾遯于官邪噫泰
道外小人朕何幸陰消而陽長春秋責賢者卿當如
日烈而霜嚴其陳昌言以快輿論可

孫應鳳將作監簿

朕惟祖宗朝惟庠祀如敵放如戟轍如鞏聲皆比肩
而立中興如鄱陽之洪廬陵之曾尤近者如蜀之季

建之徐亦接武而進此衣冠盛事也爾一門二惠珠
聯璧合而仲氏遂為諫諍論思之臣爾尤溫良恬靖
既奏邑最長餉幕丞藩府矣碩未開朝蹟可乎簿正
雉監問津清要廣廷之下文石之上庶草茅之相映
亦頃篋之迭吹可

徐經孫勸磨轉中大夫

論思班俊衮而登考課法嚴銖而較雖如時望
必待年勞具官某表和而衷剛出藩而入從既貳秋
卿之事仍兼夕拜之司正色而言東省為之增重塗

歸之語外廷有所未知竭其獻替之忠焉非心積累
為功者有虞陟明之典久矣通行先秦存古之官豈
其輕授可

鄧桐磨勛轉中大夫

漢第從臣之頌以觀其材周計群吏之功必要諸久
蓋雖貴近不廢故常具官某典刑老成禮樂先進扈
屬車法駕每行黃道之間侍廣廈細旃密迓清光之
側班爵已高於兩制銓衡當進于一階噫隆古盛時
叢三載陟明之典本朝成憲策七期實歷之勞祇服

寵光益肩忠報可

楊瑱太常少卿

禮官必屬之名士卿選莫高于奉常蓋將以為論思
獻納之儲非使之治制度文為之末惟爾顯考事予
替藩方脩代來之功卷吳川逝之嘆賴有賢嗣繼收
世科行能尤高中外詳試久煩以米鹽簿書之事乃
進之玉帛鐘鼓之間出則典領曲臺入則彌綸左闥
昔齊魯諸生知變僅能就一代之儀河汾高第逢時
終有愧明主之問爾其討論典故損益古今勿安起

絕之卑行陟持荷之峻可

劉應龍農少仍魚說書

乃者風憲之臣一遷他官率不肯拜往。遂聽其去。朕病其然必維之繫之與相終始于以見朕容受忠言之意爾為御史奏篇鯁亮庶幾不負親擢者卿選吾所甚重非外更麾節內歷即監不輕授茲由六察徑升九列一以擢才一以賞諫于爾加厚矣矧魏冠旃屢親近如故天下事有可言者爾第言之朕將虛已以聽可

右諫議孫附鳳磨勳轉承議郎

兩制之高出于親擢三年而計必以序升茲惟古今之常亦自貴近而始具官某清共而好直剛毅而近仁仲山甫無畏強禦之心群儉震懼陸敬輿有本仁義之諫千載流傳擢真上坡號為繁路孰不羨九遷之袞。豈其較一秩之區。顧審官之法則然考績其來已久噫當雷霆獨立聳聞造辟之言以日月為功深愧待賢之意欽承新渥嗣有殊褒可

趙師光侍右郎官

選人自一命以上參注者率挾勢與力惟小使臣賤
無勢貧無力多受抑于胥史淹留困厄於逆旅主人
者魚貫也朕甚患之爾老成惕練牧三郡有甘棠之
思使五嶺無恙茲之謗歲晚歸來色爽氣和由棘寺
擢蘭省則馮唐白首矣惟更事多則能梃吏姦惟秉
心公則能守鈐法使鷄弁無失職之嘆則爾有佳吏
部郎之譽可

吳君擢可封郎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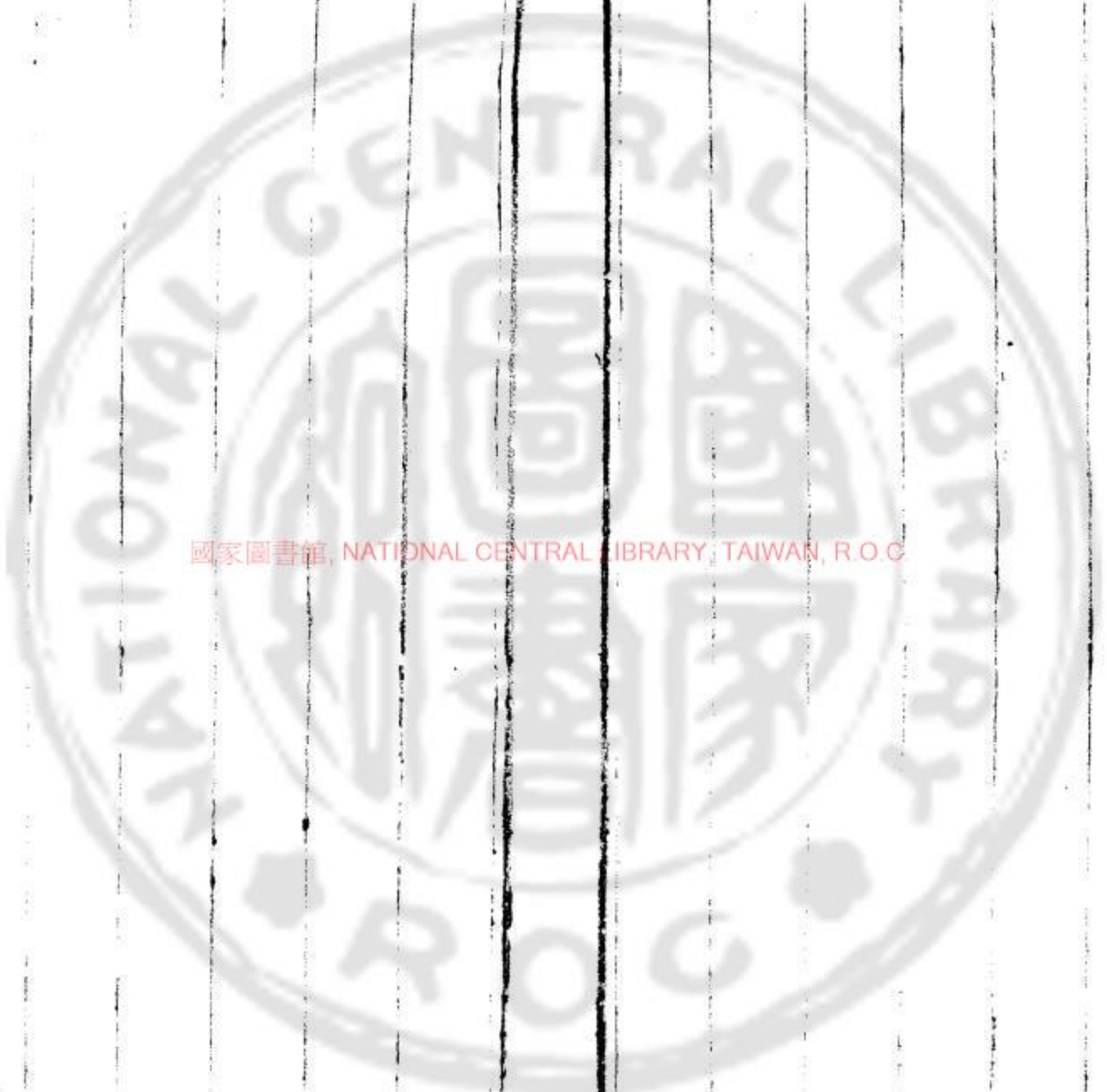
列宿之選甚重非有名論朝蹟郡最者不可以超資

越錄而至爾早收科第與貴游異矣嘗歷丞郎其全
轍清矣又出為牧守其資歷深矣司封在列曹中職
事尤簡昔多以名士為之亦爾舊壇還以命爾勉之
哉進脩賢業涵養盛年有漢家舍香之榮毋唐人觀
化之嘆可

陳栩國子博士

有列于成均者皆師儒也而教胄子者獨為博士之
長唐以韓愈輩人為之然猶有冗不見治之歎豈春
誦夏弦之迂濶不足以補朝蓋暮塗之淡泊歟爾自

為諸生每一篇出紙價為貴才高氣剛不能媚柔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濟之太府丞

為列郡選牧守難為本朝進英俊尤難爾由儒科邑
寂登畿一再遷嘗執經而傳朱印亦將建牙而坐黃
堂矣顧內與外孰重輕其輟虎符入儀鴻序朕之外

府既無珠玉玩好良貨賄之歲所賦不過九貢九賦
惟正之供與夫兵吏之券券釐茗之鈔引而已其佐
而長脩舉職業以俟明陟可

史繩祖直寶章閣江西提舉

江右今歲幸而有秋然郡縣之創殘者未復田里之
凋瘵者未甦民力窮而糴事方具吏治媮而饗風尚
在朕于此時擇常平使者歌皇華之詩以送之其任
不亦重乎爾西州之望覽輝而至著書翼經學奏篇
切時契吾朕之所嘉獎而白首即替了無躁心其進

延閣之真為朕攬轡一行使江鄉之人皆曰福星見
于翼軫之區則向之創殘者凋瘵者可還承平舊觀
矣民之窮者吐氣吏之饗者革心矣可

劉良貴知嘉興府

通者廬陵調守詢之外廷皆曰無以易克既剖左符
臨遣而中道顧以疾諭朕察爾忠寔非飾辭者恬退
非薄淮陽者為之改命易地焉二城均為望郡嘉禾
雖少需次然巾車粟里采葉鹿門無幾何時東方千
騎趣上矣非惟慰爾欵便安之意亦以示朕體群臣

之心可

卽後前任茶鹽檢閱官賣鹽增羨轉朝散卽
國家大計十之九取諸莫海欲鈔引流通而無壅必
笏鞭畫筭之有人爾前以才選分司采石嗟息之入
有增無虧爾不憚于宣勞予豈容于吝賞可

趙孟博陞秘撰

士大夫孰無森戟迎香之興及得千里之地類輦蹙
曰未易為或曰不可為有鄙夷之心而無治理之效
者十郡而九也爾牧犂津朞年他人劔、無餘力爾

上供送使廩兵祿吏未嘗乏絕然未嘗牟利加賦而
用足郡人謂爾但飲此州水耳日用百需皆取之于
家待百姓甚恩御史卒甚嚴朕聞而嘉之論譟木天
職清地禁以慰邦人借留之心亦以見朕褒頤循良
之意可

汪立言浙西提刑

在漢渤海多盜暴勝之繡衣持斧以威之而不止龔
遂使民賣劔買牛以安之而盜熄非特可以見龔暴
二臣之賢否亦足以判武宣二君之優劣矣爾頓矣

江表有澄清之志而又有拊摩之具遂畀以畿右麾
節乃者水潦災被三郡吳僅半收朕念吾民之昏墊
阻飢也數詔郡國賑贍而安集之又以臬臺在吳命
爾泣焉蓋以一路民命付爾矣夫均之為民惟窮無
告者宜振德均之為盜惟驅于飢者宜未減均之為
更惟黜于貨者宜汰斥此朕臨遣刑獄使者之意爾
其欽哉可

虞處太學博士

朕患風俗之躁競也思擢孤立平進之士以挽回之

爾通經學古嘗奏邑寂開朝蹟佐藩條而佩二千石
印綬矣顧有厭譁喜靜之意其安恬靖重如此可以
坐皋比橫塵柄而謀可以立諸生而誨之矣朝廷清
望官未有不由學首進者爾其勉旃可

徐掄太社令

二令列屬於奉常其職清繁朝蹟以待雋胄其選遴
爾先人賢執政也爾佳公子也又內為掌故外佐臺
闡則涵養熟而更練亦多矣靖恭共爾位嗣有褒陟
可

知信州趙希汾轉朝散郎

屬者邊吏不戒狂獗偷渡內地震擾而上饒遂為傳
烽過師之地蕭然煩費及氛被掃清則郡邑俱殘敝
矣爾剖符于公私赤立之後而能扶持敗壞訪問疾
苦摩拊瘡痍牽補之絕兵民德之轉而上聞其進一
階庶幾虞廷陟明漢廷增秩之意可

陳韡贈少師

朕加惠臣隣興懷勛舊勅遺一老忍聞垂絕之言茲
曰三孤特厚飾終之典哀榮鮮儷眷注未忘具官某

知剛知柔有仁有勇家傳正學蓋自紫陽翁而來天
與素書不假黃石公之授七聚遺黎脫虎狼之厄三
群畔卒伏鯨鯢之誅絕口不言其然鞠躬盡力而已
出藩宣于四國入唯諾于一堂爾方慕洛下之耆英
拂衣去矣朕欲起海濱之大老側席久之適台衮而
退急流厭畫繡而返初服頗適澗槩之處奚異地行
之仙曷不期願遽茲奄忽既輟朝而給賻且節惠以
易名以勸于國有勞之人以識用才不盡之愧噫圖
功臣像嘗居麟閣之中為帝者師斯亦鷹揚之亞凜

然精爽歆此寵光

知臨江軍俞揆除湖南提刑

湘中曩被兵者三郡潭岌上僅自保而屬邑之境獸
蹄鳥跡皆至焉朕閱湘民之禍至此極矣勤恤猶恐
其傷固結猶恐其離淑問猶恐其寃孰能推朕之德
意志慮于一路者爾宰南昌有絃歌之愛牧清江承
鋒鏑之餘乃能左支右吾銖積寸紶變荆棘瓦礫為
官府市區甫暮而郡復舊觀朕賢其人湘臬弄印無
以易爾必訪民疾苦必去吏饕殘前所謂勤恤固結
淑問者乃臨遣祥刑使者之意也欽哉欽哉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五

外制

淮東提舉章峒鹽賞轉一官

天下大計仰東南而東南大計仰淮益爾為使者鬻
筭倍增軍國賴焉非周家所謂庶能漢人所謂有心
計者乎爰晉一秩以旌爾勞可

浙東提舉林先世解到十七界破會二十八
萬五千貫乞送所司截鑿以助國用轉一官
前詔郡國各收斷爛之舊楮來上且設醲賞以持之

而漠然未有應詔者豈無可收之楮耶抑力不足以收之耶將奉詔不虔而然耶爾奉使畿內醜利視歲額加羨又能銖寸彙積以奉收楮之詔非洗手奉公悉心營職疇克爾昔漢家尊顯卜式至大位以風勵天下一秩薄矣姑以為能辭國享上者之勸可

楊鑄徐大社令

朕惟恭聖先后輔佐寧考授立耻躬有大造於我家其族益蕃而多才子爾其庭戶中之芝蘭也社令之擢遂開朝蹟蓋以才選不顧為恩可

陳鑄除司農卿仍舊有司

積貯天下之大命古所謂九年之蓄者今無之矣曰粢之入不足以供赤帑之出識者寒心焉經常之費不可已操切之術不可施非通儒誰與領此爾家世清修中外詳議才愈老而卿尚少茲命爾晉長慮卿庶幾漢人用鄭康成之遺意夫坐而論與作而行者之情常患難通爾既彌縫省闈與聞廟論則倉庾氏之利病可以建白而罷行之矣咫尺兩禁豈婆娑於九列者哉可

馬廷鸞將作少監兼右司

我朝家法雖操持繩尺以用人亦度越拘攣而得士由郡而卽由卽而監固也然其待名流勝士往往有位置於繩尺之外者自乾淳之世已然矣爾由甲科卽歷館閣省闈端介自守有德有言迺者賜對廷和奏篇輒直朕覽而喜之是以有冬饗之除夫朝廷之官有清於少匠要於都曹者朕又將不次擢汝可

戴良齊林裕著作佐郎

館閣皆以文史為職然曰日曆曰列傳則屬之著作

之廷日曆寔則當代之制作備列傳寔則人物之褒貶公蓋瀛洲諸李士惟二著為真史官也唐人謂史有三長爾良齊爾裕之才李識在孔門中游夏二子也在漢儒中齊魯兩生也共秉是筆後有遷固將於汝覲書法焉謹之哉可

曹元發秘書郎

百司庶府各治其事率事煩而官少惟館閣無事可治而備官自長貳至諸李士常十餘人豈非儲才之地固異於百司庶府耶卽亞於長貳丞而班於同館

之上步武寢高不輕畀也爾淹貫群經接諸老之緒
言表倡二庠有多士之美喜置之風日不到之處清
於山澤癯儒之仙矣等而上之進、未已可

歐陽守道校書郎

先朝館閣皆第一流前則揚晏後則歐蔡又其後則
黃陳至乾淳則世之名勝皆在焉當國大臣至有恨
進用早不得共游之歎比歲選用稍輕矣朕方思所
以重之爾學問貫通倫類議論據依名節他人片善
寸長惟恐人之不知爾爲書滿家藏橐如山策名二

十年而考功無一日之課其恬於進如此乃者玉堂
之對稍露毫芒士林贈歎所謂通務之儒識時之傑
非耶由是進而校讎石渠東觀今有人矣可

方澄孫祕書郎

昔漢六世得人爲盛東馬待詔給札嚴徐朝奏暮召
然尚有擯於膠西滯於周南莫之顧省尚論人物者
惜焉朕則不然必欲置之朝爾初爲家之奇童壯
爲國之耆士負其壯圖固將六月一息顧僅開朝蹟
而去嘗畫幕爲元戎磨盾鼻作檄而已嘗丞郡爲太

守書紙尾而已。既得一麾，拊摩凋瘵，汲、鮮、懽歲月，幾何。昔之英竈，今已老蒼。宰物者以為言，朕有勗書之府，置爾其間。爾有逢辰之喜，朕無棄才之愧。可

知邵武軍方澄孫在任政績轉一官

樵與汀鄰，其俗剝悍，易動而難安。爾以書生作牧，私淑其士，勤拊其民。昔之在城闕者，今在類矣。昔之佩刀劍者，今佩犢矣。又能以積案紓郡計，以節縮廣奉宮前，舍爾登瀛。以大臣言爾之才，亦也。今舍爾增秩以臺閣，上爾之治行也。可謂之異思矣。可

金九萬太學博士

在三之誼，師居一焉。然漢弟子有嘲師者，唐諸生有笑於列者，必也。典刑足以模楷，博約足以循誘，馥足以沾丐，爾三者備矣。坐卓比而執塵柄，非爾其誰。豈曰無趨行且重席可

杜濬大理正

昔先清獻爰立，未久山頽。哲萎天下，至今謂其清忠粹德。如光亦謂爾濬底法，父不忝父，有康之風立乎本朝。冲洎自守視榮，進無躁心，奈寺民舍所係，朕不

敬數迂改由丞而正若稍迴翔者然步武寢高差互於惟月平挹於列宿矣可

劉燧叔朱挺大理丞

郡國獄掾至微也非有考奉人不輕授况夫獄之重丞位之高而可畀之少不更事者哉爾燧叔爾挺皆寧考法從子孫皆嘗牧兩郡有聲績皆閑退拙進取皆老成知情偽皆慈恕不刻深起之閑山擢之李寺以勸孤立平進之士以廣朕洗冤澤物之意可

林希逸依舊寶謨閣廣東運判

吾甚憂嶺海之民地遠而天高也地遠則饕殘易逞天高則疾苦難愬先朝部刺史前有端頤后有光朝以儒孝用不以吏能進至今士民稱之爾嘗給札視草文可思嘗擁麾持節才有用然能高基衆往、蒙以虛詆而不攷其寔踐歲中再召使爾乘私車而來負誇篋而歸吾甚愧之起象外臺尔其以玉璽洗五瘴以冰檠倡百城使遠民皆知吾用儒臣按部之意可

何夢然同知蕙叅政

朕位置弼臣畜回國事遣戍後以衛中國既叶成道
德之威進英傑以強本朝遂兼幹鈞樞之柄誕脩播
告昭示倚毗具官某材全而德不形器博而用無近
首膺親擢見謂敢言放驩兜流共工壯矣去凶之奉
沮延齡叱義府發於嫉惡之心為朝廷振頹壞之紀
綱為君上肅凌夷之康陞登宥密益聲忠勤屬者水
當潤下而橫流雷已收聲而洊震遠則四郊帶甲之
士減竈之期賒近則三州不粒之民內漘之慮切誦
采薇之詩有愧念發棠之惠未周必精神折衝必飢
溺由已帷籌制勝爰晉貳於本兵弔味生和其與聞
其大政仍陟文階之峻以昭寵命之新眷知愈隆憂
貴亦重噫奉明主建長策有如王吉所云為良臣荷
美名毋負魏公之志顧惟賢輔寧俟訓言可

范東叟江東提刑

除授部刺史百城休戚係焉賢則福星現否則一路
哭蓋朕所甚重爾西州之望元祐太史家之白眉召
歸未久朕賢其人欲位置於清望官顧以兄客江鄉
力求外補留之不可攬轡之行將以尋對床之約朕

愈賢之先儒有言凡天下之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皆
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爾推愛兄之心以加諸彼必
欽恤必平反則九郡數十縣之民皆自以為不寃矣
使事有指典听朕言可

姚希得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東江安撫使

兼行官晋守

朕慨覽輿畜特隆闡寄第從臣之論思獻納望高八
座之聯謀元帥以禮樂詩書喜動三軍之衆乃出綸
而䟽渥遂建纛而啟行具官某秀傑而粹溫魁閎而

密察講明有素可居四科九德之間植立尤高不在
八俊三君之下卓慕表高之塗詔晚從裴度之視師
名節暴乎朝廷勲業著於方面籍甚桂節之政藹然
羊陸之風屬朕與聽輦之恩輟卿由曳履之列西清
學士寵矣東方諸侯屬焉輕裘緩帶而總中權帕首
腰刀而銜諸將隔一帶水詎容持天整之雄如七尺
身盍預護風寒之處江頭官殿莞籥有巖塞下城池
俘圍取決居晋之任至重事會之來無穹宜減戶租
以厚晋陽之民且損軍市以饗邯鄲之卒且長駕遠

馭宜廣益集思賴爾宣勞副予注意噫上武侯遠離
之表曾麻憚勞歌吉甫來歸之詩會當飲至欽承異
眷益懋壯圖可

蕭山則宗正丞

曩者育相專進用尖新鏃薄小人而雅人脩士例束
之高閣朕既改絃首變此風弓旌所及賢無遺野朝
廷之上半老儒矣汝亦當時雅人脩士之一也嘗列
鵷序而秉麟筆何去之速何來之遲璫編鉅典丞亞
於卿一等鋪張揚厲蓋所優為姑養汝望朕固以清
望官期汝可

陶夢桂司農丞

國家之憂有二兵無宿儲也民苦貴糶也萬口菴
待哺執事者皆知瓶罄壘耻之可慮而誘曰笏畫鞭
筭之無所施爾於此時進丞扈農難則難矣往佐而
長共圖其所以救弊紓急之策揮利器於盤錯奏游
刃於肯綮可矣若謂吾所賦者出納之吝則非朕擢
才之意可

王夢得太府丞

古今之官不同古太府掌貢賦今屬版曹矣掌園法
今屬鍾官矣掌珠玉玩好今屬內帑矣三省各有尚
官而外府更以券旁鈔引爲職業然券旁鈔引亦非
迂緩不切之務也丞亞於卿華塗在前往勤其官毋
若晉人不省曹務者以俟甄擢可

王世傑宗學博士

自先帝復創宗庠課試一晷三舍之法麟趾公子彬
彬秀出歆與素土相頡頏而博士班於國子先生之
上爾遠於理而耆於儒其為朕推所以訓迪后生者
而淑艾公族庶几作成之下有能奏七畧之書而奉
三雍之對可

曹怡老大理司直

廷尉之屬多以待明法者惟司直頗以士人爲之古
人敬刑之意於是乎在爾名法從之子崇宰邑臨郡
資長厚而論平恐犹有父風使之秉猷筆以佐其長
可以活民命而長王國矣若曰析律豈無已人可

李璵軍器丞

古之甲有壽三百年者矢有穿七札者豈非函人矢

人善於其事而然乎邊脩未弛以除戎器為急務可不勤其官乎尔淳熙名執政之孫茲以才選晉丞戎監若周室器械之備漢家工技之精作而行之者之責也汝其懋哉可

洪總大理寺簿

南渡而後一門父子兄弟昂貴前則鄱陽洪氏後則天目洪氏爾其家之佳子弟也官業邑最皆可書擢由綸師列於李寺曰淑問曰審克爾与閩焉豈特簿正乎哉可

王人英將作簿蕙史館校勘

先朝以童科擢士如億如殊後皆為名卿相爾妙齡美質來游木天與聞修纂亦已久矣夫固使之讀所未見之書而養成有用之器也列屬雉監蕙秉麟華詩不云乎景行、止揚晏何人哉可

陳綺前任江東運副蕙提領茶鹽增羨轉中奉大夫

權法非古也然軍國大計係焉朕未能指山海之利以予民也然嘗以宣政之改鈔法為戒以慶曆之不

再權為法若夫潤澤之則存乎其人尔以計臣提綱
莫摘期年之間未嘗折於秋毫乃有餘於歲計殿最
之法僚屬不遺况任典領之責者乎一秩旌勞以勸
來者可

知武岡軍史椿卿在任政績轉一官

漢制郡太守有治理效者往、久於其官或就賜金
增秩一則盡彼牧御之材二則省吾迎送之意費朕
甚慕之尔所臨之郡固湘中佳處然他人為之寂、
無聞尔暮歲間修廢飾盛一城改觀省民峒丁各守
條約不相侵犯貴公子乃能辦此奇矣朕欲超还省
戶而又重於數易姑遷一俟一秩以俟選表可

史宇之大資政知建寧府

朕隆念舊之恩重宅生之寄世臣非謂喬木猶有於
典刑刺史錄名御屏不輕於臨遣方擁麾而赴鎮乃
孚號以揚廷具官某奕葉英夫三朝宰輔事孝廟竭
擎天之力於眇躬宣扶日之勞成季之忠宣孟之勛
宜其有后周公之宇伯禽之法賴以光前出欽惠以
專城入眠儀於二府談者云古括會稽之政庶乎有

穎川渤海之風均佚殊廷高挹浮丘之袂初潛巨屏
往凝常守之香然民稠而鮮蓋藏俗悍而帶刀劍州
貧增待哺之卒邑壤無鳴絃之人中更二牧之仁賢
暫熄一方之愁歎彼俱召用頗聞遺老之去思爾善
拊循必喜新侯之來暮秘殿班延恩之亞麗譙接畿
郡之封教條未出而已孚治行轉聞之甚易將今擇
耄復觀昇平噫虞廷岳牧奮庸試以功而明陟漢世
公卿有關選所表而入為益殫乃心祇若子訓可

王燾龍圖學士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

迺者吳中積燎境內薄收民蕩析離居未易灌輸於
三路卿溺飢由已必能全活於一方素秉予心非由
師錫具官某有猷有守至大至剛矢之直水之清端
澄未已涅不緇磨不磷堅白自如細行形於視聽言
動之間大節著於離合去就之際天番之以殿諸老
朕擢之以長六官屬右扶風之儉荒輟大宗伯之貴
重駕彼使牡車以老龍然而郡黎甚轍射之枯列戍
待木牛之餉勸食拋糶胡可並行安富恤貧詎容偏
廢昔汲黯發河內廩真不辱使者之行富弼活青州

民自謂過中書之考若前修之盛幸皆賢牧所優為
噫潤靈河之波豈惟九里奉甘泉之計何待三年治
績朝聞追鋒夕至可

陳懋欽國錄

由掌故而奪官平進也然未一歲再命亦峻擢也惟
爾凝然端重可以仰企前脩益前和粹可以俯接后
進使教胄子師道必有可觀者豈但課誥詞藝而已
哉可

董宗臣修造公主位了畢轉親衛大夫

游化人之宮燕間自造築王姬之館鳩俛有勞具官
某事不辭難言皆底績朕愛鍾貴主方將諧禁鬱之
期願指信臣為別創更衣之所甫倅圖而經始俄輪
奩之告成乃若橫行雖曰武階之峻可無醜賞以旌
心匠之能可

董宗臣又為進書轉翊衛大夫

書以傳信既鴻筆之先褒賞不踰時豈貂璫之独緩
具官某久陪宿衛備罄忠勤踰內廷用事尊寵之臣
能藏於密凡一代稽古禮文之類皆見而知雖儒紳

會粹之勞亦史局典司之助超資越錄茲疊承優異之恩損滿益謙必深悟盈虛之理可

鄧峒磨勘轉太中大夫

論思班政與庶僚不同考課法嚴自近臣而始具君某古之耆壽後今之老成人屬車在後鸞旗在前出而扈蹕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入而談經茲涉文階亦循銓格積日累月遠成周大計之時自早升高加先漢超遷之秩可

葉夢鼎磨勘轉太中大夫

履聲貴近獨高獻納之班銓法森嚴尤重超遷之秩具官某璞玉渾金之器質光風霽月之胸襟出屣擁於節麾入徧儀於筆橐翰愈奏從官之技無愧詩書綺季從吾兒之遊有功儲貳然其序進必以年勞噫周室設官既長六卿而率屬虞廷考績遠當三載之陟明可

謝堂為磨勘轉朝散大夫

候對之班尤於天近審官之法必以年勞具官某相閣挺生天材軼出偉中殿護冲之德倡外家損挹之

風巨鎮名藩退而袖輪扁之手珍臺間館超然拍洪
崖之肩然考課之法尤嚴雖論思之臣不廢面四松
於奎閣密迹清光如一秩於冰銜欽承新渥可

府丞游汶兩易農簿

江左賢相稱王謝然烏衣子弟有佩紫羅囊者有拄
笏看山不省馬曹者尔清猷聞孫好修克守於家法
練事不流乎清談扈農方以絕乏為憂徃勤乃朕朕
方觀尔之才焉可

謝整司農簿

以門閥取人其來遠矣爾槐庭聞孫叔塗近屬其為
京兆少尹盖以才選擢真農扈等而上之其進未已
可

司農簿謝整兩易太府丞

農扈視唱籌之考以給待甫之衆目、少假朕念爾
方有子戢也外府之事稍簡為之改命焉非惟慰亞
保之心亦以見朕体群臣之意可

趙逢龍除將作監

書曰人惟求舊語曰吾從先進古之道也爾謀論接

於諸老德齒尊於一代卷怀退處若與世相忘者朕聞其優游洛社精悍未衰召以大匠將詢猷而乞言焉且疾其驅以副廷佇可

韓永考功郎官

吏部郎各治一職惟考功合四選而蕙綠之士扶勢利而撓法吏長子孫而舞文非清通而簡要者不在列宿之選尔以才學發身昔游省户有能名今陳臬事有風力方衆賢和朝孔鸞咸集察史談之晉滯思賈生而召見乃出新緯復還舊軌庶乎四選之弊可清三尺之法可守矣

翁台侍左郎官

朕政紀以來弓旌四出士或浮沉閭里栖遁岩穴莫不彈冠而起况季校之奢髦館殿之名勝可使之番滯周南若是之久哉爾擅凌雲之筆負冲霄之志覽輝而來卷怀而出其治郡有能名刺部有風力則不可得而諡嗟夫朕不見生久矣屬將有夜半之問庶幾聞朝陽之鳴抑左銓剝曹也爾台望即也惟剛則甄叙徇理而不徇勢惟明則予奪聽法而不聽吏朕

方不次擢士爾豈淹翔於省戶者可

包恢磨勘轉中奉大夫

六典設二卿春官尤重三年計群吏古制則然具官
某異聞佩嚴考之緒餘精義領先師之警歎帝曰伯
夷典禮咨汝欽哉子與卜商言詩起予可矣雖當代
耆英之望重然有司考課之法嚴噫夙夜寅清既班
高於兩禁日月積系姑序進於一階可

知建昌軍魏峙職事修奉轉朝請郎

朕覈名定而嚴殿最於郡國長吏稍汰其饜墨而罷
輓者其有以廉能自著見必尊顯之爾相家子牧名
城無嚴刑峻令而雄狡服不巧取豪奪而財用足其
士皆曰待我有禮其民皆曰拊我有恩一郡之廢者
興盡者歸朕聞而嘉之夫陸明舜典也增秩漢制也
爾既能善其始又能不倦以終之則可以對揚休命
矣可

周坦磨勘轉朝請大夫

漢家聽履之班在廷莫及虞朝考績之法歷代通行
其官某琅然董子天人之篇炳乎陸贄仁義之

諫雖藩條宣布被陽春之澤而光輝然官闕推遷計
日月之勞而積累屬當會課爰舟出綸噫台斗八座
之高御惟達貴冰銜一階之陟予匪監恩可

葉大有上遺表贈通奉大夫

子欲養親不晉臣堪致毀人云亡國殄瘁深憫遺忠
曾未替於眷懷爰加隆於恤典具官某謝策冠龜朋
之前列窮經為麟筆之素臣由大披風稜之雄踐文
昌台斗之貴其建明務為平寔不喜尖新其凱彈未
嘗刻深終歸渾厚雖奉身而出畫猶將母以行春甫
抱蓼莪之悲忽驚梁木之壞蹇、匪躬之故恍如平
生琅、岳絕之音遂隔今古僅成短夢竟天盛年念
嘗列聽履之聯寧致厚書棺之渥噫積善餘慶安知
伯道之無兒強諫不忘尚冀臧孫之有後諒惟精爽
歆此寵光可

趙希悅工部郎官

尚書郎惟起部文書絕少廷中總一二鴈鷺夸詡者
病其無權恬靖者喜其省事尔自奮科第問其居則
西橋叩其學則家廷本其自出則考亭之外孫也少

之所濡染壯之所講明晚之所成就庶几乎卓雅不
群矣朕擇清曹命爾可以進德亦可以養望豈惟上
應列宿而已哉可

章炯左曹郎官

地官之屬各治一事而左曹所主天下戶婚之訟夫
賦訟皆急務也今長貳皇、然會計金穀之不暇若
訟牘則往、讓巽屬之即舍天下之大訟不平者之
衆孰宜秉此筆哉爾以高材更煩使所謂嘗險阻而
知情偽者其悉而心佐而長訟至乎前勢奪理情撓
法者顯絕之官受欺吏舞智者痛繩之是非曲直易
位者明辨之夫如是則無一事之失平一民之不獲
無愧於該官分職之意矣可

全清夫寶章待制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

民歌牧守方憇於棠陰國重親賢廉需於爪熟宜釋
朱轡之寄徑躋紫橐之聯具官某宣慈而惠和辨智
而閱達惜陰書案甚於孤寒士之勤得雋詞塲豈若
恩澤俟之易在中朝吉士之目有兩京循吏之風既
至九卿而入承明復把一麾而去江海方且賦中和

之政不當奪慈惠之師屬以儲閣正人倫之始選諸
戚昵得邦媛之賢如卿行尊蓋主婚禮輟宣城之半
竹面奎閣之四松茲外族之殊榮亦我家之曠典名
為閔燕寔可論思噫東人欲晉出既宣於美化西清
候對入尚告於嘉猷可

馬光祖依舊現文學士提領戶部財賦兼知

臨安府

朕考祖宗之典故重省府之事權元豐以前專任三
司之使領嘉定之際或由兩地而允釐况當大獎極
壞之餘又非承平無事之比孰膺隆委茲得全才具
官某奕世鉅儒中朝宿望磊磊落落伏波章句士乎
巍、堂、北平傑魁人也氣吞北來飛渡之虜躬提
下流赴援之師安社稷見卿之心全江淮繫誰之力
南伸于方之命之矣宣勤吉甫自錫而歸茲馬飲至
屬主計告大農之匱乏而都人思舊尹之神明官無
紅腐之宿儲民或赤窮而貴糴帝情處此憂、乎其
難哉老手為之綽、然餘裕矣眠政塗之異數仍書
殿之隆名如武侯之集衆思如畢公之勤小物上副

朕心之注依下慰國人之瞻儀噫周官九府之藏予
欵阜通於財貨商邑四方之極予思培植於本根乃
眷耆龐奚煩訓告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五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六

外制

楊棟權禮部尚書

虞典三禮有秩宗之名周建六官重春卿之職履聲
雖舊懷望益崇共官某生靖恭諸楊之宗鍾岷眉太
白之秀大對明董生之道諒功利羞稱微言聞夫子
之性天文章抑末由其根深而蒂固是以枝敷而葉
繁苞踈則才過嚴徐輔儲則功高固綺腹橐成而群
吏腕脫口義出而諸儒手抄在日月獻納之班已魏

我於台斗然夙夜寅清之地尤華要于秋官覽壁記
之舊題踵蜀珍之芳躅凡并汾諸子所不能對與齊
魯兩生所未及為自昔無傳于今有望噫端委而治
周禮緬懷季子之賢綿範而草漢儀一洗叔孫之陋
益殫素蘊庸副異知可

鄧峒權吏部侍郎

天官居六典之先其嚴於八武部號三銓之劇常
選於貳卿既疊組之甚宜綸之可後具官某德豈盛
而仁熟色夷而氣和挹其標致有前輩之風出其土
首在吏師之目漢公卿之論每及鄧先晉名勝之流
亦推伯道持素而扈法駕魏冠而侍細旃孟子以仁
義而敬王武王既旄期而稱道朕惟鳩工事簡風斤
之巧安施鵠弁負多水鏡之明已試若時小宰宜屬
耆英意如申公轅固之告君老而益壯如左雄山濤
之典選公爾忘私誰其魚之擇斯二者可

常挺權工部侍郎

二史記時政既高兩省之班六典闕冬官尤遶二卿
之選延登勝彥增重通聯具官某文價令之倫魁課

草古之遺直始翔而集方聳聞儀鳳之鳴俄卷而懷
不肯作飢鳥之噤屬中朝之改瑟馳急驛而予環節
席之所作成經惟之所啓沃或禁中片紙奮筆以塗
歸或榻前一壻犯顏而抗議忠嘉必告補益甚多久
煩夾香案之傍且俾扈屬車之後噫昔司言動不過
如史佚所書令擢論思何止責工垂之事益殫美報
庸副眷懷可

陳綺右文殿撰樞密都承旨

右太尉掾均為公府之際今承旨廳竇長樞廷之屬
粵自改元豐之新制類多處法從之名臣具官某智
畧輻湊于上前麾節轍環于天下心平氣定居然龍
見而雷聲事至物來甚于龜卜而燭照治賦鄙牙籌
之瑣屑聽訟察詘筭之隱微久勞煩以米鹽簿書且
周旋乎亭障堡戍朕方修車備器圖回復古之功孰
能借箸運籌裨贊本兵之地與聞機密稍並論思強
本可以折衝直前可以論事噫在元祐則安世由風
憲除在紹興則剛中以功名顯益德賢業退企前修
可

謝子強起居即

崑西羣玉之峰長以老仙伯極東一星之象占為即
舍人名曰序遷寔由親擢具官某制行淵冰之謹持
身玉雪之清泉傳使閩擁旄師粵南官蒙珠犀之誇
自昔已然北歸携琴鶴而行于今罕見冊府待世南
之典領儲官喜綺季之從游朕有美官孰堪妙選立
通明殿命左史而記年侍泰畤祠第從臣之嘉訟辨
為清切列在論思噫古志為天顏咫尺之威固宜拜
下先賢借玉階方寸之地毋憚直前空臆而言虛懷
以聽可

鄭雄飛起居舍人

伯臣司宗麟寺之班已峻右史記事螭坳之拜尤清
其官某然然知言仁必有勇對延和則犯顏敢諫傳
資善則執古括經濡響而遣使臣威稜甚加璧而
延諸老顏髮蒼然獨倦：憂愛之忠見縷：建明之
疏臣卿尚少了無意於看鞭君舉必書方有資于執
簡非惟記注亦可論思必有以切劑君心輔導儲德
噫既居通列密列日月之光毋使傍觀或責春秋之

備可

何逢吉敘朝散大夫利路運判惠四川制參
自蜀有狄難士大夫避地東南者衆幾置鄉國于度
外矣爾由策名解褐至擁麾持節蓋登畿之日淺而
仕蜀之時多中墨吏議縮手袖間朕惟人才寔難詎
宜以一肯掩德稍復雁門之騎付以飛輓之任制垣
初建就命爾參其軍事者昔人被髮纓冠以救鄉隣
之閭爾其投袂而起叱馭而行以寬朕西顧之憂可

敘復奉直大夫鄭羽陞直寶章閣淮東提舉

淮盞之利甲天下東南大計仰焉閩浙蜀廣所產皆
不及也其選擇使者視它路為重爾以才選中外詳
試前總餉未煖席而責以償數十年失陷之賦發出
其身蕩獲其家豈理也哉論久而定亦為爾辨誣而
復雁門之騎矣乃今遂以皇華寵以全閣朕不以一
肯而棄士爾宜獲五善以報君若夫亭民之休戚權
法之利病爾優于心計必有以楨臨遠之意可

陳昉華文待制仍舊知建寧府

初潛重鎮最聲直徹于九重次對隆名進律超加于

二等載嘉美績爰出新綸具官某介而能通澹乎無
欲六卿師屬其進在一紀之先四國平蕃所至有百
年之愛籍甚建安之政得之行路之言一則為邦人
之借留二則重長吏之教易噫下墮書而褒黃霸風
屬其餘股銀信而召鄴侯迤歸不遠可

陳昉戶部侍郎兼權刑書

積多而有餘寔天下之大命刑成而不變宜君子之
盡心招徠一代之英賢登拜卿之長貳具官某有仁
者之勇得聖人之清孤行風標坐使懦頑之志立紫

芝眉宇能令鄙吝之意消衆競爲于爾絲爾勤求于
易牧仁聲載路東欲留西欲歸遺爰任人社而稷尸
而祝屬群賢之秉進豈宿望之獨道以小司徒兼太
常伯雖予環之已晚然聽履之益穹版曹有待于阜
通憲剖尤資於欽恤噫無三季之蓄非國賴主計之
才有一夫之泣向偶亦司刑之責對揚春簡愈罄忠

嘉可

賈德生除秘閣修撰

丞相勲在盟府朕常恨無官可訓遠稽前代近攷本

朝旦輔周室而伯禽拜後浚佐中興而拭賜龜紫昔
固有之今亦宜然爾前言往行熟講于家庭治法征
謀與聞於內幙有孝謹之譽無貴介之風涉木天論
撰奉竹宮香火可以娛侍慈顏誣養美質前輩稱門
戶之盛子弟之賢惟韓呂二家爾其勉哉可

賈德潤除直秘閣

王之王首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况其宰相子乎爾生
而穎異雖未勝衣冠而超拜朕前有成人之風擢之
延閣示嘉獎竒童之意此日之拱把它日之撐空昂
霄者也益勤于學以對寵光可

賈德生妻趙氏封吳興郡主

朕燕丞相壽母于禁中爾以家婦從禮度嫺雅容止
可觀問其閨閣則景猷之家忠惠之子也其疏鄉郡
之湯沐以旌閨壺之淑賢可

賈蕃世妻趙氏封宜人

爾侍曾祖姑兩國禁中溫恭肅敬蓋相門之賢婦亦
貴家之內則也其錫新封以昭異數可

何夢然參政

無敵用真儒久與聞于廟論立政惟吉士遂參揀于
國鈞播告綸言登崇瓌望具官某發強而剛毅肅括
而閎深拔去內邪無訓狐之止屋收還威柄有猛虎
之在山嘉其明目張胆之風真之聚精會神之地吁
唏都俞之意合彌縫補贊之功多朕惟國威未張虜
狡臣測先修政事乃可外攘能治國家誰敢侮予其
進遷于丞轄以陪貳於宰衡必躬周公吐握之勞鬼
羅寒峻必推后稷飢溺之念全活畿民使朝廷有九
鼎之安則邊塞絕一塵之警噫詩云訥謨定命尚告

斯猷書曰同寅協恭乃底于道對揚休命益茂壯圖
可

馬光祖同知樞密院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

安府

修介圭之親方委寄以浩繁借前箸而籌遠延登于
宥密迺敷播告以示集崇具官某擬傑魁間出之材
稟光岳未分之氣出而召畢入則夔龍全江淮濟中
興既勞還于天塹先京師後諸夏重戶正于日畿然
張其日必先舉其綱作而行孰若坐而論時咨公議

擢副本兵朕欲周密樞機爾叶心于邠魏朕欲彈壓
輦轂爾接踵于敵尊智畧之所經綸威稜之所振警
內全活清中之瘡外掃清塞下之塵運堂上之兵賴
有若人扣囊底之智足辦此事至于米鹽凌雜又其
土直緒餘氏貧宜弛已張之弓政弊宜調久膠之瑟
噫韓富同升樞府皆練習于邊情歐蔡兼領開封尤
精勤于吏事願如舊德奚愧前修可

陳堅秘書監兼右諭德

漢起朝儀而齊魯兩生皆辭不至延儒學而伏生轅

固以老見選用不用于四士何加損然所謂朝儀止
於綿蕪之陋儒學不過從諫阿世之流漢之為漢則
可惜也爾立身有本末項當國諱言舉世摧倒欲以
隻身挽而回之難退而名益重朕既去凶舉相朝半
老儒野無遺賢獨爾辭安居之聘安考樂之樂此豈
叔孫子之所能致平津之所能容哉達長所以領袖
諸儒官僚所以輔導元子朕虛空望官以待爾君臣
之義如何廢之其責然來思以副廷行可

雷夢炎宗正少卿

本朝自葉祖洽以布合時好為舉首之後三歲一魁
未嘗乏人其間卓然以清風勁節照映千古者前九
成後十朋而已爾對策有直聲造膝有忠言可得而
能也出秉麾節以玉雪持身以冰蘖倡官吏它人口
談者爾躬行之不可得而能也改紀以來孔鳶畢集
爾雖哀疾朕懷其賢亦既更素鞞而御祥琴矣麟寺
宦禁皆爾舊游其幡然一來以究爾平昔之學以慰
朕久不見生之意可

金槐卿太府卿

古之用人右賢左戚未嘗限畛域分流品惟其才而
已爾仁厚而有智略儒雅而通世務居中補外資望
寢高周旋數卻不巧取豪奪而用足無疾聲大呼而
事集遺愛在人去而見思所謂慈惠之師廉平之吏
地朝方急士其可使之需次東郡乎外府事簡九卿
班峻非特掌有司出納之吝蓋特為法從論思之儲
可

潘墀所少兼太子侍講

士大夫好直喜節者固不乏人然有躬行不逮其言

者有一鳴而遂嘿者有能暫而不能久者勝常于此
觀人焉爾立朝鉄石之剛作郡玉雪之清踐其言矣
卽省之疏切於贊祐博對之疏切于卽省非一爲矣
華途在前澹然無躁心壯老一致可以久矣漢人所
謂白首骨 唐入所謂清苦守節者也惟月之班聯
峻前星之僚采清箴傲王朝輔導儲禁所望于耆英
也欽哉無替朕命

胡式之將作監典國史

史稱文帝敬賢如賓以其時考之誼棄長沙猶曰少

年之故唐滯卽省不已白首乎且帝旣知唐之賢矣
又止輦而問之矣終不聞有大過合何也朕則不然
凡在列宿之選莫不賜對以觀其人爾老成而有足
見恬澹而無躁心亦今之馮唐也可不急用之歟大
匠班高事簡以處耆年雅望禮所謂乞言書所謂詢
猷者朕將舉行焉可

林光世司農少卿

先朝雖重科自然時有特起之士如王昭素徐復常
秩韓駒之流或以繼術或以文字皆得之于科目之

外奮布衣致通顯朕甚慕之爾始以易學進及試之以言則辨麗而博授之以政則果藝而達由火屬至即監由牧守至部刺史若素官然近覽奏篇明王体而通世務切當朕心錫之科第擢之卿少出于獨斷不世之遇也必請共正直必擬依名節以副朕度越拘孳選擇而使之意可

吳叔告尚右郎官

漢重甲科即其褒然為舉首者往往徒步至封侯拜相本朝亦然王旦有榮進素定之語蘓洵有十年至

西制之美朕端平更化策士于庭爾臚傳第一人皆曰騰上必矣然策名垂三十載中間僅由館閣出為牧守居官之日少考槃在澗之日多朕屢以省官召止或尼之豈盛名難居耶抑亦有命耶所謂素定者有時而不然耶尚右為二十八宿之冠其選允遴起倫魁為望即其尚用未已藝藏之久必有以雷霆一世者

卓得慶秘書郎

國家以數路取人才學也名第也政事也士有其一

如執券取償爾策勲于翰墨場材學不優乎射策爲
甲科卽名第不高乎德興縣譜見爲廉乎不在政事
科乎然同時一輩飛騰變化畧盡獨爾入無峻遷出
需遠戍瓜熟輒爲有力者所奪朕察其孤立平進也
起之議禮曲臺進之細書中秘夫館閣清議之所自
出爾延和之對亦旣開其端矣朕又將前席而問焉
可

賈貫道贈太中大夫贊章侍制

朕考先朝之故實見名宰之同胞絳拜頤廳綜佳終
于禁首浚首次輔混因錫于儒科雖夭壽之命受之
於天然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有懷英爽追錫恩徽具
官某世德深長天材超軼諺云父如龍兄如虎盛矣
蔑加詩謂伯吹壘仲吹麓少而競秀足以增光於嚴
考惜哉遽奪于長君使少假靈椿之年必及見常棣
之貴君臣際會若烏訓麟閣之功昆弟急難思少慰
鵠原之念燕齊均沾于尊幼龍光奚間于歿存進索
列以表汗出綸言而告第褒崇之異今昔所希噫明
堂穎一柱之扶朕敢忘於勲德奎閣候四松之對爾

無憾于幽冥可

魏克愚軍器監

由尚書郎以上非歷麾節著聲績者不可循序而進爾陳浙左臬事主京畿漕計民德其寬吏憚其嚴皆曰文靖之美于近世之庸使也進之戎監雖若平遷時方艱虞易所謂除戎器者為今急務古有壽百年二百年之甲有中石没羽之矢豈非工善其事而然歟以爾之才注閱武庫必能修其當修者備其未備者以佐朕中興之治可

魏克愚直華文閣兩浙運副

朕以生民休戚吏治媿惡繫乎部刺史之賢否每弄印出節必妙選而臨遣之苟得其人又必久其任而責其成况畿漕為諸道廢訪之首席未煖而徙官可乎爾建臺屬爾聰明所及情偽必知按吏有搖嶽之威抹荒有內溝之念嘗攝京尹府中稱治假以歲月盡其材能庶幾范滂王尊之流戎監平挹九御選固高矣然使畿民惜二星之移次為兩路計則未也廼進貼職陟使名俾仍舊貫語有之朝氣銳暮氣惰又

云豎疑之難爾既善其始又能不倦以終之則無愧
皇華之詩矣

項公澤宗正丞

九卿之屬丞為高而三丞為尤高尚書郎有闕則次
補常以處當世名流爾由甲科邑最開朝蹟繁遷而
至胄丞佩玉徐行異乎提徑窘步者矣替我司宗天
近地禁瑤編鉅典屬筆于爾雖凡例有前脩之可法
然鋪張非老學其誰宜煩汗竹之勞平挹握蘭之
選可

游義肅大理丞

朕延訪羣臣優容讜論或一時不遇而去然它日必
思其言爾頃既登朝適當賜對頗條時弊遂忤要權
之竄投起英髦於閑散幸有奏篇之可覆豈
厚誣其上左誣伴丞叢棘非獨旌故家之

直諒抑以示公朝之清明可

全允堅補丞務郎直秘閣

朕為儲宮選嫡妃既告廷且成禮矣加惠于妃之同
產親之義也爾早孤而嗜學與女兄皆同其憂今

同其樂不亦宜乎初補而直中秘不試而摧幕賓是
惟優恩益勉進備以基遠大可

游文司農丞

朕于喬木故家之能象賢濟美者必甄拔而任使之
爾大父清猷朕之賢相爾清猷之賢孫也外府大農
兩煩簿正邁往之韻俯同群碎朕欲益養其望而老
其材再轉爲丞其恪共於司存以光紹于祖烈可

余尚賓太府丞

朕敬故而念舊以厚其身昔爲未足又厚其嗣續焉

昔爾二父事朕初潛今豐沛故人存者無幾爾傳義
方而席餘慶茲繇膳監進丞外府駸：通顯再世遭
逢如此其何以報朕哉可

家坤翁樞密院編修官惠度支郎官

方今急政要務非兵與財乎朕委任宰輔提其綱又
謹簡乃僚治其目西府之有編摩計省之有度支凡
邊防機密國計盈虛皆與聞焉非止責以纂脩經武
之書出納有司之事爾名法從之子材而賢縣譜尤
高登畿有美譽贊聞有婉畫其以太尉傳椽兼尚書

卽惟籌餼養必有以裨科項紓經費首汝性欽哉可

周龍歸國子監丞

成均之屬或教胄子或誨諸生惟丞兼之學政皆屬
筆馬選亦高矣爾登畿致靖共之譽監郡者關天
之能簿正麟寺色夷氣和未嘗汲于進胄丞居三丞
之次班博士之上肆以命爾益養資望向未用未已
可

虞虞太常簿

官曹之清者至園壁曲臺而止爾昨教胄子后夔之
任也今擢奉常伯夷之選也一代稽古禮文之事皆
得與博士議卽共為討論之豈特簿正祭器而已哉
可

林經德大學博士

乾淳間邑竄有經擢國子博士者有入為監官者爾
頃宰巖邑勦盜衛民之功久而未錄登畿再遷不離
學省才名四十年無擅之語殆為爾設然爾素恬于
進首通籍而請祠官今入館而誨諸生必無冗不見
治之嘆朕方崇獎廢退靖共以俟可

劉叔子將作監丞

本朝之制吏無專官自修撰檢討至校勘檢閱率以它官兼之不稍遷推則滯矣爾仕已至牧守朕以其老於文學使與聞汗青之事久在館下用未盡才於是晉丞大匠夫舍麟筆而掌雉工雖不知汗簡之清然猶可執藝而諫可

葉寔太學博士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唐人猶有此論其後專以課試程文為職古意微矣朕方新美士風妙選師儒爾昔嘗訓迪諸生今再入廣文館其作成人材必有在于課試之外者可

楊文仲太學正

先漢五經各置博士世有專門之譏然講凡例之精守師說之嚴其專也不賢于涉獵乎以太學之大師儒之衆適無治春秋者爾抱遺經而究終始而已久矣擢寔成均為朕招諸生而誨之可

趙紀祥轉和州防禦使

師直為壯屢嘗敵愾以效忠戰功曰多焉可踰時而

各賞爰疏新渥以獎前勞具官某意氣激昂智謀沉
審有鞭弭周旋之志欲並駕于群雄賦笳鼓競病之
詩亦足豪于一世擊賊之血衣猶在解圍之露布有
名遂陟州圉且提戎律屬當四郊多壘之際豈計一
資半級之時乃詔有司進官如格噫黃石一編之授
既狩畧之素優仲行百夫之防與使名而適稱可

殿撰都丞旨陳紆磨勘轉中大夫

導旨之班貳卿接武考績之法三載涉明具官某別
歷最深行能尤異與聞朝筭寔參夙夜宥密之司自
結主知遂寘朝夕論思之地既平躋于兩禁初何羨
於一階噫先秦古官蓋朝廷之所重成周大計雖貴
近而必行益勵猷為欽承恩渥可

李澤民贈朝奉郎

日虜掩我不備上流震驚爾以郢倅行邊能贊鄂守
效死勿去以待援師及宣威金鼓從天而下欲虜全
城莫府上功而爾已不及見鄂人皆悲傷之朕于勤
事之吏生榮死哀兩極其至進官擇子度越常格以
慰宿草之恨以勸羽林之孤可

知嘉興府謝奕燾陞直敷文閣

去歲水灾右扶尤甚爾收嘉禾郡視民札荒若已飢
溺雖賑贍之力不足然惻怛之心有餘檢放而衆無
譁勸分而民順令郡人飲其惠部使者上其狀晉職
二等以旌賢勞且以勸有土有民者今距食新尚遠
朕憂未歇爾其謹終如始毋廢前功可

知嚴州錢可則陞直華文閣

嚴為郡負山而瀕江常有水患而去歲特甚爾職思
其憂有極溺之勞而無凝香之樂視滂救荒家至戶
到郡無流徙達于朕聽用是晉職二等以勸列城夫
九仞虧功者常情也一日必葺者善政也爾其謹終
如始以對揚休命可

龔集屯田員外郎

百執事皆可超遷惟郎官非郡最不除寺監長貳初
除無對班惟郎官得引見上殿重其選也爾著能聲
而練世務由朝行而牧江鄉雖地褊小用不盡才然
天尺五易於報政茲奉甘泉之計俾躋列宿之聯豈
久滯於閑曹行且膺於劇寄可

孫桂發國子監簿惠莊文教授

寺監皆有簿正而列于肖庠者尤清異時有就拜緊
官者壁記歷：可數也爾在場屋則韋布誦其文處
家庭則宗族稱其孝出而仕則士大夫譽其賢者如
出一口才全而德備是可以羽儀闈壁輔導朱邱矣
益培清望嗣有殊擢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七

外制

黃伯訖除司農寺簿

朕惟嘉定初元寧考總攬一時名臣多出親擢爾考
於是時為諫官為柱史言論風旨聞于天下朕不及
識追懷其賢爾傳受於父兄講貫于師友者詳矣由
列院而替大農以才選非直以家世也雖孝子顯揚
固不止此然有司出納其可忽諸益憚賢勞克紹先
訓可

武功大夫帶行御器械前改差知江陰軍張
稱孫特換朝奉郎

朕于疎遠羈旅之臣有能以才學自著見往：度越
拘孿拔擢而任使之况其親近者哉爾文恭之甥嗜
學工文再領漕薦嫺雅文流一時籍甚縻以勇爵非
其志也願官品已崇且佩貳千古印綬換班之命蔽
自朕心雖員外之秩稍卑然即監之選甚清先朝如
米芾如吳璠皆以肺腑之親而擅詞翰之美爾其勉
哉以對殊渥

張稱孫除將作少監兼右曹郎官

人才各有所長若其儒雅足與士大夫相頡頏顧使
之石篆隸而左鞭彌用違其才矣爾以藩邸之姻有
士林之譽屢上春官鉄硯欲穿而壯心未已豈與噲
伍者哉少匠尚書即皆高選也可以展究爾之才學
矣往其欽哉可

黃應春除宗正寺簿

麟寺名學屬籍是以纂述瑤編為職地清天近非君
流不輕授爾經明而行脩年高而德邵書所謂耆德

語所謂先進詩所謂典刑人也錄博士贊司宗一代大典皆與討論焉爾既魚火官學識之長朕非責俗吏簿書之務可

范丁孫除大理卿

范氏之望于蜀也久矣其種德積善非一世其象賢繼志非一人門戶之盛爲衣冠美談典刑文献於爾乎在修于家則有禮有法出而仕則有猷有守累贊閭畫游將使指身遊乎西土而名動乎京師朕將引以自近焉先朝故家萬里出峽宜有以寵異之棘卿高選一武禁除爾其疾驅以對簡拔可

文天祥除正字

倫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旣久乃知其寔踐爾則異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矣麟臺之召何來之遲語有之居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

謝暨除司農卿

郡國賦輿之廣朝廷稟兵祿吏之衆而倉庾氏乃無
宿儲使買誼生于今日見公私之積如此其憂當何
如哉熟能爲朕修几危之職以紓一時之急者爾精
明足以燭姦欺密察足以防滲漏鋒銳足以投肯察
朕所爲選擇而使也夫包茅是問逋租負斂其來已
久然馬力窮則輿駭弓張不弛則弦絕郡邑有貧富
灾傷有重輕于斯時也御取予以道課殿取以公爾
必有以處此筭計見效由九卿擢兩制矣可

林疇黃瓌除大理評事

司馬遷有法家者流之目韓愈有大理不列三后之
論信斯言也臯謨呂刑見黜于書矣廷尉平佐其長
決天下之獄非中其科者不授疇縣譜瓌幕辨皆有
可紀並升棘屬獄筆高下民命死生繫焉其殫乃心
毋爲遷愈所議可

朱子中除太社令

用門閥取人非古也然曰冒子曰象賢虞周盛時亦
何嘗不尚論世家乎爾輔臣之子能讀勸侯之書而
遵萬石君之訓者摧寘周行將以進其德而老其才

也爾其勉諸可

錢庚孫除將作監簿

國家用人或取之素士或取之世家惟其材而已爾
奕葉貴盛固不與寒峻爭進然鵷行鶩序宜參用傳
世家文獻知臺閣典章者由郡丞佐繕監益厚溼養
以待器使可

周漢國公主所從人葉氏封恭人

古之稱女婦之賢者必歸功于保姆爾執事貴主左
右皆見其衣褐今見其築館可以言勞舊矣其錫溫
恭之弼俾靈優渥之恩可

右武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特除金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敘州張桂特贈客州觀
察使

聲罪致討勇于祭纛之行殺自成仁壯矣死之節
追懷英槩加峻愍章具官某躬秉戎韜氣吞叛壘危
機文急甘效命于頻行大勢不支猶握拳而血戰妖
祿未清于塞也將星忽墜于營中邊候亟聞朕懷震
悼爰涉廉車之秩以為幽壤之光噫李陵之罪通天

惡名遺臭張巡之鬼厲賊忠骨猶香可

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特除慶府駐劄御
前保定諸軍都統制金文德特贈復州圍練
使

環高城而攻忠存討逆鑿凶門而出義不求生爾勇
冠諸軍誓梟叛將赤心衛上以國士報之白刃在前
曰男兒死耳力已窮而鬪愈急骨可朽而名不埋俾
陟遙圍以光幽垣噫馬革裹尸之志豈不壯哉豹死
留皮之言復何憾矣可

迪功郎錢昌大援籍田令

選人開朝蹟殊擢也藉令列奉常清選也爾家世貴
盛而能安于平進選擢之異蓋以其尚有典刑之故
爾益熏沐以對寵光可

工部侍郎常挺除兼侍郎講

陪細甄之列久奉燕間加重席之榮特優鴻臚具官
某凌雲之賦籍甚凝霜之簡凜然拂袖而素節無虧
予環而丹心不改汝垂之命非止鳩工仲舒之文尤
宜為詰方賴辰猷之告俾起夕說之聯噫求王人之

聞吾自樂此得講師之三昧爾交修予可

馬世綸帶行太府寺簿尚書省市舶所檢閱
官分司度元府

郵地瀕海夷琛輻湊異時領以使首後俾郡丞惠之
權稍輕矣爾家學繇譜有聞于時其以外府屬注任
互市之事嗟夫寬征則海之賈可招無欲則浦之珠
可還也選擇而使可不勉哉可

包恢磨勘轉中大夫

秩宗之官極寅清之高選考課之法必積案而序遷
具官某世之達尊國之大老持橐入侍已八十餘焚
橐盡規凡再三告士論咸推其晚節吏銓適會其年
勞爰出新綸俾升華秩噫周小宗伯初豈計于一階
奉中大夫今遂班于五品

趙與訾依舊贊章閣侍制除江東路轉運使
兼淮西總領

職清地禁頃已列于論思師老財殫金莫難于總漕
思其強敏起之燕間其官某知微知彰有猷有守爲
諸道廉訪使之首肅若乎稜合比年京兆尹而觀恢

乎材必倦懷經去注想未忘厥今江沱之勢稍安塞
下之積未實甲士張顧之望切計臣東乎而拔窮緩
則之具急將聚怨朕直為廩孰能飽萬竈之屯爾
益辨多、可並綜二臺之事往任笏鞭之責并提醜
茗之綱涓瀆之運法可專涅中之雜政宜講必民無
加賦必軍有宿儲少紓識者之憂不
王旦云民力竭矣有味其言邵雍曰諸賢
之意可

右武大夫陳天應團結有勞轉左武

功宜懋賞詎容銓法之拘官至橫行見謂武
具官某以材自奮遇事敢為頃緣猥抗之倭
隆之募立表下漏頓整肅于軍容執鞭厲橐
於環列有司言狀如格進官噫服居重馭輕嚴
九重之制爾自右遷左蓋古人二廣之道可

謝皇除軍器少監

朕方圖攘夷復古之功講脩車備械之政凡
戎監者皆遴選也况于師其屬者乎爾槐
椒塗之懿戚倍清廟髦士歷京兆尹亞皆

戎之拜去卽宿卿月猶健者之登梯可躡級

趙孟察除藉田令

朕于麟趾公子之信厚者皆甄拔而器使之
近屬爾尤修謹可使之淹于常調乎真彼周
厚于宗藩之意夫德以涵養而進材以更
除在前靖共以俟可

趙孟熾除大理司直

朕惟安僖王國之近屬其後多佳子弟爾于其間尤
謹飭好修擢之鵷序非私之也所以昭朕懷族之意

爾爲善之樂也其益進德益講學以奉三雍之
對可

丞議卽范昌世牙契賞轉朝奉卽

中興以來養兵之費廣生財之道狹而牙契所入遂
爲國之大利與筦榷並行爾淳熙名執政之孫善于
其職課以寂聞豈非會計當而然歟伴進卽秩以旌
賢勞可

史森卿除掾作監簿

以世系論人物自左傳遷史已然至晉之王謝唐之

崔盧本朝之韓呂則尤盛矣爾生長名閥脛胎前光
延今簿正外府駸：華除夫怒長不如盈科而進也
窘步不如佩玉而行也爾其謙恚以基遠大可

朝奉郎家過以脩浚靜江府城池轉朝散郎

官

先朝既卒儼寇首城桂州厥後丞平日久城圯墜湮
恃陋不戒爾佐閫幕能與將士叶力築浚一旦寇至
卒能與城池俱全可以言智矣俾進一秩以酬前勞
可

奉議郎何鑄以修築廣州城轉承議郎

屬者西寇震鄰廣東戒嚴城番禺乃所以後桂林象
郡而安扶胥黃木也爾佐閫幕倡率吏士躬板幹之
役成全湯之勢師臣上其賢勞其豈可以吝賞也哉
可

李頊除太府寺丞

并轉為丞若平進者然自監而寺則稍高矣爾席華
腴之胄有儒素之風歲中屢遷官雖以名家之故亦
以美才而用爾其懋哉可

太府寺丞郭自中知嚴州

桐廬郡有漢嚴光之清風先臣仲淹之道愛任焉吾甚重其符竹不以輕緩爾奕世之積累深過庭之講貫熟課臣其伯父也處士其嚴考也典刑文獻于是乎在新定調守母以易汝夫有地千里足以行志去天尺五易于報政范鈞瀨以自潔覽壁記而懷賢夫如是誠可以為侯度可以致民譽可以不墜先訓矣可

迪功郎鄭立道循丞直郎

鹿磯之捷蓋吾上相指授亦師武臣力也幕府上功爾以書生有勞其間如格進秩以勸來者

從政郎廣東提刑司檢法官林祖恭以韶州

築城賞循文林郎

屬者蠻寇深入韶甚岌矣爾佐臺幕能與將士出力增俾浚壕隱然有不可犯之勢憲臣言狀簿進一資以旌爾勞可

汪立信除將作監

朕其擇望即廉訪諸道及使事庸公則又進之于朝

所以課事功均勞俟也爾使江表有風力牧毗陵有
仁聞朕念吳中灾傷衣俾之衣繡循行所部爾于荒
政如拯溺拯問焚于臬事能洗冤澤物可謂盡心焉
耳矣稱鵬造廷朕甚嘉之大匠亞九卿一等肆以命
爾以旌行能以為登車攬轡者之勸可

汪立信除直寶章閣依舊浙西提刑

朕既拜爾大匠矣已而思之爾臬事荒政皆開端而
未及竟舍之而來是一路獄冤不見雪於膚使也三
郡民飢不得乳于慈母也况人物彫然非擇一朝士

之難而求一監司之難今代有能幾子駿乎借雉監
之望爲壯駕之行且萬到直奎閣以嘉寵之爾其爲
吳人勉留前所爲開端而未及竟者有始有卒矣爾
性欽哉毋廢朕命

呂文煥特除授中亮大夫州防禦使依前職
任

敵二所愾既折馘而獻俘振旅而還乃策勛而合爵
具官某見推勲闕蚤摠戎昭傳授六韜而起家問閔
萬里而赴授朕拊辭思名將一掃兵氛爾束髮戰白

奴屢騰凱奏宜加品秩以獎忠勞噫花卿絕世之無
孰如英槩鉞虎百夫之禦雅稱仗名可

鄧炯除寶章閣待制依所乞予祠仍賜贈金

帶

召彼故老甫登要路之津賢哉大夫忽勇急流之迅
乃疏殊渥以長高風具官某內有操存外無表暴朕
惟責德尚齒之義樂于招賢爾有愛君憂國之言見
之獻納方眷懷之濃甚胡歸興之浩然夫挽留固上
之至仁止足亦士之大節次對壺如有貢從叢祠賜

號于散人一葉身輕萬釘帶重狀矣拂衣之決過于
行錦之榮噫訪童子之釣游深諧雅志續耆英之圖
畫奚阨先賢茂對寵嘉永綏壽假可

朝奉郎謝奕林以前任鄧大解發新錢綱及
數轉朝散郎

治靖歲以十五萬緡為額及額者賞其來久矣爾建
鎔臺善於其職新錢源：暴：而至有司上其功狀
如格乃遷筆秩以旌賢勞可

武經郎丘宗之秉義即丘淵特理作軍功出

身

武爵崇軍功而卑入流無換授法也有司言鹿磯之捷爾與有勞俾之換授非常之恩也有出于法之外者矣爾益奮勵以報國恩可

長入祇候殿侍盧進等換授保義郎

衛換授之法以年勞亦以斗力汝于二者應格可以出而仕矣可

陳鑄除秘閣修撰樞密副都丞旨

自改官制以來尊旨官不必備願今甲兵之間猶至

廟堂科瑣日不暇給然則都副並置亦集思廣益之義爾明而恕故論主正平介而通故事無凝滯歷仕東西二府與聞軍國大議親蒞于州平幼宰彌綸之義知矣索虜盡侵疆來歸朕欲及閑暇之時講修攘之政爾雖已列九卿其以論撰亞太尉掾並時事惟侍立可咨訪邊機惟同堂合席可籌度也方將引爾自近繼有殊擢可

陳淳祖除右曹郎官

朕擇賢臣之有人望者出為監牧又擇監牧之有治

績者入為尚書郎于以覈名實而勸事功爾自著廷
建外臺風采竦動一時屬石扶水災吳興最甚就以
當平使者兼領郡統爾于荒政皇：汲：傾國倒廩
不足則勸分以續之郡人德焉身雖勞而所全活者
衆矣地宥之屬石曹尤劇應宿之選舍爾其誰朝力
急才豈久滯于省戶者可

陳淳祖直秘閣仍舊浙江提舉兼安吉州

朕以元日命汝為郎已播告矣爾饗墨之吏方禦：
革心穴傷之民尚嗷嗷望患隲移麾節于他人之手
是奪嬰孩於慈母之懷其加隆名俾承舊貫昔者僉
出使人以為福星環出牧入以為陽春爾雖淹番民
則全活朕亦豈久勞爾于外服哉可

右武大夫徐安民昨知峽州半年間運米三
十六萬石上夔恃授左武大夫依前帶行御
器械知江陵府

漕粟於邊從古通患汎舟之役泝江尤難既能体國
以服勤焉可踰時而吝賞具官某為將願則牧牧民
則龔黃頃守陵夷有勞餉道三峡倒流之險跬步莫

前萬般連牆而來銜尾不絕馬騰士飽師克凱還雖
旌麾移于渚宮然功狀上於幕府噫進之左廣峻品
秩於橫行畀以中樞託藩宣於連帥可

朝散大夫謝堂磨勅轉朝請大夫

侍漢雍之祠持高侯對考虞廷之績可緩陟明其官
某風致幼輿才華康樂授鉞建牙於馮翊焜燿續行
簪筆持橐于甘泉雍容綵戲雖在列莫如其貴近然
還官不廢於故常噫奎閣巋然固已班于西禁冰衛
清甚初計於一階可

史能之貞州分權倍增轉朝奉郎

宿師於邊財殫粟竭朕知筦權之病民而未能弛也
爾以選往蒞其事所入倍蕩然未嘗有析秋毫之謗
可謂才矣晉秩外郎益勉事功可

右武大夫高州刺史持添差江南西路馬步
軍副總管范用特授拱衛大夫州團練使仍

舊任

執訊獲醜繫秦戰多序情憫勞超加勇爵具官某勛
名之志忼慨忠義之膽輪困鎔纜蜀江虜穢半渡廻

戈鄂渚城解重圍既奏凱而班師宜第功而行賞乃
加穹秩併陟遙團噫東驚西馳昔摧風而敵愾中權
後勁令蓄銳以總戒可

武節郎夏榮顯歿于主事特贈吉州刺史更

與一子恩澤

朕覽國殤之篇而哀死節之士爾自淮授蜀忠州之
戰矢必中脅及左右支而隕可以愧法戰偷生之人
矣追贈遙刺又於格外錄其孤兒免如有知可以無
憾可

朱熠仍舊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兼淮浙發

運大使

農業首八政方將活青州之饑大臣慮四方其可安
綠野之趣起粥諧之舊德摠牧餼之重權共官某學
貫九流材周萬變伏青蒲而焚諫豪忠愛之誼深時
色綫而補帝業彌縫之功大輔政于國家多虞之際
乞身于中外宸定之餘出處付之無心進退綽乎有
裕雖燕居息與造物而共遊然巖壑共瞻適生民
而未可屬時吳會積困滂傷近則鴻雁之謀稻梁遠

則魏貅之待多乘兼此二任界之全材節戟來迎臺
府竝建必集思廣益罷行務合于羣情必安富恤貧
扶抑悉歸于公是使四境咸無捐瘠而連營不至乏
興昔伊尹之澤被於匹夫蕭何之功及于萬世賴卿
區畫寬朕顧憂意荒政救飢民之窮諒多襁負仁人
後天下而樂行以袞歸可

孫附鳳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太
子賓客

論諫本仁義既久罄于忠嘉道德成安強遂進登于

疇咨碩輔敷告路朝具官某學造精微氣函剛大徧
居風憲愈峻霜稜進則伏蒲蓋屢抗犯顏之疏退而
焚草未嘗漏造膝之言邦無邪朋國有公是屬春園
之造士以時望而衡文虎榜聯翩經品題而佳矣鵠
袍翹楚皆摸索而識之朕嘉其通材擢之共政厥今
虜直卸支呼韓之運齊歸汶陽濟西之疆幸四鄙之
稍寧庶中原之復合然可取孰可守乃國老之至言
所憂重所欣亦昔人之長慮雖寄安危于元宰尤資
寅協于弼臣運籌帷幄而貳鴻樞偉衣冠而倍鶴禁

肆升端殿併陟文階噫予欲禪贊廟謨爾尚希于淹
弼予欲輔導儲 爾奚愧于震冲眷倚方深對揚無
斁可

范純父除侍御史兼侍讀

橫榻劇雄冠風憲紀綱之列細旃案勿讀典墳丘索
之書爰播明綸以旌直節具官某芒寒而色正表和
而秉剛自結主知編司言責扶持世運崇陽抑陰之
甚嚴憤嫉邪朋拔本塞源而後已愛善類如祥麟儀
鳳去貪吏如贅獸毒蛇載嘉鯁論之陳特峻首端之

拜雖朝廷無大姦慝卿其可廢于抨彈然道路有公
是非朕每欲通于壅蔽出則糾繩于柏府入而啓沃
於華光辰告尤親風稜愈峻噫古有法家拂士蓋謂
爭臣今無大夫中丞遂長御史益殫忠謹式副眷知
可

陳堯道除右正言兼侍講

南臺執法辨為敢言西省拾遺得於已試真彼七人
之高選異乎百辟之序遷具官某勁節昂霄貴名揭
日勇退於群陰用事之際來儀于九成合奏之初未

嘗深求遂被親擢居風憲紀綱之地久矣身冠于是
非褒貶之間一用麟筆嚴君子小人之界限正外夷
內夏之經常奉白簡而前吾聞其語矣伏青蒲之上
今未可言毀黜願輸禁圍之忠吉獲侍細旃之講我
明告子爾交脩是扶公是于清時留直聲于異日噫
聖朝無闕事奚取從諛之言天子有爭臣益進格非
之論可

虞虞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

國有君子允為時望所歸臺無長官均任風聞之責

疇咨勝彥斷自親除爾蕭然澤癯屹若山立橫經圍
水甘鄭老之無氈議禮曲臺陋叔孫之起絕未嘗趨
捷徑以窘步惟知遵大道而徐行朕急于求言孰堪
明目張膽之選俾之執法安用呈身識面之流內出
姓名外親觀聽方今邊遽寬而守備未弛國是定而
堅凝寔難抵巇之徒尚煩復隍之漸可慮必排姦指
佞凜風霜擊搏之威必陳善閉邪裨日月就將之學
朕稽于衆而後用人將于爾而求全噫無闕事希諫
書未為篤論舉明主建長策益進昌言可

楊棟除禮部尚書兼職依舊

新進士策名之盛舉無遺才夫宗伯衡文之公宜有
懋賞甫題甄墨即播絲綸具官其色正而芒寒根茂
而質遂長揚館之賦古一洗篆雕靖恭坊之譜蕃相
丞冠冕早造嚴吾之列晚倍園綺之游遂長儀曹俾
司俊造以唐文三變為己任以洛學四書為指歸摸
索得之注脚不輕于墨筆品題嚴甚點頭奚待于朱
衣喜水監之至明峻台斗之真拜平掌故議郎之聚
訟剖經生學士之羣疑履班益穹柄用伊邇意虞書

典三禮古以命官漢制參六經今寧求野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八

外制

葉夢鼎除兵部尚書兼職依舊

春闈以行藝造士技其英華夏卿有文武全材付之
衡尺屬方峻事爰命為真具官某學者師模儒之鴻
碩嘗典三禮古之伯夷后夔及擁雙旌今之陽城元
結最先諸老而召來從吾兒之游遂陟文昌俾司俊
造入伯樂無非冀野之龍媒號陸氏莊不下唐朝
之虎榜卿亦勞止朕甚嘉之褒鑒裁而出綸冠履班

而疊組及間暇而簡稽軍實以公平而甄敘人材苟
匪名流曷庸高選噫時方經武固資所父之爪牙官
曰納言無愧尚書之喉舌凡所優爲者卿其往欽哉
可

包恢除禮部侍郎兼職依舊

禮有崇卑予以肅君臣上下之分國所尊事其可無
老成典刑之人亦旣優爲宜加貞拜具官某聞師密
授得父單傳逮精舍之久荒儼靈光之獨在和順所
積居然有德而有言精悍不衰靡頌祝鯁而祝饒雖

奴隸知爲清白非唐涅所能磷緇晚就蒲輪徑持荷
橐囊封應詔凜然言議風旨之間綿範草儀出于制
度文爲之外所謂藥石變我夫豈玉帛云乎積望推
重于一時落權奚待于滿歲噫刺經作制可以洗諸
儒聚訟之譏析句分章未若陳大人格非之說顧如
耆雋寧假訓辭可

徐經孫除刑部侍郎兼職依舊

式敬爾獄久煩閱實于祥刑明試以功廼命爲貞於
法從疇咨偉望申錫贊書具官某介而能通仁者必

勇生漢高士之里抗志尤清有唐司訓之風持論近
厚出處了無於附麗始終莫得而磷緇偉衣從霍禁
之游盡忠于輔導濃墨批鸞臺之勅見憚于貴權凡
有論思居多補益箴諫明將雷之示戒囊封應元日
之求言自濟從班實掌憲部民有矯虔姦究無忿疾
之心吏或磨淬角圭失哀矜之意朕方欽恤卿每平
反乃出絳以落權且錫擊而疏寵噫職分周典皆云
師屬于貳卿書列臯謨孰謂不儔于三后可

李廷芝除權兵部侍郎依舊兩淮安撫制置

使知揚州

班師振旅嘉元戎十乘之邁合爵策勛峻司馬九伐
之拜爰流異渥以獎雋功具官某學以輔其天資儒
而通於世務商隱焚南之檄俯視飛卿正封郾城之
詩可肩韓愈聚米圖山川之險易設醪同士卒之苦
甘旣環轍周行于三邊乃投鉞獨當于一面考室築
爰居之百堵民始有巢并兵攻未下之二城士不解
甲其勤勞也至矣果談笑而得之因壘降崇侵疆歸
魯奏捷旣騰于夜報第功宜陟于夏卿朕惟羊陸之

所懷徠附先施于恩信殷禘之所營綜有可乘之事
機鑿陳迹之在前恢遠圖而淑後厚培根本宏立規
模噫謀元師以詩書示加重中權之意做國人而箴
訓盡務爲外患之防可

廖瑩中除大理寺丞

自古大幕府多奇才漢魏則班固王粲陳琳阮瑀晉
則阮脩孟嘉孫楚袁宏唐則不洪溫造杜甫杜牧
本朝則強至謝絳尹殊李之儀之流皆以文墨議論
望此府爾鐔津名族代有異人載筆從戎車之後轍

環三邊愈風之檄賀棣之表多出其手可謂之奇才
矣寺監之屬丞爲高選而棘丞尤高肆以命爾益養
資望以對甄擢可

林彬之除寶章閣待制依舊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

書稱耆壽俊古之所嚴詩曰典刑人今其餘幾迺春
論思之舊久安寂寞之濱嘗列通聯宜疏異渥具官
某陵雲逸氣揭日貴名射矍相之弓衆人有揚解而
去者奏阿房之賦諸公爭播笏而誦之技于時髦付

以風憲青蒲諷議倦：法家拂士之言白簡指陳凜凜君子小人之辨遂絲縈路徑上禁除方眷注之邛隆何疑媿而勇退雙溪疊嶂難忘相卿烝嘗之思二頃一區不恨汾曲田廬之薄朕念其侵尋八袞畱滯十基因漢殿之稱觴法虞朝之上齒盼昕廷一禮之寵陟奎閣四松之班以敬高年以華晚節憶歸洛而會貞率深嘉知足之風臨雍而拜老更尚有乞言之禮可

翁合除直秘閣浙西提刑

士大夫多重內輕外蕭汲皆漢名臣然望之則雅意本朝照則願出入禁闈至唐則召者有登仙之美出者有麤官之嘆其來久矣朕思所以矯之爾多士所宗畱滯周南歲晚歸來則馮唐自首矣方有清望官之擬屬吳中突傷朕數下寬恤之詔而官吏饜殘老弱轉徙自若思得王尊范滂輩人付以勞來咨諏之任木天隆名繡衣華道一日竝命使大夫國人皆知脩名矯節如爾合者而肯為此行庶乎外臺加重矣少須右扶風無捐瘠之民有革心之吏朕又當出節

召汝可

皮明德除太社令

古者造士自國子始自貢游子弟始見于書于周官者如此爾輔臣之子孝謹惟肖社令列于奉常蓋虞廷命樂卿教胄子之意也爾其益進于學而由于禮則而父有子矣可

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帶行御器械新差知和州陽孝信為白鹿磯賞轉翊衛大夫

有功見知人情則說無賞不徃軍志之言具官某積

惟塞之威與鹿磯之捷爾執鞭弭寔從大莫府之行朕聞鼓鼙深惜故將軍之勇超橫行之穹秩佩共理之左符噫精神強而折衝方咨牧衛髀肉生而興嘆益勉勛名可

皮龍崇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詩書謀元帥孰知該輔之賢富貴歸故鄉茲徇養親之志出綸疏寵建纛啟行具官某材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亦遠巖廊賡載端委而準百僚翹館招延握髮而進千贊內宏開于正路外盡返于侵疆方資文

武之全才共翊丕平之景運迺緣慈侍浩然念歸來
解繁機畱之不可朕惟禮大臣之義為擇便安卿方
將壽母而行尤宜優異就開湘閩俾奉潘與若首極
收合肥曾臨青社皆以公清而賦政至于久遠而見
思戰衛森嚴未忘恭桑梓之意門庭汎掃自然絕瓜
李之嫌惟仁可以甦凋瘵之民惟廉可以洗饕墨之
俗噫錦衣所至諒多夾道之觀袞繡以歸何待三年
之久可

吳堅除太常丞

昔舜命伯夷其辭寂寥簡短曰直哉惟情而已此非
選禮官之法歟漢初齊魯兩生良亦其人漢不能致
使叔通輩為之通而知禮必不改遂掖為短後必不
据據秦儀以希合世主之好本朝禮制大備如南北
郊明堂辟雍如廟議如謚法微而冠昏喪祭之類或
參訂于古書或折衷于儒宗或求之遠野皆著為令
稽為決而奉常典司之卿選久虛少行長事侍從闕
則次補常以待天下名流爾以直道立朝以清規矯
俗是真可以典虞朝之禮而異于漢野外之儀矣豈

玉帛云乎哉可

馬廷鸞除軍器監

弧矢之威見于易爰予之制訓于周官車馬器械修備而周中興干戈斧鉞朽鈍而唐不競然則所謂除戎器者亦今日之急務也爾由科目進而為瀛洲學士又進而為公府掾持文墨議論與吾大臣可否大政事清且要矣戎監若非所以處爾顧今兵未可弭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使有司所藏皆良勁不亦可以信國威壯軍容乎往其試哉綖有顯用可

徐復除秘書少監

國家設清望官以名勝士爲之朕自庚申改紀去凶舉相拔士滿朝而予所謂清望官者尤遴其選爾由前御史勇去卷處且二十年他人能立初節久之不堪率自貶而求合爾獨壯老不變於要路無一迹權門無一字嘗佩龍溪左符一清如水公帑露積歸裝琴鶴而已朕聞其風而賢之羣玉山人間仙地爾昔為清慕學士今爲白頭老監豈非館閣之嘉話朝廷之盛舉與除撤旣清向用未已可

陳存除尚左郎官

皇祖有訓非郡最不除卽自乾淳至今未之有改太末三輔之劇郡也素難治尚左列宿之長所也尤遴選爾由館閣出收懋棠有循吏之愛拔雍有仁者之勇二年而與人歌之爾于難治之郡旣恢乎游办朕于遴選之官烏得而利卽哉古之善典選者曰清通簡要今寒峻覓官率受吏掾縱魚貫索米於長安市皆是也往佐而長抑吏姦而伸士氣則朕爲知人耳爾爲稱職也可

張濟之除秘書丞

館閣皆號天仙惟丞與著作尤高有徑擢二監二史者乎遷亦卽潛矣爾別奏賦第一父子聯名雁塔科目之盛才學之高器識之遠詎可遠煩以吏事乎朕有美官在風日不到之處非爾其誰宜爲昔在漢儒或以讀未見書爲喜或有清淨寂寞之朝然則青藜下照反不若長檠高張乎朕今儲英才于是中爾益擁培以需甄拔可

陶夢桂除大宗正丞

朕以介弟典大宗正而又選庶姓之朝士佐焉爾以儒發身然試之事則通而無滯敏而有功其在外府扈農皆然進之司宗可謂不負丞哉之選卽宿有闕朕將以次選擇可

李仁永除太府丞

士大夫求速化者多安平進者少朕于用人常以是為權度爾淳熙參與之餘有恬靖之趣無貴介之累秀眉黃髮老于常調擢真同行所以旌故家尊高年也進用差晚猶勝不遇可

劉夢高除司農丞

人才寔難持文墨議論者易得而有志于功名事業者難值朕所以有臨事之使之歎也爾奮起諸生周旋當世當著縣譜部郡符參閭畫皆有能聲扈農數告乏絕爾于是時轉而為丞夫公私之積可哀痛朕與大臣之責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非長貳與其屬之職乎朕方與此觀汝可

章鑑除太常博士

士君子立身大節常于離合去就之際見之爾揭貴

名而挾高科嘗有列于朝矣出而倅袁凶相方以多
簿錄窮隱寄廣連逮爲富強堂檄三倅各行一郡爾
當之衡獨不肯受風旨且昌言其非遂觸相嗔罷去
其大節而有可觀者使之橫經進之掌禮非曰爲爾
光寵顧今奉常古夷夔之任宜屬之清流夫儀禮蓋
曲臺淹中諸家聚訟之系祖也謚筆亦華袞斧鉞隻
字褒貶之遺意也人特于爾有考焉可

舒有開除軍器監丞

朕于用人有所譽必有所試爾自策名以來宰邊邑

倅藩府參閫盡之試之詳矣部鑰戎丞政未酬勞昔
讀周官見其造弧矢及戈矢戰矛之屬莫不有制雖
尋尺長短該括詳備然後知先王戒不虞之意如此
其可諉之曰百工之事也哉等而上之用進用未已
可

周應合危昭德並除史館檢閱

史官惟其才而已昔曹輩倅陳師道當時以師道未
解徇寢而不行至朕度越拘學有自山林布衣爲史
長者有起諸生爲屬者爾應合爾昭德皆場屋知名

科目命士嘗游幕府而秉檄筆屬予留意史事既命
諸老提其綱領又致兩生俾操簡牘而從焉其益竭
於三長庶有光于千載可

侍右郎官趙師光陞郎中

均之即潛而有員外正之異可以積勞而陞不可以
一蹴而至也爾出爲一路福星入應六曹列宿有司
上爾資考應格宜正舍香握蘭之秩少酬持衡典銓
之勞益殫乃心以振厥職可

陳仲坊除工部郎官

日卿陞辭之朝去京且三千里朕深惟休群臣之義
不欲煩耆年遠役也爲擇便安焉起卸職清事簡亦
爾舊游挽之使留優恩也引以自近美意也重陪漢
廷舍香之班毋發唐人看桃之歎可

趙希捨辟知瓊州

瓊莞控馭海南四郡調守先遠前此官吏激黎之變
而欲以補救爲功爾以元僚奉檄書涉鯨沒談笑而
事乎師臣推其功於爾就副左符以鎮臨之昔李康
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以廢化貪也

渤海多盜暴勝之衣繡持斧不能勝龔遂使民賣劍
買牛而盜息以仁勝暴也爾其典聽朕言一意綏撫
溪洞皆吾赤子豈以黎母山爲恨哉可

親衛大夫和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知安慶
府池州都統制蘓劉義爲昨在重慶全城卻
敵特授五官

曩騰戎捷坐收全取勝之功今奠戰多殊媿不踰時
之義雖稟元臣之方畧亦資群師之忠勤具官某頃
提師于徃授井絡金城全壁數州脫鬼簿之危窺帳
隕星萬里載帝昴而去相既歸袞爾亦擁麾及茲踐
信賞之言示不忘前勞之意噫武爵重橫行之秩舊
典可稽廉車祛法從之班中權增重可

右武大夫高州判火左衛大將軍權知蘄州
王益爲守黃授鄂功特授左武大夫依舊職
任

昔滅質以盱眙拒佛狸杜愔以泗州卻龐勳朕懷其
人孰繼之者具官某頃收齊安虜犯鄂渚震于鄰矣
爾且戰且守能以孤壘自全隱然爲上流聲援有司

上其功狀陞左廣之秩畀專城之寄非以華爾也將以勸疆場勤事之臣也可

陳壇除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國宮尊事黃耆之禮從古已然魁壘白首之臣于今有幾廼䟽異渥以獎耆英具官某源委深長風標峻潔持身接物聖之清聖之和事上臨民古之直古之愛曩諸賢共游于洛下今舊人僅存于靈光有柴門而常關非蒲輪所能致晉鄙之俗薰陽先生畏壘之

民祝庚桑子朕以其年開九秩名重一時雖國人瞻儀莫不願其歸袞然老耆筋力恐不肖於給扶首元祐畀軾以端明熙寧處光以崇福卿童髦一節輝映二賢因列辟以奉觴諗大庭而出綍以見公朝優異之意以倡天下廉退之風噫汾水之曲疏屬之南曾不改王通之樂江湖之上魏闕之下諒未忘子牟之心尚告遠猷以永終譽可

陳堅除寶章閣待制致仕

典東壁之圖書力辭華近陪西清之筆索渴想老

諒雅志之由秉挹高風而起敬其官某頃以師儒而
掌教適逢鬼負之盜權惡投匭之多言方植碑而深
刻當路防民之口既著為于丹書司成去國之身欲
挽回於清議迨茲調瑟首命予環以世南長秘書煩
綺季輔元子出綸已久側席甚勤地禁職親夫豈招
之不至昔病今愈廢幾杖以造朝胡為抗章必欲謝
事歎着英之莫致加法從之峻遷噫對松階之班用
華晚節飲菊潭而壽永保麗眉可

馬天驥除資政殿大學士依舊知福建福州

安撫使

朕忠顧甌閩春懷師帥以前執政之貴勤於拊綏加
大學士之名獎其安靜事權增 寵教一新具官某
學貫古今名垂宇宙所陳三策豈非通務之儒哉曩
綜九流可謂圓機之士矣出藩宣於四國八唯諾于
一堂智畧足以圖回力量足以負荷曷將履餗安能
為伴食而畱瑟既調絃尚不改考槃之樂屬福堂之
弄印起舊弼而建牙以清修苦節而裕財無疾聲大
呼之駭物晉蔡襄罷酒禁爾能生萬戶之春常袞興

文風爾方升三舍之後既騰績效乃下璽封冠書殿
之遂嚴爲閫垣之表倡噫暮月可也信如夫子之格
言與人誦之可見國僑之遺愛諒惟拱北豈久滯南
可

趙崇絢除特作監

由郎官以上皆爲卿從之儲常以待麾節之有聲者
爾牧古括輿論稱其賢慶平卽憲部讞筆多所全活
久於省戶非滯也所以老其歲月厚其資望也大珽
匠高而事簡茲以命爾昔漢宣中興史臣述其行事
首曰樞機次曰品式微如工技亦曰成精其能則膳
監所掌頌可以薄物細故而忽之乎益勤鳴條以對
龍光可

趙崇絢除直秘閣知婺州

朕于支郡偏壘調守必惟其人况左馮名藩去天尺
五叢以處貴近之均伏者近歲旃稱難治郡縣則曰
貴豪以輸賦爲恥田里則曰官吏因實產肆擾朕弄
印不知所屬爾前治括有聲今獨不可移之于婺乎
華以延閣往佩左符昔兒寬爲右內負租當 殿民

恐其去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課更以取爾能爲寬安
有不肯輸之賦國僑爲政褚其衣冠伍其田疇與人
誦之惟恐後人之不能繼爾能爲僑安有不可賈之
產先漢于循良之吏或下璽書褒美或以補公卿之
缺爾其勉旃毋忽朕命可

知南康軍趙與夔職事脩舉轉一官

朕重于數易長吏其有治理效者必旌異而借畱馬
爾常有朝蹟屢奏郡最星渚之政達于朕聽璽書增
秩漢制也先民有言不倦以終之又曰堅凝之難爾

其勉旃毋廢前勞可

胡洗仍舊直秘閣知泉州

朕惟溫陵邑屋繁雄軍府殷實素號閩之樂土今之
郡猶昔之郡也而談者類曰凋匱不可爲安得一廉
平之守往佩二千石印綬哉爾尚列于朝繁十三遷
始擢臺察侍適英然又不久而去旣去蕭然巷處其
於名利之際澹泊如此推以治郡必能勵冰蘖之搽
變珠犀之屬俗必能還殷實之舊而洗凋匱不可爲
之謗矣可

張晞顏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

若稽祖宗尤重風憲以人望進如慶曆之親除由邑
最升則淳熙之故事孰膺是選茲得其人爾竊君子
之中有仁者之勇斗間紫氣所稟得造化之清日下
色雲其應爲科名之瑞岳江三翼之美粵俗百年所
無至今行人口碑之言皆爲宰君琴調之古朕廣開
言路欲正百官先肅一臺仰法阜陵有自列院經分
六察下待呈身而東拔冀聞造膝之忠嘉今西北自
至之患稍紓中外可言之事尚衆况有法延龍象聳
聽于舉揚雖無當道豺狼宜防其覆出密勿華光之
誦說森嚴柏府之威稜噫臺無長官昔哉唐御史之
論國必有故仰止鄉先生之風可

沈炎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清朝辭位尋故里之釣將遂殿冠班奉殊庭之香火
身名俱泰禮貌愈隆具官某直哉惟清卓爾有立進
用匪由于捷徑自束春知指陳每及于權門乃無附
麗極力破倚水之黨昌言擊偃月之姦擢自上坡延
登政路幹鈞樞之二柄殫寅協之一忱大在廷細在

邊籌帷之計審賢和朝物和野調鼎之功多曾委任之未衰何嫌疑而勇決退有一辭之易出無三宿之難先朝創資政以來不輕除授舊弼解繁機而去宜示褒崇仍典領于竹宮俾燕熙于枌杜名途巘險孰如選政堂之高物表隋瑤深得獨樂園之趣載嘉晚節奚愧前修噫曾侍堯階應效華封人之祝回瞻魏闕寧忘公子年之心式對龍光永綏壽嘏可

鄭雄飛除權戶部侍郎

夾香案以毗朝甫登清切扈屬車而上雍遂遵禁嚴苟當選掄矣拘久近具官某聞曾子之勇矣養孟氏之浩然所信古書可謂直諒之友及摹世務庶幾通達之儒告上敢言人所難立身不枉道而進是良史也方資倚相之能不並用之將恐東之之老起拜論思之列渴聞啓沃之忠仕有逢時舉寧待次噫小材積日不離於卑官君子競辰方觀于晚節可

奉議郎行太學博士林經德昨任建寧寧平

冠轉一官

朕前命邑今皆以尉募兵軍正繫銜所以備不虞也

爾所涖邑近寇巢穴一旦突如其來衆驚欲潰于斯時也爾一舉足則民社墟矣既與其孥誓死勿去又能舉軍正之職激勵戍兵孤卒馘渠魁而走餘黨臺閩上其功狀朕甚嘉之孟子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惧而已迺增輦杖以爲臨難無惧者之勸可

朝散大夫前紹興府許彪祖寄居於瀘逆整誘之使降朝服以拜天地祖先率一家由少而長自絞而死可特贈中奉大夫直秘閣除致仕恩澤外更與一子恩澤

朕遭時艱虞思古忠義下侍中父子同羅寇鋒顏平原兄弟繼隕國難延若闔門之守節尤爲曠世之罕聞爾西州倫魁之家茂陵名從之子安扮榆而重徒釋符竹而閒居屬整不臣脅爾從逆一城偷生者衆十口視死如歸被髮左衽爲夷忍汚于賊虜稽首再拜乃卒不負於君親行路涕洟臨朝震悼進文階而寓直越常格而推恩喟然憫焉嗟何及矣噫指壁下之殞壯哉遺言求袴中之狐冀其有後可

歐陽守道除秘書郎

漢唐皆以館閣儲才及以史考之有三世不徙者有
十年不調者雖飛騰化非士君子之意然英雋久淹
亦棄物者之責爾策名早取世廩未嘗汲汲放進而
朕所為汲汲于爾者將以愧躁競而獎靖退也中祕
書高于是正校離笑昔瀛州學士後皆為名公御爾
其以正觀諸賢自勉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八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六十九

外制

保義郎廉節可持贈忠訓郎與一子進武校

尉

爾懷閩檄羅參于瀝整於是時已蓄異志增價爭糴
惡其從傍掣肘也一旦遂甘心焉然爾於身謀雖甚
踈于王事則甚忠矣進秩祿孤以勸來者可

武功大夫沿江制司諮議官呂文信總統兵
船在柵林夾白鹿磯陣歿于王事得旨特贈

寧遠軍承宣使其子師愈特與帶行閣職除
合得致仕恩澤外更與二子恩澤仍與立廟
賜額

殺身成仁嘗聞斯語舍生取義今見其人追懷敵愾
之勛特厚褒忠之典具官某頃參闡盡力抗虜鋒彼
衆我寡而直前路窮力竭而猶戰花卿猛將豈非絕
世所無南八男兒恥為不義而屈社金志壯埋玉骨
香加唐藩鎮留後之崇班用漢羽林錄狐之故事噫
死當廟食初何減于封侯鬼為鬼雄終不忘於虜賊

可

武功大夫准西副總管廬州駐劄仍整務御
前強勇右軍統制王友直為戍守嘉定持與
帶行閣門宣贊舍人職任依舊

日虜深入蜀腹背受敵殆哉及乎矣爾摠戎赴援且
戰且守使嘉定孤壘屹然全壁誰之力也聞臣以聞
華以閣職伴將備帥爾尚奮勵以大功名自勉可

進勇副尉西雄軍總轄權江西路分劉信

為興國戰功贈承信郎

虜犯武昌爾自廬陵湓浦泝流赴授遇賊江中握掌
猶戰墮于飛矢及丞相金鼓從天而下掃清氛侵班
師凱奏而爾不及見矣贈官錄孤以旌爾節以識予
哀可

武功節帶行閣門宣贊舍人重慶府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王達為瀘城戰捷特授 州
刺史依舊帶行閣門宣贊舍人

去歲 將據瀘我師環而攻之蒞在諸將中勞績尤
著遂刺閣職一日竝命夫事會寧有終極而將相寧
有種哉勉立雋功予有醜賞可

秉義郎淮東副總管盧青為取東海力戰贈
武義郎與一子恩澤

攻海之役爾內薄先登以身死之夫先登貪生怖死
人之常情然彼怯戰而生奄：如九泉下人爾力戰
而死凜：有生氣矣贈官錄孤以昭予哀

武功大夫京西南路兵馬鈐轄均州駐劄仍
釐務史伯英為應授鄂城特授帶行閣門宣
贊舍人依舊任

朕賞拔鄂之功尤致其厚閫臣言爾欲以階官易閫職朕烏得而利印哉摠戎亞於帥武當鄰于塞爾既爲閫臣爰將戍國家要郡宜思所以上報主恩下報知己者可

洪勳除兵部侍郎

漢刺史六條最宜優于七聚周司馬九代任尤重于貳卿還爾舊壇出予新綍具官某英偉天日之間氣名節家庭之嫡傳負荷斯文底法乃父風雷鼓舞于天上儼動四方毫芒流落于人間光焰萬大典冊則

元祐學士封駁則熙寧舍人每抗論而陳謬皆有功于改紀厭承明勞侍從靡貪上雍之榮送禮樂有功華誰謂八閩之遠於筦榷不祖孔桑籠奪之智於舉刺展幾尊滂激揚之風朕念史談之滯畱思賈生而召問從頌禁索異獻可替否之忠益勿細旃賴溫故知新之助不見也久何來之進意五材雖去兵難幸邊烽之寢息六官各帥屬且勸軍實之簡稽可

朝奉西即京西南路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魏

峽為鄂城功賞轉一官

鄂渚解圍凡有勞其間者朕皆不敢忘也爾以相家子將邊姓名見于守臣間臣所上功狀爰進一階以勸城郭封疆之臣可

龔溥除刑部郎官

乃者秋卿長貳數以擇郎吏爲言朕非刻印也念天下之獄至憲部而止民寃伏于隱微吏文極其深巧擬筆輕重之頃囚之死生係焉其選不亦艱乎求之卽舍爾明而恕可以雪幽枉矣勤而練可以燭姦欺矣往佐而長凡奏當之上疑者讞之誣者雪之以廣朕好生之德可

劉汝礪除太常丞

百司惟禮官尤清三丞惟奉常尤高率以待天下勝流爾有士譽有邑最入爲博士議卽出爲散人傲吏喜愠不形于色安義命而齊得喪有足嘉者頌臺乃爾奮將起家爲丞非惟冀恬靖之風且以重寅清之選可

中奉大夫新知撫州吳焯特授直秘閣守本官致仕

士大夫徐行平進不汲：官達固有之矣。若夫壯老一致終身不改其度，未見其人焉。朕業視朝，有金紫而班于百僚之底者，問其姓名，則爾焯也。于是始開朝蹟，稍遷丞，即出于親擢，非由啓擬。晚以專城起家，昔之人或者髦不謝，或自說尚堪一行，爾獨援禮經，願上二千石印綬，而致其仕出處之際，可謂全矣。木天寓直，非以華爾，將以愧躁競之人，而倡庶退之風可。

吳君擢除將作監，兼侍左郎官。

爾自書守召，選郎舍也。朕命大臣擇職業，可以自見者，試爾之才，乃據公府，甚宜其官，爲夏享原廟序進，群僚朕惟大匠，取清左選，尤劇爾以有餘之材，治甚清之職，直易易耳。銓曹持衡尺，裁量天下，選人官失其柄，使主令得以施其伯州，犁之于賢，愚同滯，孤寒失識，職者病之所爲，選擇而使子也。以清苟，夏劇曹，庶乎益有以自見矣。可。

朱文炳除軍器監，仍舊四川都大提舉。川秦茶馬，夏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夏夔路提刑提。

舉

全蜀盛時茶馬使者權力埒于制總亂離以來司存非昔日矣爾授任于創殘之餘宣勞于風寒之處凡賊虜動息將帥功罪無巨細皆馳驛以聞使朕明見萬里之外爾有力焉戎監卿從之儲班聯高事權加重朕聞明教者言蜀亂當先定惟此時爲然益殫忠勤勉建勳績朕將不次用爾可

李與趙與樸並陞直學友閣與趙潼川提刑提舉兼運判與樸成都路提刑提舉並權四

川制參

自蜀有狄難而識者預言其亂先定至此而澶叛平虜之整居于內者皆去難天道福華而禍夷亦吾師武臣力所致爾與趙以西州之彥與樸以屬籍之英觀風一道參畫大閫宣勞既久進職因任爾其忠載馳周咨之義勿置四方而不問替拓表掇表之策勿使外邪之再入則參井之墟有真枕之漸朕寬顧憂爾爲能臣矣可

謝楚除太府寺丞

自昔人材萃于一門不多見也萃于一門而又萃于一時尤為衣冠而爾家庭之內瑣琳琅玕輝彩相映雖漢陰馬晉王敬又何以加諸朕登進髦士咸賢並舉而用之如爾秀發擢丞外府益自磨礪以對休寵可

趙時彙除大理寺丞

廷尉屬多取法家者流然必參用溫良長厚之人蓋曰淑問曰審克有在于司空城旦書之外者爾更事多而用法平再丞李奇勉之哉可以長王國亦可以

高門閣矣可

陳緯武學博士彭方廸武學諭

朕求文武如不及群天下英雋而教育于國學師儒皆極天下之選爾緯鄉國之善士爾方廸科目之勝流其為朕往教石屏昔山濤不學孫吳暗與之合先儒張載始亦好論西事蓋有名士而談兵者矣其淑艾而作成之可

陳夢發除諸王宮教授

朕惟宗藩親無如介弟朝夕所與講習而親炙者一

二賓友而已爾是周行有賢譽入太學有師道使之
開黃卷傳朱印可以廣元王受詩之意而助東平為
善之樂矣可

陳大中除史館校勘

朕于史官尤遴其 有以即監而復校勘者爾策名
二十餘年歷官雖苟積譽甚微一旦濟之瀛洲學士
之列而與聞汗青之事夫述作才也遇合命也人將
觀爾之書法焉可

楊起莘除宗學諭

中興以來士有已奉對南廊而復傳臚集英者往
貴盛在紹興則德元在端嘉則大同豈非鬱積之久
騰上之速乘除之理然歟爾荆楚倚村晚擢為魁當
求士如不及之時乃久滯于外名真周行非直使之
訓迪麟宗而已清資華貫于焉推與可

知漳州洪天錫除直寶謨閣依舊任

肯汲黯在廷以嚴見憚及出為右內史則職事不廢
守二郡則閑閣卧治而政清視蔽 吾立壽王數
年不至計至勃壘書督責者異矣爾由前御史拔清

漳其未至也皆有薄淮陽之疑其既至也躬細務而不流于清談舉大綱而不事于小察士曰吾得嚴師矣民曰吾得慈母矣朕以為有黯之風全閔寓直雌堂借畱用漢故事以為郡國二千石之勸可

洪天錫依舊職除廣東運判

朕方褒爾郡最且為千里借畱屬五莞之東漕臣弄印夫六百石之祿雖不重于二千石然十郡四之戚休則大于一城矣 昔視粵風俗素諳今牧漳壤地相接其上符竹往來使者車嶺海五瘴之尤毒者官

吏三風之未悛者爾其扇仁風以蕩滌之勵清節以激揚之固俾端願專美於先朝若夫飛輓之事則有司存可

吳勢卿除軍器監依舊淮東總領

總餉之難久矣重以去歲勞傷園田之人虧四十餘萬斛戍不可撤也灶不可減也賦不可加也識者為此寒心爾授任未幾適丁是時洗 奉公悉心營職雖朝廷不輟補助然爾左支右吾幹無為有于財殫粟竭之際收士飽馬騰之效可謂有用之材通務之

儒矣夫持躬談易課實用難爾已謂底績如此進之
戎監班序益高事權加重以昭朕長賢勞動事功之
意可

吳勢卿糴足五十萬石特轉朝奉大夫

連營待哺倉庾氏無以繼至于糴已足之勢不容已
非得已而不已也然糴固難而糴于數歲尤難爾承
澤竭之餘當水毀之後招誘有方措置得宜無聲疾
大呼不低佑高量而歲額五十萬斛告足世之自詭
功名者多能言惟爾能踐其言信乎有勞于國矣其
進一階以勸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可

林希逸除考功郎官

朕愛惜人才如珪璧而于當世知名之士尤致其厚
爾老學雄辭孟嘗開卷丹墀執筆玉堂矣一收朝蹟
坐閱五潤后常有久不見生之歎改紀以來予環
一出節止或尼之於朕心終不釋然尚書即爾前御
館閣爾舊游壘組起家出丁簡紀緇衣之詩曰傲者
三曰改者三朕于爾可謂得詩人好賢之義矣爾其
可安安而居徐而來乎可